





2016
打狗
鳳邑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高雄獎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臺語新詩組





彩繪幸福豐美的城市圖景

科技可以改變生活，文化卻可以改變生命。高雄年年辦理打狗鳳邑文學獎，即是要持續致力於這項改造生命的文化藝術工程，並且深耕地方，藉由卓絕不凡的在地書寫，落實對本土的關懷，呈現出這座海港城市得天獨厚的魅力。

舊名打狗的高雄，自日治時代起，就逐漸發展為重要的港都和工業重鎮，近年來高雄市政府除了重視都市建設，更努力提升美好生活品質，讓打狗不失鄉土特色之餘，仍能從重工業的形象，銳變為發展文創、瀟灑書香的國際宜居幸福城市，「高大雄偉」地矗立於南臺灣。

爬梳整理這座陽光之城的作家光譜，舉凡寫地方開拓史小說的鄭坤五、薄命詩人楊華、大眾小說家徐坤泉、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文學暗夜的領航者葉石濤、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余光中，到中新生代作家，包括蔡素芬、李志薔、王聰威、楊佳嫻、凌性傑、夏夏等，還有高雄當代重要的臺語作家胡長松，以及定居岡山的原住民作家巴代等，他們以新詩、散文、小說等種種形式及語言，寫出創造時代新局、拓展城鄉面貌的繁花盛景。

高雄市民幸福感的來源，除了眼前豐盛的風景，也展望未來的前景。為了培育文學的秧苗、澆灌文化的沃土，高雄市政府一直以來齊心戮力，透過各種藝文活動的推展、文創產業的扶植、文學獎項的補助、書寫高雄的獎勵，鼓勵和培植藝文創作人才。在為每個充滿創意的展示提供舞臺外，也讓臺灣、甚至讓世界，看到高雄構築的獨一無二的美學。

打狗鳳邑文學獎迄今已開辦六年，蒐羅許多當代精彩傑出的作品。從一到六屆的得獎作品集，共產出一百多件作品，可以看到這些優秀的寫手通過試煉，躍升成為文壇的新力軍，在文學的浩瀚夜空熠熠閃亮，匯聚成光芒耀眼的星圖。

二〇一六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出版，讓我們親見文字的新芽往下扎根土地，往上茁壯為翁鬱蔥蘢的大樹，結出累累豐碩的果實。經由本文學獎的推動，我們發現原來地域書寫可以開創出嶄新的格局，拓寬想像力的極限，而這些美好的創作所展現的深度南方人文精神，更為高雄文學史增添亮麗的一頁。

高雄巿市長

陳菊

市長序 007

溫度與氣味結合的南方文學

好的文學作品有的描寫私人生活經驗，可以撫慰毫不相識的另一顆心，而有的則描述地方的風景，讓我們得以站在不同的生命高度，向世界昂首出發。高雄這個寬闊炎熱的港埠城市，形塑出豁達熱情的人民，寫作者從成長的這片大地汲取養分，地方書寫的種子萌芽，最後蔚然成林，再落地回歸到這座都市，以文學體現對世界的關懷，重塑多樣的都市風貌。

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的遭遇，社會則受到文學的創造性影響而被塑造。由此可見，社會環境會深切影響創作，猶如高雄這個寬闊炎熱的港埠城市，形塑出豁達熱情的人民，寫作者也從成長的這片大地汲取養分，地方書寫的種子萌芽，最後蔚然成林，再落地回歸到這座都市，以文學體現對社會的關懷，重塑多樣的都市風貌。

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舉辦，彷彿吹響了號角，揮舞著大旗，召喚著作家的心靈，前來共赴一場流動的饗宴。本屆收到的應徵稿件總共有四類、四百六十五件，經過評審熱烈的討論與評比，親手將這群閃耀五彩光芒的星子淘選出來，選出最能表現在地樣貌、具有獨特文藝內涵的十二件佳作，其中最能代表高雄精神魂魄的出色之作，便授予「高雄獎」的桂冠。

這次的投稿作品書寫面向多元豐富，或以純熟的技術敘述家族關係和個人生命史，或深度描摹當地歷史，或深情凝視家鄉的景色與人情。小說首獎洪明道〈路竹洪小姐〉，用靈活生

動的筆法刻畫鄉下的殘疾人士，因為一位推銷員而走出封閉的空間，從小鎮到車站的過程都瀰漫了在地的氛圍，而且洪小姐的鮮明形象，也與高雄人過往犧牲健康奉獻於重工業、近年來積極追尋藝文發展的自由精神連結，而獲得評審一致青睞與肯定，榮獲今年的「高雄獎」。

散文首獎梁評貴〈最熱的時光〉，把兒子撞球的高中時光和父親打鐵行業的沒落交織在一起，將高雄、青春、打鐵的熱度與生命質地的碰撞串聯，充滿對生長環境的細膩觀察；新詩首獎丁威仁〈瓦窯的剪影〉，使用簡練精確的文字描繪古代的物件，是充滿感情又溫暖的詩作；臺語新詩首獎陳正雄〈臺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藉由高雄出生的作曲家蕭泰然的音樂來寫臺灣的歷史和地理，用鋼琴和大提琴的演奏來形容島嶼的情境十分動人。

自二〇一一年起，打狗鳳邑文學獎堂堂邁入第六年。從一開始在文學的夢土播種耕耘，到現在遍地開出美麗花朵，綻放南方人文的香氣，呈現這塊土地豐盈的生命力。高雄市政府作為火車頭，以文學獎作為激勵寫作的動力，為新秀開啟一扇通往繽紛花園的大門，帶領作家、讀者朝著更高更遠的文學殿堂前進，看見更多更美的風景。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局長序 009

目錄

高雄獎

- 014 洪明道〈路竹洪小姐〉
040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小說組

- 058 首 獎 洪明道〈路竹洪小姐〉
084 評審獎 甲鳥內人〈怪物〉
102 優選獎 楊寶山〈招羅漢腳仔〉
142 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散文組

- 162 首 獎 梁評貴〈最熱的時光〉
174 評審獎 郭家瑋〈正港南方〉
186 優選獎 許閔淳〈U〉
200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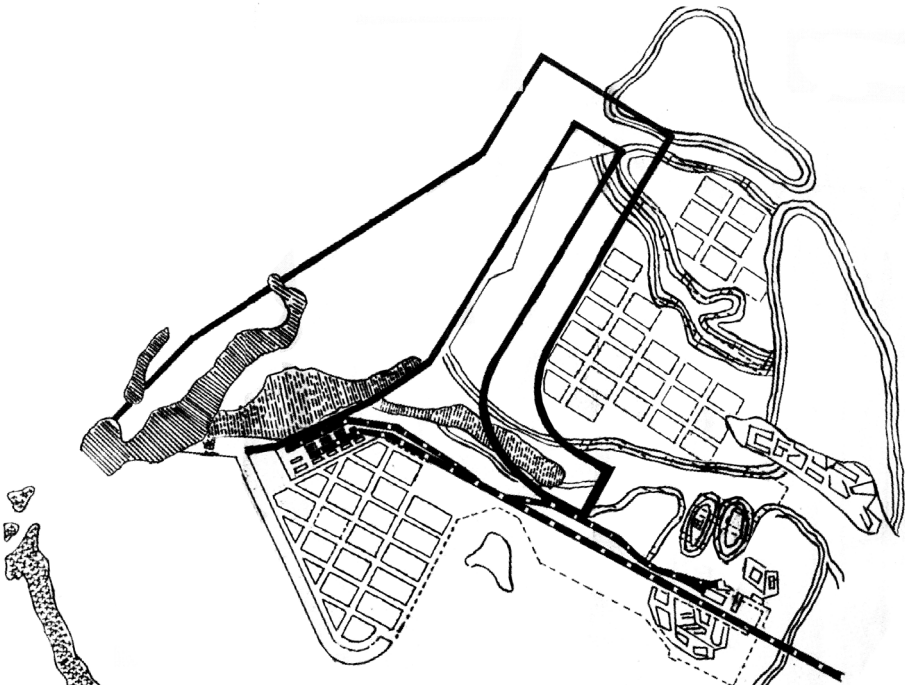
新詩組

- 228 首 獎 丁威仁〈瓦窯的剪影〉
236 評審獎 汪子翔〈留白〉
242 優選獎 陳胤〈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250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臺語新詩組

- 270 首 獎 陳正雄〈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276 評審獎 施俊州〈白紙〉
282 優選獎 鄭雅怡〈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292 臺語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高雄獎



高雄獎作品

路竹洪小姐

洪明道

014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洪明道



／作者簡介／

路竹人台北讀冊，身分認同台南甲，台灣大學出業，提早退役夢想起飛，現於病院寫病歷當做例寫作。曾獲聯合文藝營小說首獎、快龍乙隻、GC魔法少女獎。受秘密讀者、攻殼機動隊、台語歌滋養。不想只能旁觀他人和自己的痛苦，要用一世人來做趕蒼蠅的人。讓盟盟不要再糟蹋，讓我們不用在自己土地上流離，讓熟悉台語的失語一代有作品可以看，也希望客語、原住民族各族語亦如此。至於目標嘛，沒有找什麼，私照內洽。

／得獎感言／

若欲寫高雄，若像怎麼閃都閃不過二二八、失語、工業和遷徙留下來的餘波和人的特性。看看現在，好像在交叉點上，舊的要走了，新的會來嗎？阮會當講自己的話嗎？願大溝頂、果菜市場的人平安，願阮有那瑪夏人的韌性、後勁人的毅力、美濃人的勇敢。

透中晝。輪胎留下印痕，點仔膠黏著幾隻蒼蠅。

牠們聞見地上的大便，一時興起跑去吸吮，就黏在上頭了。

「掛號，路竹洪小姐……」郵差大喊。

延平路 57 號。

延平路 57 號！

府城和鳳山城半途的一個古老街庄，單線道兩旁的商行、米店並肩排隊。一家一家的種子農藥行生意沒有想像中那麼冷清，種田的人不多了，但仍然有人上門，若以前一樣。

整條街上看民視的阿嬤、曝衣的阿母、滑手機的妹子都探出頭，她們都是洪小姐，卻遲遲不見信件的主人。

「喂……喂喂，洪小姐！」

洪小姐直面映像管電視，電視框裡有一座層板搭的那卡西舞台，了無變化的水晶球慢速迴旋。

是叫做東南西北的地方台，邀請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 callin 來作伴。來自台南的劉小姐身穿菜市牡丹大花布，頭燙寶島曼波大卷髮，扭臀緩緩步上用雲彩紙剪的「為你來唱歌」布景。珍珠在 spotlight 底下閃閃發光，她拉了一下頸鏈，清了清喉嚨。

「今仔日欲來唱這首，Radio 的點歌心情……」黃色楷體如是說。

洪小姐怕吵到暈中晝的阿爸，搬了一個小垃圾桶在客廳慢慢磨自己的指甲。桃紅色的夜市塑膠桶張著嘴巴眼看研磨的碎屑將掉下來。塑膠袋被碰到，顫抖了一下。

她不時抬頭看螢幕，同步律動，和劉小姐重新連線一起搖擺。

「你甘有咧聽，這個人的……」螢幕上字字被挖空，留下的米飯白，桃紅胭脂逐步吃食那一口一口的飯。

郵差拍打鋁門窗，聲聲催促聲喚洪小姐。整條街的洪小姐都有些心驚，有人打在自家的門上。

是一棟老透天了，鐵捲門、灰騎樓、白石柱、大理石壁面，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一張一張的全家福婚紗照都以此為布景。洪小姐家世不差，祖父母有幾甲田地租人種作，儉了些錢讓阿爸去讀日本冊。再返來的時候，已是新時代，新時代，於是在此造新厝。那時候是自己募工人找材料起造的，阿爸相當前衛，面道路的那一側只用落地玻璃門。晚飯後散步經過，可以很輕易的瞥見洪小姐和她爸一起看的八點檔。但郵差先生只能看著洪小姐磨指甲，在門廊三讀宣布到郵局招領。

歌畢，觀眾起身鼓掌，啪啪啪，每一下打的都是落空的爆米香，洪小姐正好現此時轉頭過去……

現在整條街都知道洪小姐有祕密信件。

收到信後洪小姐沒有遲疑太久，就牽著她的小五十走出騎樓。以前很時行用歐都邁當嫁妝，這台某種程度也算是她的嫁妝，阿爸先買給她希望能帶到她未來的尪婿那邊。小五十方便輕巧，不用考照，踩中柱不用男子幫忙出力，籃子

足夠裝她和阿爸兩人份的菜。除了噴漆褪色、引擎運轉聲大了些，鍍金依然整齊齊沒有一點凹痕。

阿爸早上五點就會起去，坐佇董事長椅靠在他的大木桌桌沿翻看公文和權狀，所以晷晷特別沉穩。

洪小姐很少騎往火車站去，所以手拏得有些搖晃。一拐一拐的龍頭會經過老診所、金香行、棺木店，還有一段有地攤的舊集市，接到日本人開鑿的那條產業道路直直行，之前發草生蚊的空地現在搭起鐵皮做大型超市。然後來到一個近九十度的大轉彎，把方向都搞得東倒西歪，就可看到踞在彎道中央的火車站。

拋光磨石子地板，挑高素面廊柱，平平的水泥屋頂上掛藍白的燈箱，就是一座車站了。兩根石柱跨開，形成一道吸收電子時鐘的玄關。洪小姐對這座門記得清楚，上一次來搭車也是這樣的，已有油漆剝落，已是無比華麗。

但她並不是沒有準備。自那一天起，她就每天喃喃複誦，看著化妝鏡裡自己的嘴唇，想想螢幕中標準國語主播的嘴唇，比對那兩片紅肉如何優雅的蠕動。

仍然是「多遠、多遠」。

那一日，老透天的玻璃門沒有關，只闔上紗門，南國的冬日不是太冷，日頭把風加溫了再送進來。陽光透過電火柱恹恹躺在洪小姐的腿上，只有庭院的香蕉樹淒淒簇簇。

地板上的網格出現人影。洪小姐抬起頭，望見一名黝黑的男子。走近一看，沒有想像中黑，大概是背光的關係。他手裡

抓著一份報紙，背後背登山包，身形在枯瘦的村落可以被稱作魁梧的了。

洪小姐打開紗門，開出肩膀一樣闊的開口。男子只花了三分鐘就說到重點，不傷手、純天然、溫和中性、美好的洗碗經驗。洪小姐點點頭，意思是你可以繼續說下去。

電視機剛好撥完一首歌。

「啥物貨？」

洪小姐那天穿一件米黃色有領的 POLO 衫，顏色和那台亮麗而老舊的小五十一樣。

他對洪小姐微笑，低下腰，像一架籃球框那樣，遞上一小包試用品。

「啊嗚呦，辣辣。」

洪小姐意思是很熱，請他進來坐，喝個白水。怪不得《春琴抄》裡寫：盲人看起來則像智者，而聾者看起來像愚人。

洪小姐往後了一步，又往前半步，接下那包試用洗碗精。冬日的太陽還是折磨人的，尤其當你沿著先人的古路走過隔著稻田和工廠的村庄，路途中沒有任何高過一人的影子。停機車的斜坡上還有人在曬白菜花，一朵一朵像星星一樣散著。他走完一條路，洗碗精還是同樣重。

男子從耳後拿下一個像貝殼的東西，他把那朵貝殼放在入門的桌子上。

他似乎很少進到別人家裡，忍不住東張西望的看厝內的電扇、木桌，把周遭看熟了一遍才停了下來。

那天洪小姐也只是和推銷員用紙筆對談了一個多小時。洪小姐的筆都是競選期間發的，上面印有台灣向前行、正道理性、益國益世等等。她撕下日曆上已經過去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背面一下橫一下直的胡亂寫胡亂問，賣這個累嗎？一包多少元？

好用嗎？怎麼這樣貴？

推銷員寫說這邊的歐巴桑精打細算，看到試用包很是開心，但是抱歉她們都用白熊。更多的是沒人在，他往裡頭叫了五聲，如果沒聲沒響，就繼續往下一戶去。他懷疑有一些早是沒人住的空屋。

小時候我大弟破病，我聽不見。

和你有關？

家裡附近有警察，大弟不能看醫生。洪小姐向窗外指，那裡是倒掉的柑仔店，早已沒有人。

什麼人做錯事？

我也不知道。

我背大弟去台南看醫生，偷偷。然後去到台南我也發燒，一樣的病。

這就是為什麼洪小姐下巴抵在窗口，拚命往裡頭說「多遠、多遠」。她用嘴巴對著那片壓克力的缺口，發出大於買票這樣溫吞的動作應有的音量，後方列隊的旅客也都聽見了，但沒人靠過來說我知道她要去哪裡。她每說完一句話後又低

頭縮下巴，露出眼睛來看裡頭的人的唇。

車站站務員是住在村尾的洪喜郎，從二十五歲考上台鐵專員以來就獨占廂房至今。洪小姐覺得那裡是蜘蛛洞、夜婆巢。他聽見額頭叩到石桌發出的空心聲響，接著露出一隻眼，魚尾的波紋淺淺的，眼睛裡反射出洪喜郎肩後的燈泡。哎呀那不是路竹洪小姐嗎？他坐在這裡，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是村裡的核心，是那些真正住在村裡的人，他幾乎認識所有人，就算是那些一生只搭一兩次火車的他也記得。早晨通勤時間，他知道誰背著南一中、雄中的背包，他向他們打招呼，敖早、敖早，去上課啊。這裡人的以無須多說的話來打招呼，例如天氣或重播的新聞，卻在背後加一句「你甘知影？」。通勤的高中生裡面有一半後來不再搭火車了，另一半帶著孩子興奮的來車站看火車，放任孩子在大廳奔跑，自己則像少年通勤時在塑膠椅上睡覺。洪喜郎對他們說：你們怎麼還在這裡。

這可新奇了，洪小姐來搭車。洪喜郎要記下來，下班後在一桌的番茄炒蛋和醃肉前同妻子說。

即使速度不快，隊伍的人龍仍然累積起來。一旁的自動售票機乏人問津，有人提著菜籃，還有幾個穿戴叭哩叭哩的外勞仔。單一窗口的洪喜郎被逼得需要處理搭搭的踏腳聲。他請洪小姐到後面等一下，洪小姐唉了一口氣。

出售了幾張到高雄的區間之後，他回到積滿資料夾和滾輪椅的方桌後面，攤開一張台灣省地圖走出廂房。「要去哪裡！」洪喜郎聲音不自覺的和洪小姐同調起來。洪小姐拿下

眼鏡，眼睛像路貓一樣眯成一條縫。

要去桃園。終於懂了。但區間頂多跑彰化屏東，小車站每兩三小時才有一班莒光。等車這段期間讓洪小姐有各種理由退縮。她把票根收進皮夾裡。可是這不是區間小票，是大張的。她不敢摺票，只把票平放到鈔票夾裡，又因為不敢摺疊皮夾所以決定不放進口袋。

車站後頭是一間飼料廠，飼料塔少說十層樓高，是村落的天際線，洪小姐曾經想爬上這座高樓大廈去看看。綠色的塔上印有彌勒佛商標，他的耳垂和鼻子一樣大，對著車站來去的人笑。遠遠看到的那些田地，一度有許多人把它們改成雞舍，為的是賣雞肉而不是雞蛋，雞多雞屎就多，吃雞屎的蟲也必定跟著多起來。年少時洪小姐參與過那些臭味繁忙的季節，一季一季都不同而鮮活，令人作嘔得多采多姿。她在飼料廠裡遇到清波仔，他曾經註記在洪小姐的身分證上。

註記完之後，他們住過高雄、台中，最遠跑到板橋。他們翻報紙上面的工作欄，租車站附近旅社倒掉改裝的便宜房間。

最後還是回到老透天來，空蕩蕩的厝以前不知怎麼擠得下阿爸阿母和六個兄弟姊妹，蒼蠅在紗窗上扭動肥厚的唇瓣，兩片紅肉好像在咀嚼好像在說話。她躺在自己的榻榻米房裡，扭動下半身子，把所有的懊悔和鬱熱都憋進去。上衣被電風扇吹起，掀到了下巴，但鬢角仍有幾滴汗。

蒼蠅走了，洪小姐聞到了一股腥臊味，像久未清理的雞舍猶原在。她趕緊起身去便所沖洗，努力在手上搓出泡泡。

要小心。偶爾，大弟會來，住隔壁街爾爾，很近。也就剩他們在這裡了。就洪小姐背他去台南，那時有些路段還是石子路，要過二仁溪得上一座很陡的橋。現在一見面就吵。

大弟說洗碗的時候要先洗阿爸的，再洗盤子，最後洗裝湯的鍋子。他用手指這個，這個，然後那個，嘴唇張得誇張，要特別強調洪小姐是聾子。

但洪小姐習慣把全部放在鐵鍋裡一起泡，安欵好，這樣好。洪小姐提高音量，也怕大弟聽不清。

安欵謀好，這樣不好，會得病。大弟的手像跳街舞的少年人，想把他的意思乘上三倍，但仍然是原來的樣子。洪小姐用手指自己的腦袋，用指甲扒頭皮，意思是扒袋。

倒是大弟的孩子知道她。她都叫他阿寶，和大弟小時候一樣黑黑矮矮的。

幹幹幹！大弟吼了幾聲就坐到藤椅上，洪小姐搶去他手上的鍋子。

阿爸只坐在辦公桌前看飯後新聞，玻璃桌墊映出他的影子，幾十年不變都是中視。他沒有皺眉也沒有噴氣，一身白襯衫端坐在董事長椅上，兩腳像銅像直挺挺的踏在兩格磁磚上，這是他面對噪音的方式。

15:37 洪阿麗 我和大弟吵架了又一次 已讀

15:40 林榮彬 不理會他 已讀

15:40 洪阿麗 對不理會他 已讀

洪小姐每早去市場會經過公所，公所布告欄左邊總是坐著

一個自己拔菜來賣的阿婆，洪小姐喜歡光顧，順便下去看租屋的廣告。紅單下面會印上房東的電話，剪成一條一條讓有意的人撕去。洪小姐試著播打號碼，但對方都因為溝通過於費力而放棄。大部分的人也知她是村頭洪老闆的女兒，一個查某人沒家沒業到外頭去，也沒人敢租給她。

15:42 洪阿麗 會再來這裡嗎路竹 已讀

15:44 林榮彬 那一區已經跑完了可能不會 已讀

15:44 洪阿麗 在哪裡上班 已讀

15:46 林榮彬 高雄 已讀

15:57 洪阿麗 我去過很好玩我妹妹也在高雄上班 未讀
推銷員來過之後，她央侄子阿寶幫她辦了一支手機。她突然出現在大弟家門口大叫，阿寶，電信局！

侄子有些遲疑，這個年代還有電信局嗎？她大聲說話的時候嘴角咧得很開，穿過她殷紅的臉頰。

洪小姐花五分鐘穿戴袖套、圍脖、戴上口罩，最後再套進她的紫色全罩安全帽，以時速二十之姿帶著阿寶往大雷達出發。侄子會錯意了，以為她只是要可以寫寫簡訊就好，擅自替她省下行動數據的費用選了零元機。

後來洪小姐又來了一次，手拿一張寫「LIEN」的紙條，這個這個，我要。侄子端詳了一下也是看懂了。

沒網路，侄子雙手一攤，洪小姐聳聳肩，這是啥物？

洪小姐唸不出字的標準音來，侄子幫她全改成手寫輸入。洪小姐細長的食指在揮舞，稜角都頗有秀色。她以往在飼料場

上班的時候常抓緊空檔時間寫紙條給隔壁的女工，頭家看到洪小姐咿咿呀呀的在生產線上寫字，雖然心裡很不快，可曾想讓她進辦公室當祕書抄抄書信才不至浪費那樣的筆跡。

拖完地等地板乾的時候，洪小姐坐在門廊上看雲的顏色漸漸變暗。一整日她沒說到幾句話，現在她急急忙忙的加入一堆聯絡人，大多只是住在隔壁的洪二叔、阿雀洪等人。也還有那天來過的推銷員。

訊息：阿寶回路竹否今晚和爺爺吃飯回答

訊息：沒有，和同學打球 XD

訊息：不懂 XD 這個英文

後來她意外發現麥當勞有網路這個東西，所以喜歡吃薯條。那也不算太鄉下，雞舍正熱鬧的時候還曾有兩座戲院，你不會說有兩座戲院的地方是非常庄腳。但後來都倒了，曾經有一段空窗期無聊的孩子無處去。省道旁蓋起了麥當勞後，孩子才又有一個值得嚮往的神奇的地方。

阿爸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去公園運動，洪小姐等阿爸揮動雙手的身影消失在路底就牽出小五十。總是遇上不同的工讀生，點餐一陣混亂。麵店、肉攤、菜販老闆都早已知道她要什麼，麻煩少很多。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薯條、雪碧、可樂的台語怎麼講，更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洪小姐的版本。耗費一陣力氣之後，她只單點一些小東西，洪小姐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麥當勞冷氣強，她總是多帶一件外套，選一個靠窗的吧檯位置，像一名城市的上班女子。

15:31 林榮彬 在做什麼？ 已讀

15:32 洪阿麗 喝可樂你寫字我歡喜，你呢？ 已讀

15:33 林榮彬 工作最近逼很緊，錢的事 已讀

15:35 洪阿麗 辛苦了平安（附上花朵圖：有苦有甜才是味道，有山有水才是風景） 已讀

推銷員說，他大概在四五歲時候才被發現耳聾，她媽媽是不乾淨的人，也可能是和喝酒有關。但還好機器對他來說有用，這是他的幸運。

15:39 林榮彬 你的幸運呢？ 未讀

時間一到，洪小姐自動歸位，隔日他們也不延續那天未結束的話。阿爸到厝門口時，洪小姐正拿衛生紙沾水，蹲在門檻上擦一雙淺口紅皮鞋。

阿爸雙手拉著脖子上的毛巾，走向洪小姐，想要說一些什麼，又走了回來只自己喃喃。「獅仔鐘去予人拆掉矣。」

紅鞋走過許多地方，皺摺的地方累積一條一條污垢，洪小姐使盡力氣，越是用力擦越是有白色紙屑。洪小姐嗟嘆唉呀，挑高的天花板也嘆了一聲。

阿爸從綠色的郵箱裡拿出幾本獅子會刊、市政專刊、地政會刊，都是一些免付郵資印刷品，收件人洪齊雄。它們累積在阿爸的辦公桌上，占據了右邊一大半，早就退休了，阿爸還是照常坐上辦公桌，有時間就會翻開它們。有一些雜誌以前得躲躲藏藏做沒幾期就收了，有一些到現在還按時寄過來。

新的政府推行睦鄰計畫，花了一筆經費整建公園，把掉漆的圍牆、三民主義標語、藍白色牌坊都打成泥灰。獅子鐘也是其中之一。

以往經過公園的人，只要稍微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精神的時針分針，還請洪二叔題了「日新又新」大字，底下嵌落款人洪齊雄。

他把寬鬆的襪子脫掉，摺成小球塞在布鞋裡，走進厝內。洪小姐仍然坐在門檻上，吸飽了氣噉嘴吹紅鞋，黏在上面的細小衛生紙纖維像螞蟻一樣，在這大風中緊抓不放。

阿爸休息了一陣就會去洗澡，洪小姐過去把布鞋裡的襪球收起來，等洗完澡洪小姐也就會把菜都煮好了。

「時間猶原真準。那個鐘。」

天光就要完全離開，只剩一點尾巴在路上跑。洪小姐面朝著狹小的馬路說。

「爸先該吃藥。」

洪小姐已經把日頭傾斜的角度記起來，很少抬頭看時計。等車的時候也一樣，車站天花板的橫樑上懸了一座大大的時鐘，讓人很難不去注意。但她一直眼睜睜的盯看一樣等車的人。車站挑高到兩樓半，和這裡其他建築比顯得寬裕，沒有冷氣也不是太熱。

偶爾，閘門口走出幾個人，那總是在列車停站的幾分鐘之後，有時久久才又走出幾個落單的。洪小姐注意到有些列車上印有ㄅㄆㄇ之類的號誌，卻又不太像。洪小姐看著走出閘口的

人越來越少，感覺到了時間，差點就要去找洗衣籃了。

平時此刻她會到午睡的爸的房間門口，收集爸的襪子、四角白內褲、汗衫。再回自己房間，領起洗衣籃的小罩衫、蕾絲內衣褲，一起丟進洗衣機裡。爸的房間不放洗衣籃，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掛在門上的掛勾。灰色的洗衣袋裝爸的東西，白的洗衣袋裝自己的。然後去黃昏市場買一些水果，回來再晾衣服。

之前大兄還叫爸去看醫生，弄來一張巴氏量表請印尼看護，爸還沒到那個地步。但阿爸沒有洗過衣服，阿爸可能不會用洗衣機。

請來的看護後來變做幫傭，她叫做什麼，妮蒂吧，洪小姐總是唸不好，台語裡面沒有這樣的音節。妮蒂就是做做家務，好讓洪小姐可以輕鬆。她告訴妮蒂好幾次，這個，這個，那個，那個，斷斷續續的，後來用便條紙寫成厚厚一小本。禮拜五用漂白水洗一樓地板，禮拜一洗二樓……就這麼簡單，兩人的關係簡直是媳婦和婆婆。洪小姐好幾次到街上喊妮蒂，現在回來攔地啦，你不可在爸在的時候拖地請他把腳抬起來。從上個時代以來他就不做這個動作，他是個體面人。但也因為無法忍受不體面，做了更不體面的事。

她想等車還要一小時，回去丟個衣服再回來好了。坐這裡久了如果遇到認識的人要怎麼辦呢？

她把塑膠椅上的提袋舉起來，也沒帶什麼，就一個隨身的皮包，提袋裡面塞了幾件衣服。

她經過穿堂的全身鏡，看到自己被穩穩妥妥的放在兩排

紅字標語中間。很多老車站都有這種鑲在木框裡的全身鏡，有人說是擋煞有人說是整理儀容用。走進車站的人先看到的是自己，兩邊寫一些「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等等的喊話。上面刻十二輪太陽國徽，國徽底下的她的臉，好像好久之前的事。

她特別穿了裙裝，平時這樣是不大方便拖地掃地的。她不特別抱怨自己的樣貌，沒什麼人好講的，同時她也喜歡自己這個樣子。

15:21 林榮彬 很好看 已讀

15:23 洪阿麗 我以前也好 已讀

15:24 林榮彬 也好 已讀

洪小姐呆楞在那裡，嗡嗡的，好像鏡子可以將聲音反射進頑固的耳膜。額頭上的確多了兩條刻痕。平時她在自己的榻榻米房間內照鏡子只開一盞黃燈，現在是清楚了。她習慣性用抬額頭來告訴你：我很生氣代誌大條了。她不知道要用什麼字，嘴裡像塞了好幾口下過雨的爛膏糜在泥地裡打滾。又像是騎車經過雞舍，憋不住氣換口氣時吸到夏天太陽加溫過的糞味。她手握拳對虛空破口大罵。阿爸在辦公桌前還有權狀、文件要看，卻得跟她共在一個廳內。他把手指直立在嘴唇前面，噓。

但她不厭惡自己的皺紋，在她身上反而透漏了某種時間的韻致，她穿著束頸的套裝，裙擺正好在膝蓋底下，一株細瘦有紋路而靈動的樹。

她本來想戴項鍊，但她沒有機會走進銀樓。舊的那幾條她總是以為妮蒂偷了，對妮蒂吐糞一樣的罵，妮蒂偷偷躲在神明廳抽鼻涕。阿爸只徒耳根清淨，最後妮蒂是不得被送走了，對洪小姐來說至少又開始有事情做了。

阿爸早年也曾想過要給洪小姐嫁個丈夫，期待她免除這樣的壞脾氣。同是臭耳人的大弟在近四十時也娶了，很晚，但是還來得及。阿雀洪住在同一條街上，多多少少也有些親戚關係，除了拉保險另外的業務就是做媒人。至少一個正常人，爸這樣託付阿雀洪。

但想不到洪小姐就這樣消失了一陣，阿雀洪只好推辭，有前科難做，硬來好像颱風天前要搶收菜一樣，會自毀聲譽的，還是緩緩。

洪小姐和清波仔沿鐵路一個一個城鎮的向北，在停留的地方找工廠做臨時的工作。其實和留在飼料廠做的是差不多的事，卻得忍受床墊發霉的臥房。一些念頭繞著她，會不會阿爸出門去找她不細意被車撞，總是會有砂石車路過。又或者發病，心臟病中風高血壓，有好多種病。清波仔也沒有怪洪小姐，他自己的確偶爾喝酒。

「就算我們聾啞，也是他們欠的……」

「……我要告他。」阿爸說。

「人返來就好……」阿雀洪說，「天公疼憨人，這算是幸運矣。」

聽到這裡阿爸說不出話來，大家情願以為阿雀洪就是在安

慰他而已。

之後洪小姐又鬧過離家一次，有外地來的投資客在科技學院附近蓋公寓租學生，洪小姐算一算發現用津貼去付還有剩。回家之後跟阿爸說她找到房子了，她主動答應每個禮拜仍是會回來清掃一次。

阿爸問了關於房子的位置、房東的聯絡方式。過幾天洪小姐將要把衣物家具都收拾完畢之時，房東卻說租出去了。

以後洪小姐安安穩穩的在老透天待下來。阿母還在的時候兩人輪流煮飯，阿母做菜的時候就在旁邊發楞觀看。阿母過身之後，剩下的都落在她身上，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就在掃把鍋鏟之間來來回回。最長的空閒是午餐之後掃完地到晚餐前的一兩個小時。

那種時候電線桿的影子移到路的另一側，厝內不開燈也可以翻書看字，她從廚房裡拿出蒼蠅拍，守在靠窗的藤椅上，把黃頁靠在茶几上一頁一頁翻。她很喜歡紙頁搨出的味道，像舊時鋪在路兩旁的稻草。她照著分區在腦中把水果店、五金行、家電、雜貨鋪逛過一遍，若發現新開的店家她就把電話和住址抄下來，提醒自己下次出門可以注意看看。

她也會認真的讀完郵筒裡的廣告傳單，讀完之後收在茶几底下，沒有一點參差。眼睛痠了的時候闔上黃頁簿彎下腰去把廣告傳單拿出來。她一張一張對摺，用力把指甲壓在摺線上，然後沿斜對角翻成帽子一樣的形狀，再用兩隻鵝頸一樣的手指

慢慢捏。廣告傳單成了像珠寶盒一樣平順的垃圾盒。這些垃圾盒逢年過節大家回來聚餐可以拿出來放魚刺、雞骨頭、瓜子殼。

偶爾瞥見幾隻蒼蠅停留，她揮出腋下夾住的蒼蠅拍順手了結牠們。雞舍和食品工廠早都空了，卻沒有拆掉，可能是不想多花一筆錢。但蒼蠅沒有跟著走，停在紗門上舔舐，嘴唇像戀人一樣熱烈。惡臭飄散的時候，延平路上的人家才出來掩門，人人都在害怕那些空蕩雞舍的鬼。阿爸半夜偶爾還是會聽到雞叫聲。有孩子不小心闖進籠子構成的都市裡，媽媽洗不去他們身上的臭味。

也有一段時間，警察像原本就長在那裡的香蕉樹企在厝外。風吹過來，窗戶上香蕉樹葉張狂的跳舞，樹葉的影子在牆壁上一樣的瘋，大弟在黑影的籠罩底下哭了。阿爸要年少的洪小姐用甜粿將他的嘴堵住，然後端茶出去給警察們喝。那時她已經聾了，從台南的病院回來，她以為警察在那之後會離開，但是沒有。

阿爸暫時關閉代書事務待在厝裡，只有年少的洪小姐得以出門買菜，她提一整家的飯菜覺得累人，麻袋壓得指尖發麻。但後來麻袋漸漸輕了，她可以有多一些時間從市場散步回家。那樣有一兩年之久，或是更久也說不定。後來阿爸決定好好合作，警察也就眉開眼笑的走了。

有了手機以後，她可以來來回回的按輸入、取消、退出，那樣的時間很快就被耗掉。她花了一個禮拜才學會如何傳照片

給別人，或者說給推銷員林先生。但如果遇上大拜拜一忙起來，洪小姐就常漏掉幾個訊息。隨著日子接近，洪小姐把撕下來的日曆紙依序堆好，用手肘把日子和日子中間的空隙壓平，弄得好像是一本新的日曆一樣。這樣大家回來團圓時她就能在紙上和大家聊天。

她累積了好幾日的已讀不回，林先生在想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

大家都回來了，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還有他們的姪某，他們的囡仔，囡仔的囡仔。大家圍在客廳的茶几上，洪小姐時常為他人帶來幸運，大家總要跟她去簽彩券，買刮刮樂也要她挑。最小的幾個囡仔站著興奮的抖腳，負責拿錢幣刮開銀漆，像在幫久未洗身軀的老人磨掌皺摺處的銼。

門廳清出了一塊空間，架起了摺疊桌，他們沒有說話各自到該有的位置，往後退、手一拉，就都架好了。餐桌上，大兄、大姊、弟妹都像他們讀冊時一樣排好序，不會有人坐錯。孫子輩沒位置坐，便去客廳電視前面。大姊吩咐眾人切蘿蔔、解凍、洗菜，自己則在鍋鼎前面繫圍裙。年輕的女孩也進來幫忙備料。廚房裡只能騰出一個走道，地上擺了一盆一盆洗好的蔬菜、高麗菜、四季豆、白菜頭。

洪小姐反而沒有位置，在臉盆外轉來轉去，這個這裡，那個那裡。她以為應該是她來掌廚，畢竟跟在阿母旁邊觀看那麼多年啊。她只是筆劃了幾下，又擱收起了手來。大家一邊做事，一邊問你那個現在工作好嗎？交女友了嗎？什麼時候帶回

來看？他們想讓老透天多點聲音。

偶爾他們會問洪小姐：「刨絲器放在哪裡？」

洪小姐開心到有些慌張，箭步到大方櫃前面。佇遮，唉呀！嘴角展開來。

大姊做炒米粉，媽的手路菜。爸的假牙不斷摩擦滑潤的米粉發出刮黑板一樣的聲音。

也有新的人來加入飯桌，洪小姐為他們盛了一碗炒米粉，夾幾片烏魚子。他搖著頭說，不用了，不用了。

「還是媽炒的好吃。」大姊說。洪小姐跟著笑，離了塑膠椅，拿著筷子指指點點，吃這個啊，好，吃那個啊，好。大兄手揮了一下，像趕蒼蠅。但是洪小姐還是伸手夾起了一把炒米粉，不讓其他人有拒絕盛情的機會。

大家習慣每年一樣的炒米粉，也沒有人要看洪小姐寫字。

洪小姐用車站的免費網路發出了訊息。

13:15 洪阿麗 收到信了 未讀

13:16 洪阿麗 要出發坐車 你已不要講 未讀

信裡面寫的無非是一些肉麻的話。他一直在想為什麼她不回覆他的訊息，現在想要她在身邊，可惜這麼晚才遇到她，彷彿洪小姐看的那些娘家、春風望露。還有他們公司的營運狀況一直很糟，認真的很糟，挨家挨戶推展的效果非常有限，生活辛苦。如果她能借他一些錢，十萬也好，那真是件好事。

收到信後的洪小姐早該知道這一天會來，她必須事先思

考。騙子不會寄信的，至少她這麼認為。洪小姐可以讀唇語，所以她上街買菜買衛生紙應付的來，但她不懂得人生這兩字的意思，所以沒有辦法拿它來當藉口。

批信裡說他決心離開高雄，去北部找一個機會，重新開始。他原本住的公寓的家具都不要了，只有機車會託運到北部去，所以會亟需一筆錢，並希望她匯錢給他之後去找他。信的結尾還提醒她，寄件人那邊寫的就是他新住處的地址了。

曾經她也很會討價還價，所以她和清波仔跳上了一班北上的列車，一路上兩個人的手都靠放在扶手上。忘記誰搭在誰上面的了，但都不覺得這樣的姿勢不舒適。

月台在南下北上兩股軌道之間，中間沒有機器驗票，偶爾才有站員會在那裡剪票，以前搭車可以從鐵柵欄的開口跳下去。站台大概半個人高，跳下去重力使得腳不得不彎曲，身體弓起來。踩在道碴和枕木上時，總帶著加速的心跳，喀啦喀啦的行過那停不下來的軌跡。

鞋跟踢在軌道上，發出鐵琴一樣好聽的迴響。她很怕那雙紅鞋的鞋跟會卡在碎石縫之中。到時候就算想要把陷入的那隻腳提起來，反而會讓另一隻腳越是陷下去，想到這裡即使她不在鐵道上，也有同樣快的心跳。

這十年來重新搭了一座通月台的天橋，鋼柱鋼板赤裸裸的暴露在外面，和小村莊的形象不是很相符。洪小姐不用再擔心在碎石縫隙中無法自拔，也不用為了爬上月台將裙子掀起來。

但洪喜郎還是一樣跳下軌道，踩過石頭，走上月台，趁列車還沒來時去變換號誌。有囡仔想要這樣做，卻被他吹哨子阻止了。他們羨慕洪喜郎，囡仔們也想得到一塊墊在鐵軌的石頭。

在鐵道中央甩著帽子的時候，洪喜郎看見洪小姐停在天橋的樓梯上。很多人都反應過天橋階距太高了，尤其是那些去城裡買禮盒或乾貨的歐巴桑們。但洪小姐的表情似乎和買票時不太一樣。

飼料的玉米粉發酵過，卻能產生肉食久置的氣味。這股氣味形成了風，把洪小姐的裙擺吹起來，那是一件有皺摺的雪紡。洪小姐戴了一頂綁了絲帶的草帽，她把手伸到眉前，很像是要看遠方的火車，也像是和風拉扯那頂帽子。

洪小姐的父親來找洪喜郎的時候，他很是驚訝。「我確實是把票賣給伊，但是伊可能毋坐上車。」

也許阿爸再回去的時候，洪小姐一如往常的在門檻擦拭紅鞋。

他記得她在天橋上停了有一些時間，然後列車鳴笛了，他得前去轉換指示燈。他就看到她只是把手不重不輕的放在帽緣，一直沒跑起來，可能會來不及搭到車。

洪小姐在天橋上看著銀色列車愜愜無聲的接近，軌道震動，道碴震動，鋼筋做的天橋也震動。

蒼蠅聞到了黏膩的汗味而糾纏不清，洪小姐只是舉起手給它氣流的提示，要它能離開多遠，看它能離開多遠。

那一年尾牙她抽到了一台傻瓜相機，是當時的大獎，同事們眼裡都露出欣羨，其他女工想用稍微便宜一點的價格跟她買，她說不。她去街上買了一卷富士底片，藏在包包裡面。到站後，清波仔叫她站在閘口，那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排漆成紅毛土顏色的鐵欄杆。底片有限，不像手機拍照得以如此揮霍無度，洪小姐謹慎的微笑起來，把帽子摘下，雙手和帽子扶在小腹上，兩腳很典雅的交叉。

天橋震動，洪小姐的雙腳和胸口也感受到了。不快不慢的低頻，越來越明確，越來越響，有節奏。

拍完照之後，清波仔叫她哼一首歌，她一開始說不要，講話都講成這樣了。但清波仔堅持無論多麼難聽難懂都哼一首吧。

「火車行到伊都啊嘛伊都——」她不自覺的唱了童年的一首歌。列車從底下進來了，整座天橋都在共鳴，喀啦喀啦的響，洪喜郎聽不見了。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

高雄獎〈路竹洪小姐〉評語

胡長松、楊佳嫻

〈路竹洪小姐〉是一篇書寫小鎮人物悲喜命運的小說，題材看來常見，手法卻極為細緻而現代。小說的主角洪阿麗是一位因病耳聾的女子，母親過世後她長年成為家裡的主要家務勞動力，不過，家人並不怎麼關心她，她在家裡很落寞。洪阿麗幾次「出走」，遇上一個男人，和他離開了小鎮，或曾想著要獨自租間房子，最後都不成功。直到她偶然遇上一位同樣也有耳疾的推銷員，他們從筆談到通 Line，逐漸累積了再次「出走」的勇氣。推銷員寫來的情書還附帶希望得到洪小姐的資助，這也許是個騙局。但是，困守路竹多時的洪小姐還是想試試看不一樣的人生，想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

本篇小說傳達出小人物的生存意志，主角雖然耳聾，仍企圖與世界保持溝通，還有追求自由與愛情的努力。洪小姐的形象，亦可視為長年為台灣重工業發展而犧牲健康的高雄城市的象徵，以及近年來奮力追求美感與自由精神的代表。全篇主要敘事是從主角接到推銷員的信，到她去到車站的這段時間之間，利用精密熟練的插敘和倒敘法建構起來，且把

主角的意識自然地滲透進敘述裡面，絕不說教，技術高超，且文字饒富詩意，甚得壓縮與暗示的奧妙。同時，也充分地描寫小鎮風情，甚至帶進一些具象徵性的畫面。就各方向來說，都是一篇讓人驚豔而高水準的作品。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1/14（一）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第二會議室

評審：李敏勇、胡長松、曾貴海、楊佳嫻、蔡素芬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林美秀、劉百苓、
陳娛如、《聯合文學》雜誌周玉卿

紀錄：姜呈穎

攝影：紀竺君

評審委員共同推選蔡素芬為主席。

會議內容

高雄獎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臺語新詩四組獲獎的十二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二篇佳作，共選出七篇作品進入決賽。獲得三票的有一篇，兩票的一篇，一票的五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一票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曾貴海)、〈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李敏勇)、〈柴山 è 血——228 口述史 -- 裡 è Takao 婦女〉(胡長松)、〈正港南方〉(蔡素芬)、〈招羅漢腳仔〉(李敏勇)
兩票	〈最熱的時光〉(曾貴海、楊佳嫻)
三票	〈路竹洪小姐〉(蔡素芬、胡長松、楊佳嫻)

經過評審討論後，未獲圈選作品無評審爭取，主席決議就選出七篇作品進行討論。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曾貴海（曾）：入圍的六篇作品都有高雄性，這是高雄獎的宗旨。〈光之穹頂〉是互文性的文本，使用美麗島站的公共藝術的元素——水、土、火、光，展現生命輪迴的原則，而城市也是一樣。作者用這樣的元素創造高雄文本，產生交流與對話。第一段描述海港，高雄從日本時代開港，有水才有港，有了港才有之後的歷史軌跡。再來是土，代表生長。殖民地歷史因為戰後最重要的事件——美麗島事件產生翻轉。光與火則描述城市的轉變與發展，作品裡的時間包含歷史背景以及未來。我欣賞的是第二部分，描述美麗島事件：「至痛無聲，我卻聽見／歲月闌暗的轉角，在淚的澆灌下／一株不受命名的小花，悄悄／張開雙翼，懷念圓環那夜／行蹤成謎的腥羶 與吶喊」。作品最後描述城市變遷過程裡東西會毀滅，會

消失或重生。但因為高雄有全台灣都沒有的愛河，透過愛和河流圓夢，所以城市重生。雖然收尾稍快，但敘事圓滿。

楊佳嫻（楊）：我非常同意曾醫師唸的那段，非常好。但作品裡有很多意象在八〇年代的詩作裡太常見了，如：海洋般的傷口、島嶼巨大的痛等等，並未給讀者很大的驚喜。

蔡素芬（蔡）：〈光之穹頂〉利用義大利藝術家的設計分為四個區塊，用水、土、光、火組構這首詩，概念上滿好的。但歷年在讀詩作、散文或小說時，有很多不斷書寫美麗島事件的作品，但卻不容易看到有突破性的創意表現，反而只看到歷史上的事件不斷被利用、被書寫。有時候會想是不是因為「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讓創作者一定要套這個主題。但是如果沒有新觀點、新切入點，重複書寫這個主題沒有新鮮感。閱讀的時候，尤其是「火」的部分，我覺得收起來應該要很強，但我沒有辦法對作者所組織的意象產生感覺，心理沒有太多感動。

曾：評審好幾屆了，每次談到美麗島的作品都沒得過獎。因為美麗島就是高雄，高雄就是美麗島，這是解嚴以後的象徵。確實，寫美麗島事件好像是占便宜，大家講的沒有錯。但作者把高雄的元素用比較含蓄的方式呈現出來，非常具高雄性。因為美麗島事件的敘事從來沒有得過獎，所以我還是投它一票。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李敏勇（李）：這是臺語詩組的第一名，在看高雄獎的時候有點困擾。這個獎項跟分類比賽，獎金的差距不太合理。從第一次的高雄獎評審我就希望也許高雄獎可以由各類評審委員推薦高雄特色的書。如果依文類來分，新詩作品比較難獲得高雄獎，這是難題。這首詩用鋼琴和大提琴交織台灣的歷史和地理，從音樂的樂序跟本質，對台灣的情境做遠視，非常有高雄性，有台灣性跟南方性，蕭泰然也是高雄出生的作曲家。這是不錯的台語詩，雖然在高雄獎的競逐中相對於較弱，仍然推薦他。

胡長松（胡）：這首詩我無選是因為伊恰高雄的關係應該愛閣較強。這首只有講著聽蕭泰然的音樂的聯想，若共題目內底的蕭泰然三字提掉，就看袂出是咧寫高雄矣。因為佇詩句內面無直接具體來寫出高雄的物件，雖然是南方精神，毋過無具體的连接。

楊：我也覺得作者寫得太寬泛，好像想鑄造屬於台灣的馬賽進行曲。作品想講的是台灣史觀，跟高雄的關係因此削弱，在此觀點下比較不支持。

蔡：這是我滿喜歡的一首詩，包容的東西非常多，試圖把山

川、日月、天地、農作、植物都包容進來，真的是一首交響曲！但這樣的做法感覺是把所有可以容納的都包進來，跟其他作品比起來，這首詩其實台灣元素比較強。

曾：歷年來我在評選時，寫人物、藝術家的作品因為可參考的文本性太強了，除非有比較特別的創作，不然我比較不考慮。最常見的人物書寫就是鍾理和。這次新詩裡也有另一首寫蕭泰然的作品，一樣寫得很不錯，不輸這一篇，也沒入圍。

〈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胡：這篇有伊的話題性。進前有針對 tsit 篇寫寡看法矣（編按：見該篇評審感言），伊是較草根民間的歷史，有伊珍貴的所在。這首詩是歷史的敘事詩，咱會當去注重。台語的語言也真順。針對二二八事件，咱的書寫猶 siunn 少，閣一方面，咱一向對女性佇歷史內面的認知無夠。尤其佇男性的主流社會之下，這是有意識的女性書寫。伊的書寫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動。

楊：我原本也是想選這首。但我是散文組的代表，沒有選散文好像說不過去，心裡想投的是〈路竹洪小姐〉和〈柴山 ê 血〉。喜歡這篇一部分是因為我小時候常往柴山跑，對這個題材有感情。另外是台語敘事很生動，動詞用得很好。作者有帶出歷史的反省但並未說教。這樣的題材要忍住不去說教很

困難，作者在這方面做得還不錯。這類題材好像整體來說比較少被寫到，在文學題材中不管是二二八事件或者底層女性的聲音都是比較難看到的。這篇的高雄性質也很強，這篇我滿支持的，大家可以考慮。

曾：這篇我看很久，災難如果是人為的、歷史的，寫出來我覺得都是消費。這是歷史的陳述，沒有說出來其他的東西。

〈正港南方〉

蔡：在選高雄獎的時候，我會選擇談現代的作品。〈正港南方〉是很年輕的寫作者寫的，他寫從南部到北部念書後所遇到的北部人在討論南方的人的感覺。他所說的南方雖然都沒有講明是高雄，但文中提到的地理是高雄沒錯。一般講南方通常是台南、高雄、屏東，高雄作為大城市，也是南方的代表。作者有提到的北部、中部的人到南部來只是走馬看花，體會到的南方是馬路很大、太陽很毒。但這篇散文很自然地告訴我們，生長在高雄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南方比大家所講的南方有著更細微的東西。比如即便教室裡有冷氣，學生還是浮浮躁躁的，因為要考試、要往北邊走，要去北邊看看世界。他所描寫的細微處帶有生活感，是南方人的南方。這篇能打動我，讀了有同感。散文有個優勢是要描寫這些元素時可以直指，不像小說，最後要歸到人，散文可以處理人和物，處理

對立方的感覺。這篇帶有很強的高雄元素，我讀起來可以感受到青春的高雄，青春的南方。當離開南方後，如何跟其他人講南方，除了冬天的暖陽和炎熱的夏天外，我們的南方跟一般人所見的南方有什麼不一樣？這篇雖然語言簡單，但敘事並未偏離主題。很多人生在高雄也對這個地方不太了解，離開之後才覺得該多探索些，作者所表現出的態度很真誠。這樣的作品要有很細微的體驗才能寫出，這篇我非常欣賞。

胡：不是很喜歡這篇，它是離鄉的人在寫高雄，有種疏離感，我自己不太喜歡。高雄獎的作品可以悲傷但應該要是飽滿的，有疏離感的作品讀起來比較空泛。雖然有生活實體的點綴，但我覺得都到這個年代了，談高雄談南方卻沒有談到人文歷史或政經脈絡很可惜。這些內容以現在的寫作而言應該很自然就會寫到。寫個人的生活經驗的作品說是高雄文學有點站不住腳。

楊：這篇是散文的第二名，散文組評審時有個有趣的現象，評審都拿這篇跟〈最熱的時光〉比，三個高雄人沒有投這篇，非高雄人反而非常喜歡。這篇我覺得是前段的作品，但沒有給非常高分主要原因是有點太細碎了。長松比較嚴厲，但我稍微寬鬆了點，因為感覺作者明顯是年紀很輕的人，後來也證實是大學生。剛去臺北讀書的人寫出來的作品就是這種感覺。你到什麼時候才會想去了解家鄉歷史和政經脈絡？有些人是要等離鄉後慢慢摸索，要花點時間才能了解。作者以後會如何發展我不

知道，不過這是他以現在學生的能力和視野所寫出的作品。這種帶有學生感的文字有些人會被打動，但有些人無法被感動。

〈招羅漢仔〉

李：tsit 篇是小說，有家庭歷史內底一寡女性的形影。有 tsit 個問題是焦吧年不是佇高雄。他有南方性、台灣性，高雄性可能無。我讀的時候感覺真有意思，所以選 tsit 篇小說。

胡：除了伊無高雄性，我感覺這篇無真完整，以我家己寫小說的經驗來看，親像是長篇抑是中篇小說的起頭部分。

〈最熱的時光〉

佳：這篇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好處顯而易見，布局、細節、打鐵，自己的生命歷程和父親的生命歷程，職業的沒落等等扣合得非常緊。缺點是太熟練，設計感太強，看到作品元素搭配時沒有意外的感覺，可以大概猜出後續的發展。設計感過強，以至於削弱我們在閱讀散文時期待讀到的自然、生活實感。作品裡透過太多設計感的方式呈現，某些地方有些做作。主題上可能也受到前幾屆散文組得獎作品的影響，圍繞著重勞動的、體力的、沒落的行業，這幾年很多作品都往這個方向來寫。這篇可能也是這個脈絡下的創作。

曾：這個作者應該是高雄中學的學生，蹺課去打撞球。這個場景是真實的，我也蹺課被教官抓到過，他寫這個不完全是設計出來的。主題是人與人之間離散的時刻，社會、傳統產業，比較勞力的產業面臨時代挑戰時求生無門，所以會產生離散。離散就像撞球一樣，每個人都會進袋。雖然是設計，但是用撞球象徵人與人之間的改變，每個人都尋找自己的袋，進到袋裡去。這篇高雄性很強，經驗也不完全是設計。

蔡：這篇在散文組應該有很好的成績。文字比較熟練，有文學質感，帶著節奏感。作品描述鳳山打鐵街沒落，父親被迫轉業，對作者而言很痛苦。這篇講的是逝去，打鐵工業逝去，父親被迫轉業。自己也因為成長所以不再與打球的朋友聯繫，用回憶談逝去。拿這篇跟〈正港南方〉比，高雄元素更低。鳳山打鐵街的敘述非常嫻熟，也談到跟朋友情感因為時間而疏離，父子間關係也有些疏離。隨著時間過去，他回頭看過往，才能看清楚。作品裡沒有檢討，只是感覺某些事逝去。以內容而言比較單薄。

〈路竹洪小姐〉

胡：我寫了千字評語，技巧太好了。這篇寫的是路竹小鎮裡的悲情命運，主角是因生病而耳聾的女子。父親事業失敗且犯罪，因此當主角弟弟發高燒，但家門口有警察父親不能出門

時，她帶弟弟出門看病但自己也感染後耳聾。因母親過世，她長年兼母職，最後兄弟姊妹都離家。家人們在家時都吃她煮的飯、受她照顧，但沒有人關心她，她只是默默的奉獻給家人。以前洪小姐曾經在飼料廠工作，遇上男人，離開小鎮，兩人為了生活跑遍各個城鎮，但她最後卻一個人回來。主角也曾經想要獨立，但還是沒能離家。後來遇上帶有耳疾的推銷員，與推銷員筆談了一小時，之後她知道手機可以手寫通訊而買了手機。直到推銷員寫了一封信，表明需要她資助一點金錢，主角毅然決然到車站。就算這可能是場詐騙，她還是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作品在意義上是可以傳達小人物生存意志的小說，主角雖然耳聾但仍不斷的要與世界保持溝通，她以紙筆溝通，或者以手機訊息溝通。這種在生活的掙扎裡仍具備犧牲奉獻的美好人格，很令人感動。主角雖然受困於生活中，但她還是願意追求自由與愛情，人物形象相當出色。洪小姐的形象與高雄一直以來犧牲健康奉獻給重工業的精神，以及近年來追求藝術文化發展的自由精神連結，我想是非常恰當。技巧上而言，主要的敘事是主角接到信到車站的這段時間，但整個故事就在這段時間之中，用非常精密的倒敘、插敘建構，同時把主角意識滲透進故事中，敘述中使用的台語是主角耳聾之前學的台語。整篇作品沒有說教，敘事技巧非常高超。透過這樣的敘事法，把人物從外表到內在，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場景的描寫上，味道、店鋪、火車進站的的震動感，耳聾的人感受火車進站的聲勢等等，作者都

充分描寫，甚至帶入象徵性的場景，比如從頭到尾都在飛的蒼蠅。總結，小說的技術精緻、扎實而誠懇。很難得看到那麼不錯的作品。散文〈最熱的時光〉也不錯，但分量差太多了。這篇寫到整個高雄社會的經濟面，底層人物的辛苦，錢賺得不多，但又掙扎著要站起來的精神。就像即使洪小姐的生活很艱難，她還是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愛情，非常的感動。

佳：這篇小說讓我重拾讀現代小說的樂趣，近年來一直有文學家疾呼可讀性高的小說，也就是敘事滑順，讀者不需要參與太多的小說。這篇不是讀第一次就可以搞清楚被折疊過的時空，讀者有時候在洪小姐的心裡，有時候在外面，有的時候是俯瞰，有的時候跟洪小姐一起處在那小小的閉鎖的家中。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洪小姐屢仆屢起，想要去看看外面廣大的世界。一篇小說要引導封閉的人物往外闖時，愛情是最好而有力的安排，因為嚮往，人物才有力量。很多好處長松都談過了，此外作品裡也有很多小設計非常好，比如 Line 作為溝通工具，聊天時還要加上長輩圖，作者也標出已讀未讀，非常符合現實中的狀態。在 Line 的對話中看得出洪小姐期待與對方交流。雖然這些對談看起來好像不太深入，只是簡單的問候，但對沒什麼朋友的洪小姐而言已經是進到她內心的深刻交談了。作品裡講到小鎮火車站的鏡子，兩邊寫著標語。小鎮車站裡只有站長一人，忙得不可開交，但他是全鎮的核心，因為知道全鎮人的出出入入。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非常的動人。讓我想起小時候到原高雄縣的親戚家時，只是瞥過但長久留存的印象。文字有些部分是詩的語言，通過壓縮的方式，暗示或帶出更大的東西。這一向是詩的技巧，也巧妙運用在敘事為主的作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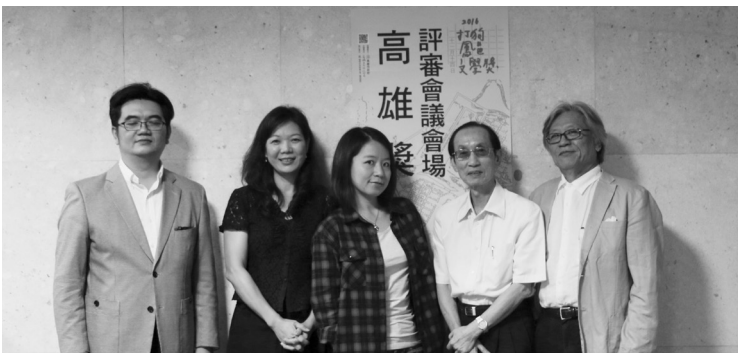
蔡：長松跟佳嫻都講得很多，我講些小細節。作品裡非常有畫面感，從小說剛開始，耳聾的洪小姐看電視節目，郵差一喊掛號，鎮上其他洪小姐都跑出來。作者製造很有趣而幽默的效果，但這其實很悲傷。作者帶著旁觀的角度寫，淡化事情，淡化中又有重量。洪小姐小時候背弟弟去看醫生，對弟弟而言是多大的恩情，但長大後弟弟會跟她吵架，她也默默接受了。這些描述細微但貼近人情，有時候人情就是這樣冷冷暖暖的，一點恩惠別人不會記得，遇到這種事情也就只能認了。還有剛剛提到的 Line，最後的未讀顯示事情很嚴重，隱藏詐騙風暴。這篇是近年來比較不容易看到的作品，有畫面感又有故事性，語言以輕鬆活潑，旁觀者的角度去寫。我們看過太多小說作者放入過多情緒，這篇沒有。

曾：早上重看〈最熱的時光〉和這篇。第一次讀會覺得有點鬆散，但後來認真看了很感動。這篇的好處剛剛都講清楚了。長松說的這句話我深有同感：這個人勇敢的面對生活裡的情境，不放棄。任何事情用平常心接受，活出自己的生活、世界，不只是幫人做事，她也安排自己的事情。評過這

麼多次獎，這篇確實是非常出色的小說。對這個作家我有期待。雖然敘事有些亂跳，但很生動。最後沒有投的原因是：拿掉標題的「路竹」，這樣的故事在每個地方都可用，高雄性不一定存在，高雄的形象可能要再補充一點。但在小說的範疇，這些素材可以寫到如此，我很感動，也會期待作者。

胡：我補充。我感覺高雄性嘛是有。當然伊無去講一個閩較大的高雄意象，毋過路竹的車頭，路竹的街仔路，路竹的倚家是有的。用轉喻來講，主角的情形，一生奉獻無求回報，閩拍拚追求自由美麗的愛情，恰高雄真相像。以前到今的重工業汙染，高雄奉獻一生予台灣的工業發展，咱這馬嘛愛追求家己的美麗矣。

蔡：他寫車站的站務長，我們也看到路竹小鎮的感覺，一個站務員從頭到尾兼顧。地方性很強，高雄那麼大，包山包海，題材寫城市也要寫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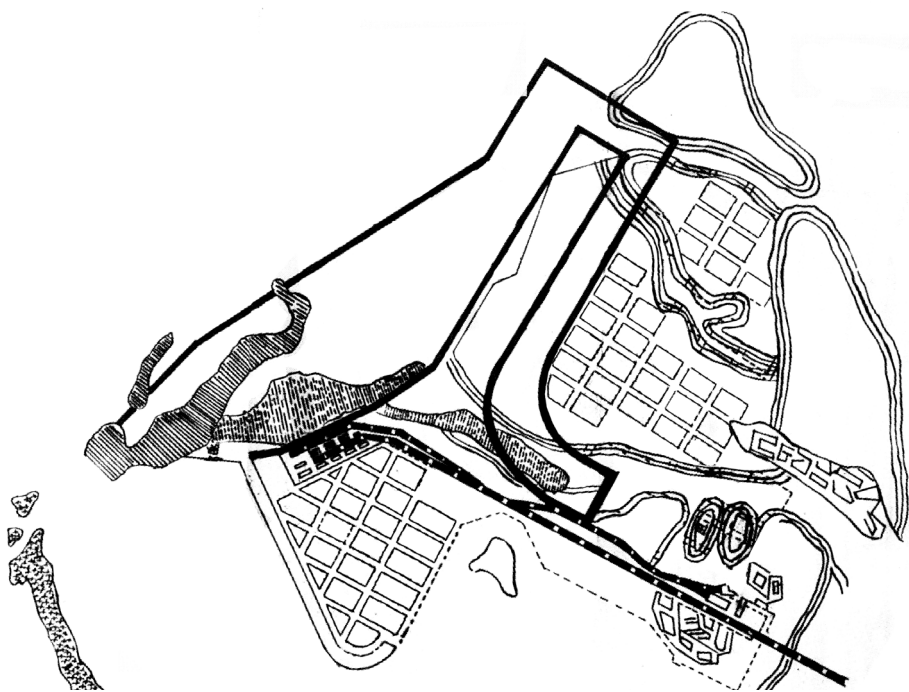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七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三、二、一給分的方式，得分最高者為高雄獎得主。結果如下：

類別	作品名稱	曾貴海	李敏勇	蔡素芬	胡長松	楊佳嫻	總得分	獎項
小說	路竹洪小姐	3	2	3	3	3	14	高雄獎
臺語新詩	柴山 è 血——228 口述史 -- 裡 è Takao 婦女			1	2	1	4	
散文	最熱的時光	2				2	4	
臺語新詩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3				3	
散文	正港南方		1	2			3	
新詩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1			1		2	
小說	招羅漢腳仔						0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路竹洪小姐〉獲獎。

小說組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獎評選感言

彭瑞金

今年度的打狗鳳邑小說獎共有一一三件作品參賽，由於徵文辦法率由舊章，只有最低字數的限制，卻沒有字數的上限，因此，六千字以上、二萬字以下的作品有一〇一件，二至三萬字者六件，三萬八千字至四萬字者二件，五萬字者一件，另外，七萬、八萬、十二萬字的各一件。若以最低字數的作品和最高字數的作品比較，恰恰是巨人和初生嬰兒在較勁。雖然小說的評比不是以重量、身高分高下，事實也證明身高體重的優勢不見得反映在最後的結果上。不過，不分級的比賽總讓人覺得不是站在公平的擂台上比賽。這是過去一直延續下來的打狗鳳邑小說獎存在的現象。

今年度的打狗鳳邑小說獎，是由蔡素芬、陳素芳、李維菁、鍾文音和我五位委員共同評選。複審的結果，大家的看法相當分歧，僅有四篇作品能獲得兩位評審的肯定，其他有多達十七篇作品僅獲得一位評審的推薦。以複審辦法每位評審委員各推五篇作品出現這樣的結果，可以說共識性相當低。我想這樣的結果，有諸多可以討論的因素，但無論如何都顯示今年的小說作品，缺乏非常突出、可以震懾多數評審的作品。複審獲得兩票的作品中，也有在經過評審們第一

回合的討論後，被「放棄」進入「決審」資格的，原推薦評審的遲疑、改變看法，就是因為可選擇的差異不大。打狗鳳邑文學小說獎，只有三個得獎名額，首獎獎金高達二十萬，評審獎也有十萬，何況如果能繼續贏得後面的「高雄獎」還可再得三十萬。易言之，最後可能有一人獲得或五十萬、或四十萬、或三十四萬（小說優選獎）的超高額獎金（就短篇小說而言）。也就是一百一十三人的競賽，只有三人獲獎，卻有一百一十人空手而回。贏者全拿，輸者一無所得，比較像賭博，不像文學創作競賽。雖然我沒有思考過重賞是否就能徵選到好作品的問題，但我十分肯定，從文學獎設置的目的在獎勵文學創作而言，有延續性、常態性，能行之久遠的文學獎，才能培養出真正具有文學使徒性格的作家。把參加文學獎當博弈的，只是文學賭徒，無益文學。我強烈建議打狗鳳邑文學獎把「高雄獎」取消，獎金分散到各類獎項去，增加各類獎的得獎名額，也不妨下修優選得獎者的獎金金額，給努力寫的人更多的機會。文學獎絕對不是一年一度的文學大拜拜。

本屆選出的小說首獎〈路竹洪小姐〉的作者洪明道，才二十五歲，評審獎〈怪物〉的作者甲鳥內人，年僅二十歲，只有優選獎得主〈招羅漢腳仔〉楊寶山是中壯代的資深作家。從結果看，仍是可喜的。他們的作品另有評審委員專文講評。

小說組首獎作品

路竹洪小姐

洪明道

洪明道



／作者簡介／

路竹人台北讀冊，身分認同台南甲，台灣大學出業，提早退役夢想起飛，現於病院寫病歷當做例寫作。曾獲聯合文藝營小說首獎、快龍乙隻、GC魔法少女獎。受秘密讀者、攻殼機動隊、台語歌滋養。不想只能旁觀他人和自己的痛苦，要用一世人來做趕蒼蠅的人。讓盟盟不要再糟蹋，讓我們不用在自己土地上流離，讓熟悉台語的失語一代有作品可以看，也希望客語、原住民族各族語亦如此。至於目標嘛，沒有找什麼，私照內洽。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這個肯定，不過有點驚訝，畢竟這不是這篇作品最適當的形式，希望有事後擴增、修改的機制。高雄實在是個故事庫，或礙於語言或礙於資源，很難被說出來。期待南台灣的創作環境益加健全，將來能有更多元的選擇和品味。再次感謝評審，感謝打狗和路竹，夥伴們加油！

透中晝。輪胎留下印痕，點仔膠黏著幾隻蒼蠅。

牠們聞見地上的大便，一時興起跑去吸吮，就黏在上頭了。

「掛號，路竹洪小姐……」郵差大喊。

延平路 57 號。

延平路 57 號！

府城和鳳山城半途的一個古老街庄，單線道兩旁的商行、米店並肩排隊。一家一家的種子農藥行生意沒有想像中那麼冷清，種田的人不多了，但仍然有人上門，若以前一樣。

整條街上看民視的阿嬤、曝衣的阿母、滑手機的妹子都探出頭，她們都是洪小姐，卻遲遲不見信件的主人。

「喂……喂喂，洪小姐！」

洪小姐直面映像管電視，電視框裡有一座層板搭的那卡西舞台，了無變化的水晶球慢速迴旋。

是叫做東南西北的地方台，邀請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 callin 來作伴。來自台南的劉小姐身穿菜市牡丹大花布，頭燙寶島曼波大卷髮，扭臀緩緩步上用雲彩紙剪的「為你來唱歌」布景。珍珠在 spotlight 底下閃閃發光，她拉了一下頸鏈，清了清喉嚨。

「今仔日欲來唱這首，Radio 的點歌心情……」黃色楷體如是說。

洪小姐怕吵到暈中晝的阿爸，搬了一個小垃圾桶在客廳慢慢磨自己的指甲。桃紅色的夜市塑膠桶張著嘴巴眼看研磨的碎屑將掉下來。塑膠袋被碰到，顫抖了一下。

她不時抬頭看螢幕，同步律動，和劉小姐重新連線一起搖擺。

「你甘有咧聽，這個人的……」螢幕上字字被挖空，留下的米飯白，桃紅胭脂逐步吃食那一口一口的飯。

郵差拍打鋁門窗，聲聲催促聲聲喚洪小姐。整條街的洪小姐都有些心驚，有人打在自家的門上。

是一棟老透天了，鐵捲門、灰騎樓、白石柱、大理石壁面，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一張一張的全家福婚紗照都以此為布景。洪小姐家世不差，祖父母有幾甲田地租人種作，儉了些錢讓阿爸去讀日本冊。再返來的時候，已是新時代，新時代，於是在此造新厝。那時候是自己募工人找材料起造的，阿爸相當前衛，面道路的那一側只用落地玻璃門。晚飯後散步經過，可以很輕易的瞥見洪小姐和她爸一起看的八點檔。但郵差先生只能看著洪小姐磨指甲，在門廊三讀宣布到郵局招領。

歌畢，觀眾起身鼓掌，啪啪啪，每一下打的都是落空的爆米香，洪小姐正好現此時轉頭過去……

現在整條街都知道洪小姐有祕密信件。

收到信後洪小姐沒有遲疑太久，就牽著她的小五十走出騎樓。以前很時行用歐都邁當嫁妝，這台某種程度也算是她的嫁妝，阿爸先買給她希望能帶到她未來的尪婿那邊。小五十方便輕巧，不用考照，踩中柱不用男子幫忙出力，籃子

足夠裝她和阿爸兩人份的菜。除了噴漆褪色、引擎運轉聲大了些，鈹金依然整齊齊沒有一點凹痕。

阿爸早上五點就會起去，坐佇董事長椅靠在他的大木桌桌沿翻看公文和權狀，所以暱晝特別沉穩。

洪小姐很少騎往火車站去，所以手拏得有些搖晃。一拐一拐的龍頭會經過老診所、金香行、棺木店，還有一段有地攤的舊集市，接到日本人開鑿的那條產業道路直直行，之前發草生蚊的空地現在搭起鐵皮做大型超市。然後來到一個近九十度的大轉彎，把方向都搞得東倒西歪，就可看到踞在彎道中央的火車站。

拋光磨石子地板，挑高素面廊柱，平平的水泥屋頂上掛藍白的燈箱，就是一座車站了。兩根石柱跨開，形成一道吸收電子時鐘的玄關。洪小姐對這座門記得清楚，上一次來搭車也是這樣的，已有油漆剝落，已是無比華麗。

但她並不是沒有準備。自那一天起，她就每天喃喃複誦，看著化妝鏡裡自己的嘴唇，想想螢幕中標準國語主播的嘴唇，比對那兩片紅肉如何優雅的蠕動。

仍然是「多遠、多遠」。

那一日，老透天的玻璃門沒有關，只闔上紗門，南國的冬日不是太冷，日頭把風加溫了再送進來。陽光透過電火柱恹恹躺在洪小姐的腿上，只有庭院的香蕉樹淒淒簇簇。

地板上的網格出現人影。洪小姐抬起頭，望見一名黝黑的男子。走近一看，沒有想像中黑，大概是背光的關係。他手裡

抓著一份報紙，背後背登山包，身形在枯瘦的村落可以被稱作魁梧的了。

洪小姐打開紗門，開出肩膀一樣闊的開口。男子只花了三分鐘就說到重點，不傷手、純天然、溫和中性、美好的洗碗經驗。洪小姐點點頭，意思是你可以繼續說下去。

電視機剛好撥完一首歌。

「啥物貨？」

洪小姐那天穿一件米黃色有領的 POLO 衫，顏色和那台亮麗而老舊的小五十一樣。

他對洪小姐微笑，低下腰，像一架籃球框那樣，遞上一小包試用品。

「啊嗚呦，辣辣。」

洪小姐意思是很熱，請他進來坐，喝個白水。怪不得《春琴抄》裡寫：盲人看起來則像智者，而聾者看起來像愚人。

洪小姐往後了一步，又往前半步，接下那包試用洗碗精。冬日的太陽還是折磨人的，尤其當你沿著先人的古路走過隔著稻田和工廠的村庄，路途中沒有任何高過一人的影子。停機車的斜坡上還有人在曬白菜花，一朵一朵像星星一樣散著。他走完一條路，洗碗精還是同樣重。

男子從耳後拿下一個像貝殼的東西，他把那朵貝殼放在入門的桌子上。

他似乎很少進到別人家裡，忍不住東張西望的看厝內的電扇、木桌，把周遭看熟了一遍才停了下來。

那天洪小姐也只是和推銷員用紙筆對談了一個多小時。洪小姐的筆都是競選期間發的，上面印有台灣向前行、正道理性、益國益世等等。她撕下日曆上已經過去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背面一下橫一下直的胡亂寫胡亂問，賣這個累嗎？一包多少元？

好用嗎？怎麼這樣貴？

推銷員寫說這邊的歐巴桑精打細算，看到試用包很是開心，但是抱歉她們都用白熊。更多的是沒人在，他往裡頭叫了五聲，如果沒聲沒響，就繼續往下一戶去。他懷疑有一些早是沒人住的空屋。

小時候我大弟破病，我聽不見。

和你有關？

家裡附近有警察，大弟不能看醫生。洪小姐向窗外指，那裡是倒掉的柑仔店，早已沒有人。

什麼人做錯事？

我也不知道。

我背大弟去台南看醫生，偷偷。然後去到台南我也發燒，一樣的病。

這就是為什麼洪小姐下巴抵在窗口，拚命往裡頭說「多遠、多遠」。她用嘴巴對著那片壓克力的缺口，發出大於買票這樣溫吞的動作應有的音量，後方列隊的旅客也都聽見了，但沒人靠過來說我知道她要去哪裡。她每說完一句話後又低

頭縮下巴，露出眼睛來看裡頭的人的唇。

車站站務員是住在村尾的洪喜郎，從二十五歲考上台鐵專員以來就獨占廂房至今。洪小姐覺得那裡是蜘蛛洞、夜婆巢。他聽見額頭叩到石桌發出的空心聲響，接著露出一隻眼，魚尾的波紋淺淺的，眼睛裡反射出洪喜郎肩後的燈泡。哎呀那不是路竹洪小姐嗎？他坐在這裡，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是村裡的核心，是那些真正住在村裡的人，他幾乎認識所有人，就算是那些一生只搭一兩次火車的他也記得。早晨通勤時間，他知道誰背著南一中、雄中的背包，他向他們打招呼，敖早、敖早，去上課啊。這裡人的以無須多說的話來打招呼，例如天氣或重播的新聞，卻在背後加一句「你甘知影？」。通勤的高中生裡面有一半後來不再搭火車了，另一半帶著孩子興奮的來車站看火車，放任孩子在大廳奔跑，自己則像少年通勤時在塑膠椅上睡覺。洪喜郎對他們說：你們怎麼還在這裡。

這可新奇了，洪小姐來搭車。洪喜郎要記下來，下班後在一桌的番茄炒蛋和醃肉前同妻子說。

即使速度不快，隊伍的人龍仍然累積起來。一旁的自動售票機乏人問津，有人提著菜籃，還有幾個穿戴叭哩叭哩的外勞仔。單一窗口的洪喜郎被逼得需要處理搭搭的踏腳聲。他請洪小姐到後面等一下，洪小姐唉了一口氣。

出售了幾張到高雄的區間之後，他回到積滿資料夾和滾輪椅的方桌後面，攤開一張台灣省地圖走出廂房。「要去哪裡！」洪喜郎聲音不自覺的和洪小姐同調起來。洪小姐拿下

眼鏡，眼睛像路貓一樣眯成一條縫。

要去桃園。終於懂了。但區間頂多跑彰化屏東，小車站每兩三小時才有一班莒光。等車這段期間讓洪小姐有各種理由退縮。她把票根收進皮夾裡。可是這不是區間小票，是大張的。她不敢摺票，只把票平放到鈔票夾裡，又因為不敢摺疊皮夾所以決定不放進口袋。

車站後頭是一間飼料廠，飼料塔少說十層樓高，是村落的天際線，洪小姐曾經想爬上這座高樓大廈去看看。綠色的塔上印有彌勒佛商標，他的耳垂和鼻子一樣大，對著車站來去的人笑。遠遠看到的那些田地，一度有許多人把它們改成雞舍，為的是賣雞肉而不是雞蛋，雞多雞屎就多，吃雞屎的蟲也必定跟著多起來。年少時洪小姐參與過那些臭味繁忙的季節，一季一季都不同而鮮活，令人作嘔得多采多姿。她在飼料廠裡遇到清波仔，他曾經註記在洪小姐的身分證上。

註記完之後，他們住過高雄、台中，最遠跑到板橋。他們翻報紙上面的工作欄，租車站附近旅社倒掉改裝的便宜房間。

最後還是回到老透天來，空蕩蕩的厝以前不知怎麼擠得下阿爸阿母和六個兄弟姊妹，蒼蠅在紗窗上扭動肥厚的唇瓣，兩片紅肉好像在咀嚼好像在說話。她躺在自己的榻榻米房裡，扭動下半身子，把所有的懊悔和鬱熱都憋進去。上衣被電風扇吹起，掀到了下巴，但鬢角仍有幾滴汗。

蒼蠅走了，洪小姐聞到了一股腥臊味，像久未清理的雞舍猶原在。她趕緊起身去便所沖洗，努力在手上搓出泡泡。

要小心。偶爾，大弟會來，住隔壁街爾爾，很近。也就剩他們在這裡了。就洪小姐背他去台南，那時有些路段還是石子路，要過二仁溪得上一座很陡的橋。現在一見面就吵。

大弟說洗碗的時候要先洗阿爸的，再洗盤子，最後洗裝湯的鍋子。他用手指這個，這個，然後那個，嘴唇張得誇張，要特別強調洪小姐是聾子。

但洪小姐習慣把全部放在鐵鍋裡一起泡，安欵好，這樣好。洪小姐提高音量，也怕大弟聽不清。

安欵謀好，這樣不好，會得病。大弟的手像跳街舞的少年人，想把他的意思乘上三倍，但仍然是原來的樣子。洪小姐用手指自己的腦袋，用指甲扒頭皮，意思是扒袋。

倒是大弟的孩子知道她。她都叫他阿寶，和大弟小時候一樣黑黑矮矮的。

幹幹幹！大弟吼了幾聲就坐到藤椅上，洪小姐搶去他手上的鍋子。

阿爸只坐在辦公桌前看飯後新聞，玻璃桌墊映出他的影子，幾十年不變都是中視。他沒有皺眉也沒有噴氣，一身白襯衫端坐在董事長椅上，兩腳像銅像直挺挺的踏在兩格磁磚上，這是他面對噪音的方式。

15:37 洪阿麗 我和大弟吵架了又一次 已讀

15:40 林榮彬 不理會他 已讀

15:40 洪阿麗 對不理會他 已讀

洪小姐每早去市場會經過公所，公所布告欄左邊總是坐著

一個自己拔菜來賣的阿婆，洪小姐喜歡光顧，順便下去看租屋的廣告。紅單下面會印上房東的電話，剪成一條一條讓有意的人撕去。洪小姐試著播打號碼，但對方都因為溝通過於費力而放棄。大部分的人也知她是村頭洪老闆的女兒，一個查某人沒家沒業到外頭去，也沒人敢租給她。

15:42 洪阿麗 會再來這裡嗎路竹 已讀

15:44 林榮彬 那一區已經跑完了可能不會 已讀

15:44 洪阿麗 在哪裡上班 已讀

15:46 林榮彬 高雄 已讀

15:57 洪阿麗 我去過很好玩我妹妹也在高雄上班 未讀
推銷員來過之後，她央侄子阿寶幫她辦了一支手機。她突然出現在大弟家門口大叫，阿寶，電信局！

侄子有些遲疑，這個年代還有電信局嗎？她大聲說話的時候嘴角咧得很開，穿過她殷紅的臉頰。

洪小姐花五分鐘穿戴袖套、圍脖、戴上口罩，最後再套進她的紫色全罩安全帽，以時速二十之姿帶著阿寶往大雷達出發。侄子會錯意了，以為她只是要可以寫寫簡訊就好，擅自替她省下行動數據的費用選了零元機。

後來洪小姐又來了一次，手拿一張寫「LIEN」的紙條，這個這個，我要。侄子端詳了一下也是看懂了。

沒網路，侄子雙手一攤，洪小姐聳聳肩，這是啥物？

洪小姐唸不出字的標準音來，侄子幫她全改成手寫輸入。洪小姐細長的食指在揮舞，稜角都頗有秀色。她以往在飼料場

上班的時候常抓緊空檔時間寫紙條給隔壁的女工，頭家看到洪小姐咿咿呀呀的在生產線上寫字，雖然心裡很不快，可曾想讓她進辦公室當祕書抄抄書信才不至浪費那樣的筆跡。

拖完地等地板乾的時候，洪小姐坐在門廊上看雲的顏色漸漸變暗。一整日她沒說到幾句話，現在她急急忙忙的加入一堆聯絡人，大多只是住在隔壁的洪二叔、阿雀洪等人。也還有那天來過的推銷員。

訊息：阿寶回路竹否今晚和爺爺吃飯回答

訊息：沒有，和同學打球 XD

訊息：不懂 XD 這個英文

後來她意外發現麥當勞有網路這個東西，所以喜歡吃薯條。那也不算太鄉下，雞舍正熱鬧的時候還曾有兩座戲院，你不會說有兩座戲院的地方是非常庄腳。但後來都倒了，曾經有一段空窗期無聊的孩子無處去。省道旁蓋起了麥當勞後，孩子才又有一個值得嚮往的神奇的地方。

阿爸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去公園運動，洪小姐等阿爸揮動雙手的身影消失在路底就牽出小五十。總是遇上不同的工讀生，點餐一陣混亂。麵店、肉攤、菜販老闆都早已知道她要什麼，麻煩少很多。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薯條、雪碧、可樂的台語怎麼講，更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洪小姐的版本。耗費一陣力氣之後，她只單點一些小東西，洪小姐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麥當勞冷氣強，她總是多帶一件外套，選一個靠窗的吧檯位置，像一名城市的上班女子。

15:31 林榮彬 在做什麼？ 已讀

15:32 洪阿麗 喝可樂你寫字我歡喜，你呢？ 已讀

15:33 林榮彬 工作最近逼很緊，錢的事 已讀

15:35 洪阿麗 辛苦了平安（附上花朵圖：有苦有甜才是味道，有山有水才是風景） 已讀

推銷員說，他大概在四五歲時候才被發現耳聾，她媽媽是不乾淨的人，也可能是和喝酒有關。但還好機器對他來說有用，這是他的幸運。

15:39 林榮彬 你的幸運呢？ 未讀

時間一到，洪小姐自動歸位，隔日他們也不延續那天未結束的話。阿爸到厝門口時，洪小姐正拿衛生紙沾水，蹲在門檻上擦一雙淺口紅皮鞋。

阿爸雙手拉著脖子上的毛巾，走向洪小姐，想要說一些什麼，又走了回來只自己喃喃。「獅仔鐘去予人拆掉矣。」

紅鞋走過許多地方，皺摺的地方累積一條一條污垢，洪小姐使盡力氣，越是用力擦越是有白色紙屑。洪小姐嗟嘆唉呀，挑高的天花板也嘆了一聲。

阿爸從綠色的郵箱裡拿出幾本獅子會刊、市政專刊、地政會刊，都是一些免付郵資印刷品，收件人洪齊雄。它們累積在阿爸的辦公桌上，占據了右邊一大半，早就退休了，阿爸還是照常坐上辦公桌，有時間就會翻開它們。有一些雜誌以前得躲躲藏藏做沒幾期就收了，有一些到現在還按時寄過來。

新的政府推行睦鄰計畫，花了一筆經費整建公園，把掉漆的圍牆、三民主義標語、藍白色牌坊都打成泥灰。獅子鐘也是其中之一。

以往經過公園的人，只要稍微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精神的時針分針，還請洪二叔題了「日新又新」大字，底下嵌落款人洪齊雄。

他把寬鬆的襪子脫掉，摺成小球塞在布鞋裡，走進厝內。洪小姐仍然坐在門檻上，吸飽了氣噉嘴吹紅鞋，黏在上面的細小衛生紙纖維像螞蟻一樣，在這大風中緊抓不放。

阿爸休息了一陣就會去洗澡，洪小姐過去把布鞋裡的襪球收起來，等洗完澡洪小姐也就會把菜都煮好了。

「時間猶原真準。那個鐘。」

天光就要完全離開，只剩一點尾巴在路上跑。洪小姐面朝著狹小的馬路說。

「爸先該吃藥。」

洪小姐已經把日頭傾斜的角度記起來，很少抬頭看時計。等車的時候也一樣，車站天花板的橫樑上懸了一座大大的時鐘，讓人很難不去注意。但她一直眼睜睜的盯看一樣等車的人。車站挑高到兩樓半，和這裡其他建築比顯得寬裕，沒有冷氣也不是太熱。

偶爾，閘門口走出幾個人，那總是在列車停站的幾分鐘之後，有時久久才又走出幾個落單的。洪小姐注意到有些列車上印有ㄅㄆㄇ之類的號誌，卻又不太像。洪小姐看著走出閘口的

人越來越少，感覺到了時間，差點就要去找洗衣籃了。

平時此刻她會到午睡的爸的房間門口，收集爸的襪子、四角白內褲、汗衫。再回自己房間，領起洗衣籃的小罩衫、蕾絲內衣褲，一起丟進洗衣機裡。爸的房間不放洗衣籃，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掛在門上的掛勾。灰色的洗衣袋裝爸的東西，白的洗衣袋裝自己的。然後去黃昏市場買一些水果，回來再晾衣服。

之前大兄還叫爸去看醫生，弄來一張巴氏量表請印尼看護，爸還沒到那個地步。但阿爸沒有洗過衣服，阿爸可能不會用洗衣機。

請來的看護後來變做幫傭，她叫做什麼，妮蒂吧，洪小姐總是唸不好，台語裡面沒有這樣的音節。妮蒂就是做做家務，好讓洪小姐可以輕鬆。她告訴妮蒂好幾次，這個，這個，那個，那個，斷斷續續的，後來用便條紙寫成厚厚一小本。禮拜五用漂白水洗一樓地板，禮拜一洗二樓……就這麼簡單，兩人的關係簡直是媳婦和婆婆。洪小姐好幾次到街上喊妮蒂，現在回來攔地啦，你不可在爸在的時候拖地請他把腳抬起來。從上個時代以來他就不做這個動作，他是個體面人。但也因為無法忍受不體面，做了更不體面的事。

她想等車還要一小時，回去丟個衣服再回來好了。坐這裡久了如果遇到認識的人要怎麼辦呢？

她把塑膠椅上的提袋舉起來，也沒帶什麼，就一個隨身的皮包，提袋裡面塞了幾件衣服。

她經過穿堂的全身鏡，看到自己被穩穩妥妥的放在兩排

紅字標語中間。很多老車站都有這種鑲在木框裡的全身鏡，有人說是擋煞有人說是整理儀容用。走進車站的人先看到的是自己，兩邊寫一些「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等等的喊話。上面刻十二輪太陽國徽，國徽底下的她的臉，好像好久之前的事。

她特別穿了裙裝，平時這樣是不大方便拖地掃地的。她不特別抱怨自己的樣貌，沒什麼人好講的，同時她也喜歡自己這個樣子。

15:21 林榮彬 很好看 已讀

15:23 洪阿麗 我以前也好 已讀

15:24 林榮彬 也好 已讀

洪小姐呆楞在那裡，嗡嗡的，好像鏡子可以將聲音反射進頑固的耳膜。額頭上的確多了兩條刻痕。平時她在自己的榻榻米房間內照鏡子只開一盞黃燈，現在是清楚了。她習慣性用抬額頭來告訴你：我很生氣代誌大條了。她不知道要用什麼字，嘴裡像塞了好幾口下過雨的爛膏糜在泥地裡打滾。又像是騎車經過雞舍，憋不住氣換口氣時吸到夏天太陽加溫過的糞味。她手握拳對虛空破口大罵。阿爸在辦公桌前還有權狀、文件要看，卻得跟她共在一個廳內。他把手指直立在嘴唇前面，噓。

但她不厭惡自己的皺紋，在她身上反而透漏了某種時間的韻致，她穿著束頸的套裝，裙擺正好在膝蓋底下，一株細瘦有紋路而靈動的樹。

她本來想戴項鍊，但她沒有機會走進銀樓。舊的那幾條她總是以為妮蒂偷了，對妮蒂吐糞一樣的罵，妮蒂偷偷躲在神明廳抽鼻涕。阿爸只徒耳根清淨，最後妮蒂是不得被送走了，對洪小姐來說至少又開始有事情做了。

阿爸早年也曾想過要給洪小姐嫁個丈夫，期待她免除這樣的壞脾氣。同是臭耳人的大弟在近四十時也娶了，很晚，但是還來得及。阿雀洪住在同一條街上，多多少少也有些親戚關係，除了拉保險另外的業務就是做媒人。至少一個正常人，爸這樣託付阿雀洪。

但想不到洪小姐就這樣消失了一陣，阿雀洪只好推辭，有前科難做，硬來好像颱風天前要搶收菜一樣，會自毀聲譽的，還是緩緩。

洪小姐和清波仔沿鐵路一個一個城鎮的向北，在停留的地方找工廠做臨時的工作。其實和留在飼料廠做的是差不多的事，卻得忍受床墊發霉的臥房。一些念頭繞著她，會不會阿爸出門去找她不細意被車撞，總是會有砂石車路過。又或者發病，心臟病中風高血壓，有好多種病。清波仔也沒有怪洪小姐，他自己的確偶爾喝酒。

「就算我們聾啞，也是他們欠的……」

「……我要告他。」阿爸說。

「人返來就好……」阿雀洪說，「天公疼憨人，這算是幸運矣。」

聽到這裡阿爸說不出話來，大家情願以為阿雀洪就是在安

慰他而已。

之後洪小姐又鬧過離家一次，有外地來的投資客在科技學院附近蓋公寓租學生，洪小姐算一算發現用津貼去付還有剩。回家之後跟阿爸說她找到房子了，她主動答應每個禮拜仍是會回來清掃一次。

阿爸問了關於房子的位置、房東的聯絡方式。過幾天洪小姐將要把衣物家具都收拾完畢之時，房東卻說租出去了。

以後洪小姐安安穩穩的在老透天待下來。阿母還在的時候兩人輪流煮飯，阿母做菜的時候就在旁邊發楞觀看。阿母過身之後，剩下的都落在她身上，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就在掃把鍋鏟之間來來回回。最長的空閒是午餐之後掃完地到晚餐前的一兩個小時。

那種時候電線桿的影子移到路的另一側，厝內不開燈也可以翻書看字，她從廚房裡拿出蒼蠅拍，守在靠窗的藤椅上，把黃頁靠在茶几上一頁一頁翻。她很喜歡紙頁搨出的味道，像舊時鋪在路兩旁的稻草。她照著分區在腦中把水果店、五金行、家電、雜貨鋪逛過一遍，若發現新開的店家她就把電話和住址抄下來，提醒自己下次出門可以注意看看。

她也會認真的讀完郵筒裡的廣告傳單，讀完之後收在茶几底下，沒有一點參差。眼睛痠了的時候闔上黃頁簿彎下腰去把廣告傳單拿出來。她一張一張對摺，用力把指甲壓在摺線上，然後沿斜對角翻成帽子一樣的形狀，再用兩隻鵝頸一樣的手指

慢慢捏。廣告傳單成了像珠寶盒一樣平順的垃圾盒。這些垃圾盒逢年過節大家回來聚餐可以拿出來放魚刺、雞骨頭、瓜子殼。

偶爾瞥見幾隻蒼蠅停留，她揮出腋下夾住的蒼蠅拍順手了結牠們。雞舍和食品工廠早都空了，卻沒有拆掉，可能是不想多花一筆錢。但蒼蠅沒有跟著走，停在紗門上舔舐，嘴唇像戀人一樣熱烈。惡臭飄散的時候，延平路上的人家才出來掩門，人人都在害怕那些空蕩雞舍的鬼。阿爸半夜偶爾還是會聽到雞叫聲。有孩子不小心闖進籠子構成的都市裡，媽媽洗不去他們身上的臭味。

也有一段時間，警察像原本就長在那裡的香蕉樹企在厝外。風吹過來，窗戶上香蕉樹葉張狂的跳舞，樹葉的影子在牆壁上一樣的瘋，大弟在黑影的籠罩底下哭了。阿爸要年少的洪小姐用甜粿將他的嘴堵住，然後端茶出去給警察們喝。那時她已經聾了，從台南的病院回來，她以為警察在那之後會離開，但是沒有。

阿爸暫時關閉代書事務待在厝裡，只有年少的洪小姐得以出門買菜，她提一整家的飯菜覺得累人，麻袋壓得指尖發麻。但後來麻袋漸漸輕了，她可以有多一些時間從市場散步回家。那樣有一兩年之久，或是更久也說不定。後來阿爸決定好好合作，警察也就眉開眼笑的走了。

有了手機以後，她可以來來回回的按輸入、取消、退出，那樣的時間很快就被耗掉。她花了一個禮拜才學會如何傳照片

給別人，或者說給推銷員林先生。但如果遇上大拜拜一忙起來，洪小姐就常漏掉幾個訊息。隨著日子接近，洪小姐把撕下來的日曆紙依序堆好，用手肘把日子和日子中間的空隙壓平，弄得好像是一本新的日曆一樣。這樣大家回來團圓時她就能在紙上和大家聊天。

她累積了好幾日的已讀不回，林先生在想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

大家都回來了，大哥、大姊、二姊、小妹、阿弟，還有他們的姐夫，他們的囡仔，囡仔的囡仔。大家圍在客廳的茶几上，洪小姐時常為他人帶來幸運，大家總要跟她去簽彩券，買刮刮樂也要她挑。最小的幾個囡仔站著興奮的抖腳，負責拿錢幣刮開銀漆，像在幫久未洗身軀的老人磨掌皺摺處的銼。

門廳清出了一塊空間，架起了摺疊桌，他們沒有說話各自到該有的位置，往後退、手一拉，就都架好了。餐桌上，大兄、大姊、弟妹都像他們讀冊時一樣排好序，不會有人坐錯。孫子輩沒位置坐，便去客廳電視前面。大姊吩咐眾人切蘿蔔、解凍、洗菜，自己則在鍋鼎前面繫圍裙。年輕的女孩也進來幫忙備料。廚房裡只能騰出一個走道，地上擺了一盆一盆洗好的蔬菜、高麗菜、四季豆、白菜頭。

洪小姐反而沒有位置，在臉盆外轉來轉去，這個這裡，那個那裡。她以為應該是她來掌廚，畢竟跟在阿母旁邊觀看那麼多年啊。她只是筆劃了幾下，又擱收起了手來。大家一邊做事，一邊問你那個現在工作好嗎？交女友了嗎？什麼時候帶回

來看？他們想讓老透天多點聲音。

偶爾他們會問洪小姐：「刨絲器放在哪裡？」

洪小姐開心到有些慌張，箭步到大方櫃前面。佇遮，唉呀！嘴角展開來。

大姊做炒米粉，媽的手路菜。爸的假牙不斷摩擦滑潤的米粉發出刮黑板一樣的聲音。

也有新的人來加入飯桌，洪小姐為他們盛了一碗炒米粉，夾幾片烏魚子。他搖著頭說，不用了，不用了。

「還是媽炒的好吃。」大姊說。洪小姐跟著笑，離了塑膠椅，拿著筷子指指點點，吃這個啊，好，吃那個啊，好。大兄手揮了一下，像趕蒼蠅。但是洪小姐還是伸手夾起了一把炒米粉，不讓其他人有拒絕盛情的機會。

大家習慣每年一樣的炒米粉，也沒有人要看洪小姐寫字。

洪小姐用車站的免費網路發出了訊息。

13:15 洪阿麗 收到信了 未讀

13:16 洪阿麗 要出發坐車 你已不要講 未讀

信裡面寫的無非是一些肉麻的話。他一直在想為什麼她不回覆他的訊息，現在想要她在身邊，可惜這麼晚才遇到她，彷彿洪小姐看的那些娘家、春風望露。還有他們公司的營運狀況一直很糟，認真的很糟，挨家挨戶推展的效果非常有限，生活辛苦。如果她能借他一些錢，十萬也好，那真是件好事。

收到信後的洪小姐早該知道這一天會來，她必須事先思

考。騙子不會寄信的，至少她這麼認為。洪小姐可以讀唇語，所以她上街買菜買衛生紙應付的來，但她不懂得人生這兩字的意思，所以沒有辦法拿它來當藉口。

批信裡說他決心離開高雄，去北部找一個機會，重新開始。他原本住的公寓的家具都不要了，只有機車會託運到北部去，所以會亟需一筆錢，並希望她匯錢給他之後去找他。信的結尾還提醒她，寄件人那邊寫的就是他新住處的地址了。

曾經她也很會討價還價，所以她和清波仔跳上了一班北上的列車，一路上兩個人的手都靠放在扶手上。忘記誰搭在誰上面的了，但都不覺得這樣的姿勢不舒適。

月台在南下北上兩股軌道之間，中間沒有機器驗票，偶爾才有站員會在那裡剪票，以前搭車可以從鐵柵欄的開口跳下去。站台大概半個人高，跳下去重力使得腳不得不彎曲，身體弓起來。踩在道碴和枕木上時，總帶著加速的心跳，喀啦喀啦的行過那停不下來的軌跡。

鞋跟踢在軌道上，發出鐵琴一樣好聽的迴響。她很怕那雙紅鞋的鞋跟會卡在碎石縫之中。到時候就算想要把陷入的那隻腳提起來，反而會讓另一隻腳越是陷下去，想到這裡即使她不在鐵道上，也有同樣快的心跳。

這十年來重新搭了一座通月台的天橋，鋼柱鋼板赤裸裸的暴露在外面，和小村莊的形象不是很相符。洪小姐不用再擔心在碎石縫隙中無法自拔，也不用為了爬上月台將裙子掀起來。

但洪喜郎還是一樣跳下軌道，踩過石頭，走上月台，趁列車還沒來時去變換號誌。有囡仔想要這樣做，卻被他吹哨子阻止了。他們羨慕洪喜郎，囡仔們也想得到一塊墊在鐵軌的石頭。

在鐵道中央甩著帽子的時候，洪喜郎看見洪小姐停在天橋的樓梯上。很多人都反應過天橋階距太高了，尤其是那些去城裡買禮盒或乾貨的歐巴桑們。但洪小姐的表情似乎和買票時不太一樣。

飼料的玉米粉發酵過，卻能產生肉食久置的氣味。這股氣味形成了風，把洪小姐的裙擺吹起來，那是一件有皺摺的雪紡。洪小姐戴了一頂綁了絲帶的草帽，她把手伸到眉前，很像是要看遠方的火車，也像是和風拉扯那頂帽子。

洪小姐的父親來找洪喜郎的時候，他很是驚訝。「我確實是把票賣給伊，但是伊可能毋坐上車。」

也許阿爸再回去的時候，洪小姐一如往常的在門檻擦拭紅鞋。

他記得她在天橋上停了有一些時間，然後列車鳴笛了，他得前去轉換指示燈。他就看到她只是把手不重不輕的放在帽緣，一直沒跑起來，可能會來不及搭到車。

洪小姐在天橋上看著銀色列車悵悵無聲的接近，軌道震動，道碴震動，鋼筋做的天橋也震動。

蒼蠅聞到了黏膩的汗味而糾纏不清，洪小姐只是舉起手給它氣流的提示，要它能離開多遠，看它能離開多遠。

那一年尾牙她抽到了一台傻瓜相機，是當時的大獎，同事們眼裡都露出欣羨，其他女工想用稍微便宜一點的價格跟她買，她說不。她去街上買了一卷富士底片，藏在包包裡面。到站後，清波仔叫她站在閘口，那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排漆成紅毛土顏色的鐵欄杆。底片有限，不像手機拍照得以如此揮霍無度，洪小姐謹慎的微笑起來，把帽子摘下，雙手和帽子扶在小腹上，兩腳很典雅的交叉。

天橋震動，洪小姐的雙腳和胸口也感受到了。不快不慢的低頻，越來越明確，越來越響，有節奏。

拍完照之後，清波仔叫她哼一首歌，她一開始說不要，講話都講成這樣了。但清波仔堅持無論多麼難聽難懂都哼一首吧。

「火車行到伊都啊嘛伊都——」她不自覺的唱了童年的一首歌。列車從底下進來了，整座天橋都在共鳴，喀啦喀啦的響，洪喜郎聽不見了。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

〈路竹洪小姐〉評語

陳素芳

「掛號……」，郵差的大喊聲劃開了聽障女無聲的世界。全文鋪陳錯落有致，街景的描繪，小鄉遲緩的日常，庶民生活小景，甚至氣味的捕捉，從景到人，都一一緊扣主角寂寞且騷動的內心。

後天失聰，使得「洪小姐」與現實社會的關聯就像她形似而音不準的發聲。一個外地來與她同樣失聰的推銷員到訪，打開蟄伏許久的情感隘口，帶出了過去的記憶：為情出走，情傷返鄉，也堅定了她再次離開的決心，她要去「多遠（桃園）」：「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出走是追索情感，更可能是砍掉小鄉生活的鎖鏈，尋找生命的新起點。

鄉鎮市井小民的面貌，生動且帶諧趣；聽障女的世界，孤獨寂寞且哀傷。作者寫來節制，有聲與無聲的世界轉折自然，全文節奏流暢，一氣呵成。

小說組評審獎作品

怪物

甲鳥內人

甲鳥內人



／作者簡介／

高雄人，20歲，普通大學生，一直都沒有女朋友，想想有點難過，不，其實真的還滿難過的。將來有點想賣冰淇淋，可是去問了一下，發現冰淇淋機其實不便宜，隨便都要50萬，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為什麼冰淇淋機可以這麼貴呢？不過年輕人就是該把夢做大一點，我的夢初估有50萬，應該還算不錯吧。

／得獎感言／

高雄是我的故鄉，能在故鄉得到這個文學獎，對我意義非凡。所以我決定來分享一下我媽媽剛寄給我的不沾鍋，非常非常實用，看著平底鍋裡的鯖魚滑來滑去的，頓時覺得人生又再次充滿了希望。但我實在是一個小心眼的人，為了不讓室友偷用，所以把超好用的不沾鍋藏在房間裡，只敢在夜深人靜的晚上，一個人開著小燈，對在鍋子裡溜來溜去的雞胸肉露出微笑。好用的平底鍋一定要配高級的橄欖油，葵花油什麼的實在太瞧不起人了，所以忍痛買了看起來很有質感的橄欖油，上面寫了一堆我看不懂的語言，總之，就是有钱人會用的那種橄欖油，有了橄欖油跟不沾鍋的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完成了人生的成就，不禁令我質疑，之前那些沒有不沾鍋的日子，到底算什麼呢？

小時候睡不著，在床上翻來覆去時，都會想起父親說過的話：「小宮，如果閉上眼的話一下子不就結束了嗎？」

我照做了，但一點用也沒有。

夜鶯在夜色中啼叫，像門外那女人的咆嘯，雜著一點玻璃破碎的聲音，淒厲的叫聲從遠方慢慢、慢慢，向我的夢逼近。

在我就要熄燈時，父親走了進來，他眼睛浮腫，下方有著像是被炭筆畫過的黑眼圈，依然穿著工作時的白襯衫與西裝褲。

「嘿。小宮，要不要跟我出去兜風？」

我抬頭看了下時間。十二點五十分。

「可以啊。」我說。

父親微微一笑，我目送他轉身消失在門外，影子在轉角處被拉得長長的。

我換了套衣服，坐在副駕駛座。

「那就老樣子囉？」

「老樣子吧。」我回答。

父親用右手打檔，左手扶著方向盤，專心看著後方，我盯著他爆起來的青筋，小時候的事了，我曾羨慕、甚至忌妒那樣子的手臂。

成功倒車出來後，後照鏡下的捕夢網晃了一下，我默默

地想：老樣子。

未滿三年的新車讓給了女人那邊，父親換了這台二手車，黑色的本田小客車，坐墊上的味道就像躺了一條狗，怎麼樣都消不掉。

開不到一年，車子上的 CD 撥放器被拔走，其他倒一律完好，就只有整個撥放器連同裡面的唱片被偷，露出幾條白晃晃的線在外頭，令人匪夷所思，但父親一下子就冷靜接受這個消息了，就算往後出門只能聽廣播，也不曾提起撥放器的事，彷彿那幾條線本該如此掛在外面盪來盪去。

父親喜歡聽 FM98.3 警察廣播電台，他會跟著整點時「警察廣播電臺關心您。」哼著難聽的歌，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只要開車出遠門，我便戴起耳機，父親要叫我好幾次，不斷提高音量，直到蓋過「亞細亞功夫世代」，我才會注意到。

「小宮，拿下來，我說過在車上不要聽那個鬼東西。」

我拔下來，過一會又戴上，一次兩次，父親就會接受且漠視這個事實了。每次都是如此。

他是如此乏味。

「上一次這樣帶你出來兜風是多久前的事了？你上高中前？」

「大概六、七年前了吧。」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做點這種事，增加父子情誼。」父

親說，路燈一個一個閃過他的側臉。

「我又不會拒絕你。」我說。

「諒你不敢。」他說完，自己笑了。

車子開上球場路的斜坡，我知道父親接著會轉進松藝路，再繞著澄清湖後圍，開向長庚醫院，回到松藝路，這樣一圈又一圈。

窗上都是雨痕，我搖下車窗，往黑色的地面看去，有一種柏油路突然貼近臉龐的錯覺。松藝路彎彎長長，有很多上下坡，一旁是高爾夫球場，一旁是風景區的樹林，風從樹林間吹過時，會帶動樹葉彼此摩擦，「沙沙、沙沙」像是有人在說著悄悄話。

「你在看些什麼？」父親問：「上頭有東西嗎？」

「沒什麼。」我說。並把脖子縮回來，風一會便不再吹了，「沙沙」聲停止後，我才搖上車窗。

「你會打麻將嗎？」父親突然問。

「什麼？」

「麻將啊，我聽說現在的大學生都會打麻將打通宵。」

「那是特定有外宿的人吧，我每天通勤，哪來的時間打？」我說。

「沒事，沒有玩就好。」父親聳聳肩。

「你討厭我打麻將嗎？」我問。

「自己作主吧，你也二十歲了。」我沒有回應。

他像是又想到什麼似地繼續問我：「小宮，那你會抽菸

嗎？」

我把頭靠在窗上，雨痕好多、好煩，它們開始蠕動起來，也許我假日該自己來洗車。

「小宮？」父親喚我。

「你看，是澄清湖。」我說，手指向前，松藝路，還有那些搖晃的樹影已經在腦後，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我指著右前方，那片一望無際的黑。白天是湖，晚上成了一個深坑。月光、路燈，什麼都沒有，什麼都被吞掉了，我知道有些人看得到湖上的波光，那些話說得動聽的人，但我什麼都看不到。巨大的黑暗伏在那邊，在拒絕我同時向我低語：「盯著我。」

「啊，好久沒來了，我們以前都會來澄清湖裡面野餐，就在大草皮那邊，後面有一大片樹林，對面是兒童遊樂公園，記得嗎？」父親說。

「嗯。」我知道父親在說什麼。

他會拿出一網吊床，選好一棵不高也不低的樹，在架好吊床後，狼狽地爬上去，使盡全身的力量保持平衡。

「小宮，你看，厲不厲害？」父親坐在上面對我笑著。

陽光透過樹葉的孔隙，無數光點落下，他的臉龐像被開了一個又一個冒著亮光的洞。

總會有個男人在賣砂畫，那人戴著圓帽，蹲在兒童樂園的門口，擺著一組一組的道具、沙子，每當有小朋友經過時，他便在紙上刷上一層透明的黏膠，再倒上細細、鮮豔的

沙子，沙子就這麼吸附在上面，他輕輕一吹那張畫，是隻熊貓。

我拉了拉女人的裙擺，她買了一組給我，我跪在草地上，黏膠塗得整手都是，每當我倒上沙粒，再吹掉時，總會有許多亮亮的沙子飛進草裡，消失不見。

「你的沙子倒太多了，這樣後面會不夠用喔。」她說。

我拿著做好的沙畫，問父親這是什麼。

「老鼠，不，蟾蜍吧，蟾蜍。」父親沒把握地說。

我們坐在女人鋪開的綠色格子毯上。閉上眼睛，總能聞到檸檬桉的味道，沿著湖畔，被風吹到這邊。鬆掉的長白襪、地上乾癟的蟬殼。我枕在女人的腿上，有東西叮咬著我裸露的手臂，我不以為意，我知道，再過一下下，便什麼都感受不到了。

父親繞了第二圈。

「你肚子會餓嗎？」他問。

「不會。」我說。

「真的嗎？總覺得你什麼都沒吃。」

「我沒胃口。」我說。

「好吧，我可能想買些什麼，也不是說多餓，有點嘴饞就是了。」

「那你買就好，我在車上等你。」

「是嗎？我再問一次，你真的什麼都不要？」我搖搖頭，

「好。那好。」他說。接著駛進一家便利商店。停車時，我跟父親的目光在後照鏡相撞，他隨之瞥開。

他熄火，鬆開安全帶，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燈光下。

我想透透氣，也走出車外。倚在車門上，我捏了捏口袋中的香菸，手指在霧面的包裝盒上滑來滑去。

有個染了褐色頭髮的女人從商店走出來，她穿著熱褲，短短的褲管擠了一點大腿肉出來。

我抬頭看了路口的紅綠燈，看了闖紅燈的計程車，然後轉頭看她搖搖晃晃，辛苦地走到我面前。

「嘿。小哥，你有菸嗎？」她在我面前的花圃坐下，對著我微笑。我從上方俯視，弧形的胸部滑溜溜的，就算再努力，視線都無法在上面停留太久，但偏偏胸前那條溝傳來迷人的香味。

「呦、呦。小哥，別不理我嘛。」

「妳醉了吧？」我說，手指在口袋中繞來繞去，順著每一根香菸來回畫圈，那股刺癢與灼熱感傳入大腿、股間。

「哈！對啊，我頭好暈，我想明天起床一定還會繼續暈。」她收起笑容，「能給我一根菸嗎？」

我遞了一根香菸給她，同時看了超商一眼，並沒有看到他的人影。

「你幾歲？二十五？二十六？」她問，吐了一口菸出來。

「……差不多。」我盯著地上的石頭說。

「那是你的車嗎？」

「算吧，家裡的。」我說。

「喔，都可以啦。」她說，又吐了一口菸，接著把修長的腿翹起來。「我能不能坐你的車出去兜風？」她挑了下眉毛，我抬起頭看她，很多畫面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袋中。

「我的？為什麼？」

「不知道。」她拉了一下肩帶。「說不定很好玩。」

「也許……」我說。

「也許？」

我閉上眼，挪了挪臀部，一下子燥熱起來。我又看了超商一眼，他盯著掌心，正數著零錢準備結帳。沙沙沙，粗糙的單寧布摩擦著皮膚，很悶的夜，有什麼東西漏著風，消氣了。

「不。今晚不太方便。」我說。

「是嗎？但剛剛你看起來挺感興趣的啊？」

「沒這回事……」

「喔，我猜你一定是雙魚座的。」她朝我丟出這個結論。

「為什麼？」我問。

「雙魚座的男人都這樣婆婆媽媽的。」

「妳又知道了？」

「哈，肯定是。」

我沒回話。去他的星座。

「所以，你真的不想載我出去？」

「嗯。」

「為什麼啊？」她追問，手頭的菸燒到屁股，在前端留下一截微微下彎的菸灰，閃著紅色火星，輕輕一碰，便隨風飄散。

我自顧自地彎進車裡，父親走出便利商店，手中提著一包沉沉的塑膠袋。

我坐在副駕駛座，透過灰濛濛的車窗，看見那雙漂亮的腿依然翹著，她手一彈，菸屁股落進花圃裡，無聲無息。

「去死。」我說，然後又說了一遍：「通通都去死。」

車門打開，父親坐了進來。

「你都買了什麼？」

「一些微波食物，還有一些零嘴。對了，你說你不想吃，但我還是幫你買了綠茶。」

「謝了。」

「拿去吧。」

「放飲料座就好，我口渴時再喝。」

他發動車，一手拿著食物，一手抓著方向盤，等紅綠燈時，右手就一直抓袋子裡的雞塊，往嘴巴裡塞，整個車子都是那個味道。

我已經忘記父親繞了第幾圈了，但電子時鐘剛過凌晨兩點。有水珠出現在窗上，一開始並沒有多加注意，直到滂沱大雨條地落下，砸在路上，一下子聒噪起來。

「哎呀，怎麼下雨了？」父親說。

他打開雨刷，「嘎」地一下，雨刷來回抹平窗上的雨珠，拉出一道一道拋物狀的雨痕，我閉眼仔細思考，為什麼窗上

的水珠蒸發後會留下那些灰白色的雨痕？

「為什麼會有雨痕？」最後我問。

「大概是沾到灰塵什麼的吧。」父親說：「被你這麼一說，也有點久沒洗車了，明天就拿去加油站給人家洗吧。」橡膠製雨刷來回刮著。

我原本想說些什麼，不過罷了。

父親，總在我小學六年級那陣子，頻繁地像這樣帶我出來。

他走到房間，搖醒裝睡的我，輕聲問：「嘿。小宮，要不要跟我出去兜風？」

「可是我已經刷牙了。」我說。

「沒關係，今天比較特別，我們回來再刷一次。」

我換好衣服走出房門，父親穿著室內拖鞋，把掃帚及畚箕擺到一旁，「小心地上喔。」他沒正眼瞧我，盯著地板上碎掉的盤子說。

一塊塊，白色的碎片與粉末，像散布在海灘上的貝殼，有些滑進桌子下，有些滾到角落，還有些，就這麼消失地無影無蹤，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夢見它們，錯綜羅列在我的過去。

穿過客廳時，有東西扎到腳底，我縮起腳來，卻什麼都沒有，沒有那些白色的碎塊。

「小宮？」我聽見他在屋外喚我。

我踏了下去，刺痛感再度傳來，爬過小腿、胃、咽喉，然後卡在那邊。透過紗窗，我看到父親站在門外注視我，手

上握著車鑰匙。

我的腳掌還在地上磨蹭，也許流血了。

「你不喝你的綠茶嗎？」父親問，他的東西都吃完了，垃圾、空袋子扔在後座。

我轉開瓶蓋，在他面前啜了一口。

「對了，還是得先跟你說一下，我過陣子可能會被調去大陸。」父親說。

「為什麼？」

「人事變動吧，這種事沒有什麼為什麼。」

「好吧，很久嗎？」我問。

「大概就一個多月回來一次吧。挺折騰的。」

「大陸啊……」我從沒去過中國。

「是啊，大陸。還真的不想去呢。」

「你是去上海嗎？」

「是啊，有時候還會去杭州。」

「聽說那裡風景很漂亮。」

「是啊，不僅風景，小姐也很漂亮喔。」說完，他嘻嘻地看著我笑了。

我摳著安全帶上的鐵環，原本冰冰的，不一會便被體溫同化了。

「還真的很久很久沒跟你一起出來晃晃了。」父親說：

「唉！說不定你也記不得了。」

「我該慶幸嗎？」

「什麼？」

「沒事，沒什麼。」我說：「我也沒什麼印象。」

我朝車窗上的倒影吐了舌頭，做了個鬼臉，很模糊，我甚至不確定車窗上的自己是否有重複同樣的動作。我們有好一會都沒說話。

「我不知道，但有時我們就是會搞砸一切。」父親突然說。

「什麼意思？」

「我也曾覺得只要努力，凡事都可以被克服。」

「……你什麼時候才要去大陸出差？」

「離婚後，我常常在想，難道一切就都會好轉？」

「小心一點，前面的路燈全熄了。」我說。也許是壞了，明明剛剛都沒有異狀，從這一段開始，路燈都沒有亮。松藝路，一邊是風景區、一邊是高爾夫球場，黑得看不見路的盡頭。

「不是這樣的，你不了解。」他繼續說，絲毫沒有理會我。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專心一點。」我說：「別鬧了。」就在這時，有東西衝了出來，父親趕緊踩煞車，「砰」地一下，我整个人往前傾，但安全帶緊緊勒住我的胸口。「撞上了。」我坐在位置上喘氣，腦袋只出現這樣的訊號。

「下車。」像剛從夢中醒來一般，父親盯著前方說：「快點下車。」

他沒熄火，留著頭燈。我們站在車門旁，兩人都沒拿傘，雨淋了整身。

「那是什麼？」父親問。我沒回話，我不知道。

車頭燈下的是一隻頭生物，吐了一地血，像塊破布般癱軟在地上，大型狗的體型，全身無毛也沒有尾巴，只剩灰色雜著暗斑的皮膚，小小的頭，混濁的眼睛半張著，有著像狐狸般長長的嘴，只是沒有了外唇，翻出牙床及一口利牙。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心室收縮，心房舒張，每當血液流到手腕時，都會「咚」地一聲，傳遍全身，我知道我正在發抖。

「該打電話給警察嗎？」我說。

「不，先冷靜，該死，這怪物是什麼？狗？還是鼬獾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該死。」我看向父親，卻看不清他的臉，暗得只剩幽幽的輪廓。

我小心翼翼，用腳尖頂了一下怪物，牠瞬間瞪大眼睛，咳了一口血，全身抽搐，不停喘氣，發出混亂的鼻息，我往後退了一步。牠沒死，牠正在用那雙眼睛打量我們。

「媽的，你幹嘛動牠？」男人朝我大吼，我看著他，怪物也看著他。但我張嘴，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男人還想發難，突然，有引擎的聲音從路的另一頭傳來，車燈在遠處乍現。

我還沒反應過來，男人便撲進了駕駛座，關掉車燈，僅存的光源消失了，路上暗了下來。

那是台摩托車，下雨天，騎得飛快，我的手壓在引擎蓋上，手掌傳來餘溫，摩托車從我們旁邊擦身而過時，我不知不覺握緊了拳，直到他消失在盡頭，直到夜晚回歸雨聲，我才發現手心已被握得發疼。接著是喘氣聲，我的，男人的。我不想再開燈看那東西了。

「葉……葉昌、小宮。」黑暗中，有鐵的味道，從那滿是血的嘴巴發出來的聲音，清楚地傳到耳朵。我聽過那聲音。

「上車。」男人說，他聲音沙啞。

「可是……」

「你再不上車，就自己回去。」他說完，我聽見關門聲，引擎發動了起來。他依然沒開車燈。

我摸黑坐上駕駛座，原以為他會倒車離開，但他只是緩緩往前，我感受到車輪順著那個弧度上升，再一口氣降下來，「砰」，車身顛簸了一下，再「砰」地一聲，這次已經在身後，感覺好遠好遠的地方。

不只是車外，我注意到坐墊上都是雨水，腳踏墊上都是雨水，已經到處都是雨水了。

他就這樣慢慢地往前駛，直到重見路燈，男人便瘋狂地加快速度，我聽見輪胎的呼嘯聲，我看著他的手臂，正微微顫抖。

我不敢轉過頭。我從來都不敢轉過頭，二十年，皆是如此。

雨還在下，我脫掉濕透的衣服，躺在床上，聽見男人沉重的腳步聲，及熄燈的聲音，我闔起眼睛，嘗試睡著。

遠方有雷聲，窗子震了一下，我屏住呼吸，感覺心跳突然停止了一下，接著再若無其事地繼續跳動。

「小宮，如果閉上眼的話一下子不就結束了嗎？」騙人。他當時究竟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向我說謊的呢？

我一直維持這種流離的狀態，翻來覆去，唯有眼皮不曾打開。

每當這種時候，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一些殘缺的影像，一些過去的事不斷變形、扭曲、重疊著。那不是夢，頂多只是映在眼皮上的鬧劇，嘻嘻哈哈地嘲笑著。只要閉上眼睛，就會自動出現，

雨珠打在玻璃上，「啪啪啪」，像有東西撞著窗戶。「啪啪啪」，拍打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裹著失望憤怒後悔痛苦猶豫掙扎憐憫，進得來的，溜進了我的床底下，進不來的，在窗外央求著要我打開，吱吱喳喳，俯仰皆是，那些擱淺的東西等到下雨，浮了起來，碎片，盤子的碎片，我看得一清二楚，「為什麼讓他輾過去？」尖銳的聲音詛咒、控訴著：「廢物。」明明我什麼都沒做錯……閉嘴，都閉嘴。我若有同情心，又怎麼能不同情自己。「啪啪啪」，我睡不著。

從那之中，我聽到汽車引擎發動的聲音，從車庫傳來的，很小聲，一下子就被雨聲蓋過了。我的耳道濕濡，喉嚨

也很濕潤。我不斷告誡自己，絕對不能睜開眼睛，不行，一睜開，就什麼都不會結束了……

雨不知道在麼石什候停的，陽光從窗簾的隙縫伸進來，我感覺剛作了場夢，卻不記得是否曾睡著過，睜開眼很久之後，我才想起昨晚發生的事，被雨水刷過，變得既遙遠又模糊。

評審獎〈怪物〉評語

李維菁

〈怪物〉這篇作品令人驚豔，小說的行進之間充滿張力，從父子的互動開始。父母離婚之後兒子對父親的好感，父親的瀟灑與討好，卻在一次父子夜車出遊撞到怪物後急轉直下。怪物被撞之後橫躺路中，父親急於逃避而顯露出本能的殘忍暴力，事後親子、主角生活看起來一切什麼都沒有改變，實則卻有本質性的撞擊。

作者的文字掌握相當有魅力，將具有衝突性的情節以極為節制而略帶曖昧性質的手法呈現，這樣的方式更增添了作品的神祕感與力量。

小說組優選獎作品

招羅漢腳仔

楊寶山

楊寶山



／作者簡介／

出生、成長於台南市楠西區龜丹里。曾祖父及家族祖先共7人在噍吧哖事件中遇害，造成家族血統與姓氏大變異。近年主要以此事件為小說書寫題材。出版作品：小說集《我家住在噍吧哖》、《那天下大雨》、《我的學生鄭吉祥》、《長尾山娘》，長篇小說《噍吧哖兒女》。

／得獎感言／

身為噍吧哖事件受難者後代兼小說書寫者，除了了解事件過程之外，我更關心事件之後，劫後餘生的先民在悲痛中艱苦求生的歷程。本文故事發想，來自新化高中退休主任陳坤發陳述他的父親年少時，在新化街上親眼所見情景。刻意讓我的家鄉「龜丹」這個偏僻山村成為小說場景，私心想藉此告慰在事件中受難的先祖與庄民，以及倖存的老弱婦孺們：事過境遷百年之後，仍然有人在意你們的苦難。如果有人閱讀這篇小說之後，心有所感，願意進一步認識這件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受難人數最多、影響最深遠的武裝抗日事件，則是我更大的期盼。

西元 1915 年 8 月，噍吧哖起義失敗，抗日軍在虎頭山潰散後，日本軍警展開搜捕行動，大肆燒殺擄掠。許多家庭的男人全部被殺，留下老弱婦孺，生活陷入困境……

天色微亮，夜幕尚未退盡，一輛牛車載著七位女子往大目降前進。

濃霧籠罩著即將甦醒的大地。眼前的景物尚可辨認，稍遠處的花草都被昏暗天色與霧網掩蓋，只有高大的樹木靜沉沉的站立在飄渺幻境之中。霜降過後，氣溫漸低，坐在牛車上的女子都屈膝，膝上披件外套，雙手縮在外套裡，上身前俯，頭靠在膝蓋上。

其實天氣並未冷到需加外套禦寒的程度，但她們都顯出怕冷的樣子。

也許讓她們覺得冷的不是天氣，而是淒涼心境。

這七位女子將到大目降招羅漢腳仔。其中最年長的是今年 44 歲的松仔姆。松仔伯早逝，年輕時候就守寡的松仔姆茹苦含辛養育兩個兒子。兒子都已成人，松仔姆後半輩子寄託有望。8 月 6 日日軍入庄搜查時，兩個兒子在混亂中被抓去槍決。另一位年長者是木連孀仔，39 歲。她的媳婦因難產而死。兒子參加虎頭山戰役，戰死在噍吧哖街上。丈夫木連叔仔則因被指有抗日嫌疑，在日軍盤問時遭虐殺，留下她和一位 2 歲大的孫女。

另五位女子都還年輕。張江氏蕊的丈夫、大官、小叔被

日軍殺害，她的娘家竹圍仔，全庄的屋子幾乎被燒光，父親、弟弟、大妹也被殺。楊李氏真、賴周氏花二人的丈夫都因事件死亡。賴氏時已和鹿陶人溫寶清定親。溫寶清參加虎頭山戰役，戰敗逃亡時於鹽水坑墜崖身亡。最年輕的是李秀鑾，18歲，母親早逝，父親和大哥於8月6日遭日軍殺害，留下她和一位14歲的弟弟。

松仔姆和木連孀仔是為招「羅漢腳仔後生」而來，五位年輕女子則是要招「羅漢腳仔姪婿」。兩方的心境不同，松仔姆和木連孀仔懷著希望與期待，招來的羅漢腳仔將做她們的兒子，她們可因有了兒子回復母親身分，所以她們的心境較輕鬆。五位年輕女子則忐忑不安。招來的羅漢腳仔是陌生人，陌生人做丈夫讓她們很不安：他將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為人實在嗎？會勤勞工作嗎？會疼愛她憐惜她保護她給她安全與保障嗎？這些都是未知。這些未知關係著她們的終身大事與後半輩子的生活。

駕車的是保正賴貴。幾天來，他和幾位長者奔走庄裡困頓人家，說明協助招羅漢腳仔的用意，遭受許多訕笑與責罵，曾想放棄。但被幾雙感激的眼神、幾句感謝的話語鼓舞，繼續招募，共7位女子願意隨他去大目降。他希望這七位女子都能找到裡想的「對象」，有所依靠，脫離貧困改善家計，也讓訕笑、責罵他的人看看，身為保正的他能為庄人做一些事。

牛車顛晃，五位年輕女子都不說話。起先松仔姆和木連

嬌仔偶爾抬頭聊一、二句，但見五位年輕女子都不回應，都一付心事重重的樣子，覺得無趣，也就閉上了嘴巴。

只有牛的喘息聲、車輪輾地聲以及牛車顛晃發出的聲音，在靜沉沉的霧中兀自響著，擾動了晨間的寧靜。

張江氏蕊一顆心盪在谷底。她不知道她今天跟著去大目降是對還是不對。她至今都覺得奇怪她為什麼答應了要做這件事？那天黃昏，她下工回家，見婆婆在廳堂裡跟丁興伯仔聊天。她向丁興伯仔打聲招呼，進入廚房煮飯。她覺得此刻丁興伯仔來訪，不尋常，邊做飯邊留意廳堂那邊的談話。談話聲嘖哩嘻哩，夾雜在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中，時大時小，聽不真確，從聽到的少數詞句她猜想他們好像在談某人要招徠的事情。她好奇的停下正刷洗的鍋子想專心聽個明白。聽到婆婆說起她的名字，她的心「恰！」跳一下，心神紛亂，想再聽時聲音卻變小了，聽不清楚。不久，她聽到婆婆喊她：「蕊仔！」她胸中一面鼓被鼓槌敲得咚咚響，匆匆洗好鍋子，擦乾了手，推開廚房和房間之間半掩的門，穿過房間，進入廳堂。

婆婆和丁興伯仔都抬頭看她。婆婆叫聲：「蕊仔——」接著卻無話。

「阿蕊，是按呢啦！」丁興伯仔說：「阮是想說，庄裡，無查甫人的厝，實在毋是辦法，粗重的檣頭無人做，厝內的代誌無人擔……阮是想說，是不是會當幫妳招一個查甫人。厝裡有一個查甫人，較妥當。」

「蕊仔……」婆婆一開口，眼淚就滾下來，「蕊仔，妳嘛知影，咱兜……恁阿爸、阿源、阿通攏無去囉！無查甫人的厝實在……嗚……哇……」

丁興伯仔搖頭嘆息：「唉——」

「蕊仔，妳嘛知影，我一個查某人，要擔這個家，實在是無法度……嗚……」

「阿蕊，好麼？厝裡加一個查甫人就親像加一支大支柱仔，厝就較堅固，才毋驚透風落雨。」丁興伯仔說。

「我一個老人矣，我是無希望囉！但是蕊仔妳猶年輕，妳的後半世人嘛要有人通佷靠。」

張江氏蕊也不知道聽進了多少他們說的話，只覺得腦袋裡匡啷匡啷似有銅鑼在敲，她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沒說，只是愣愣的站著。

「阮是按呢打算啦！」丁興伯仔向她說明：「想說帶恁來大目降，予人選。那裡人多，機會較多。選到的，就帶回來做尪某。」

丁興伯仔邊說邊注意張江氏蕊的神情，見她愣著臉沒任何反應，猶豫一下，繼續說：「這是為著生活，不得已的。為著莫予恁感覺歹勢，阮按算將恁……哦，裝入布袋莫予人看著。這是……」見張江氏蕊沒有出現預期中的嫌惡、生氣表情，丁興伯仔將預備好要解釋的話吞回去。

婆婆停止哭泣，淚眼看她，「蕊仔，好麼？」

張江氏蕊沒有回答，三個人都沉默無語，氣氛有點兒尷尬。

尬。過了一會兒，丁興伯仔說：「當然，這無勉強，要家己有意願，妳考慮看覓。」

丁興伯仔離開了，張江氏蕊還愣愣的站在原地不動。婆婆看看她，欲言又止，繞過她，進入廚房，接續煮飯的工作。

那天晚上，張江氏蕊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想了又想，她現在是沒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了，她的爸爸死了，弟弟死了，丈夫死了，大官也死了，她如一枝孤立在荒郊野外的小草，颳風下雨她只能自己承受。她不知道她能不能抵擋得住風雨。她覺得好孤單，往後，她將會吃很多苦。但是，不管多苦，都沒有人可傾訴，她的苦只能往肚子裡吞。

張江氏蕊沒哭出聲，她擁著被子任眼淚泛流，濡濕了枕頭和被單。

隔兩天丁興伯仔再來家裡，婆婆只叫她：「蕊仔……」她就點頭。

點頭之後她就後悔了。她想像丁興伯仔所說的將她裝入麻布袋擺在街上讓人挑選的情景，想到處在那個情境之中的她將會如何難堪。她滿懷不安。不安化解不開，轉變成為恐懼。

誰會選她？他是什麼樣的人？他長成什麼樣子？她不敢想像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突然闖進她的生命，還成為她的，哦，姪婿！要跟她同一張桌子吃飯、同一個門進出、同一塊田園工作！

同一張床睡覺！

恐懼不安了幾天，直到今晨坐上牛車，她的心境除了原有的恐懼不安之外，另加一種情緒：生氣。

是婆婆陪她來賴貴家的。婆婆今天比她早起，當她踏出房門進入廚房的時候，發現婆婆已經煮好了早餐，婆婆催促她吃飯。她坐上餐桌，看到桌上擺一個飯盒，她抬頭看婆婆。

「阿母……」

「路途遠，帶著，中午吃。」婆婆說。

她心中升起一股感激。

她吃飯的時候，婆婆將飯盒包好，連同一罐水裝入袋子。等她吃飽，婆婆提起袋子，陪她走出門。

她們到達賴貴家時，楊李氏真和賴氏時已經在那裡。婆婆和賴貴打過招呼，將袋子交給她，轉身走回家。

接著來了松仔姆和木連孀仔，張江氏蕊客氣跟她們點個頭，心裡納悶：她們兩個，年紀這麼大了，還要去招炷？她當然不好意思問她們，將疑問放在心裡。但看她們倆自在的說笑，一點也不知害羞的樣子，對她們便有一些鄙夷。

接著從她們的談話中聽出來，原來她們不是要去招炷，她們要去招後生！張江氏蕊腦子轟然一響，恍然大悟。

難怪……

氣憤的情緒就在這時出現。她氣她的婆婆，為什麼婆婆不來招後生卻要她來招炷？她氣婆婆對她隱瞞，原來人家也鼓勵老婦人去招後生，不是只帶年輕女子去招炷。

她覺得她受騙了！上當了！她有一肚子不滿的情緒。但

是她沒有將這些情緒發洩出來，她往她家的方向望去，只見茫茫濃霧與昏暗天色，不見婆婆身影。

她覺得她的命悲苦到了極點。死了父親、兄妹、丈夫、大官，如今還要受這番羞辱！

牛車行過林仔口，涉過龜丹溪，來到山仔腳的時候，天亮了，濃霧還沒散去，眼前的景物還籠罩在茫茫白霧中。前方是竹圍仔庄。張江氏蕊抬頭向竹圍仔庄張望，只看到幾棵大樹；牛車繼續前行，她看到霧中隱約幾間簡陋的屋子；牛車行到聚落邊緣，發現有人在附近走動，張江氏蕊立即低頭，拿外套蓋住頭。

直到8月12日，日軍瘋狂屠殺後第6天，張江氏蕊才回去竹圍仔娘家。但見滿庄殘破景象！屋子經烈火燃燒成為灰燼，又被大雨澆淋，灰燼變成黑泥。幾根未燒盡的柱子雜亂堆疊在黑泥上面。張江氏蕊費了一番功夫找到她家的位置，燒得真徹底，連根柱子也沒留下。

她急急趕到聚落北邊溪畔。日警令庄民在這裡搭建公寮，倖存的人們，有親戚家可借住的，投靠親戚。無處可去的，住進公寮集中管理。張江氏蕊在公寮找到母親和小妹。母親一看到她，撲過來，抱住她痛哭：

「蕊仔！攏無去囉！啥物攏無去囉！嗚……嗚……哇——」

她摸母親的身體，只有凸愣的骨頭，沒半點肉。母親的

臉頰削瘦，眼淚不停從凹陷的眼窩流出來。

「恁阿爸、恁弟弟、恁妹妹，還有，咱兜，全部攏……嗚……攏去了了囉！嗚……」

張江氏蕊沒有哭，她眨了眨眼睛，將要流出來的眼淚逼回去，問：「阿爸、阿弟仔、阿妹仔呢？您在佢位？」

母親只是哭嚎，沒有回答她。

她問小妹。小妹顫抖的手往外指。

她和小妹攙扶母親，來到聚落東邊，臨近山仔腳的一片荒埔。但見一地凌亂土丘，空氣中瀰漫著難聞的氣味。

母親在三塊石頭前跪倒，哭喊：「陽仔、阿全、阿笑，阿蕊來看恁囉！嗚……嗚……」

張江氏蕊雙膝跪下，淒厲哭喊：「阿爸——」

一個月後，再回竹圍仔。倖存的庄人大都搬離公寮，在原本住家的位置搭建簡陋屋子居住。母親和小妹居住的屋子，竹柱歪斜，屋頂茅草稀疏，竹片編的牆壁不夠緊密。母親一臉疲憊與憂愁，拉著她抱怨：「糜飯食袂落，暗時暍袂去；頭暈目暗，胸坎鬱悶，腳軟手軟；工課做無二、三下就腰痠背痛……」

此刻，阿母起床了嗎？她們早餐吃什麼？——她們有早餐吃嗎？

埋葬阿爸和弟弟、大妹的荒埔在路的另一邊，她估量他們就在她左側不遠的地方。她在心裡默唸：「阿爸！你的查某囡阿蕊今仔日要去……阿爸……嗚……」

哭聲驚擾了一車的人，松仔姆靠在她身旁，拍拍她的背，問道：

「蕊仔，妳是按怎？」

「嗚……哇……」張江氏蕊再也忍不住心中悲苦，放聲大哭。

引起一車傷心人的傷心悲情，都一起跟著落淚。

賴貴看一車的人各個傷心哭泣，也黯然神傷紅了眼眶。載著一車哭泣的人行走，不像個樣子，他頓了頓牛繩，讓牛車停在路邊，坐在駕駛位置，也不勸她們，任她們發洩心中的悲傷。

畢竟是在外頭，不比在家裡或庄子裡，婦女們哭幾聲，流了幾滴眼淚，不哭了。賴貴再等一會兒，嘆了一口氣，頓一下牛繩，對牛輕喊：「來！」

牛車行過瞧吧哖，再經過芒仔芒，霧都散去了，陽光亮堂堂照著大地。過了芒仔芒之後行走的地方，除了賴貴之外，其他人都陌生。賴貴沿途給她們介紹，經過一個小庄頭，他說：「這裡是劉陳。」過一陣子，見到幾戶人家，他說：「這裡是芋瓠。」轉過一個彎，上了一道坡，他指著左前方說：「那裡是橫山。」他接著說：「橫山再過去就是內庄仔。聽說內庄仔死真多人，您攻打南庄派出所之後，來內庄仔過一暝，就是住在內庄仔的保正嚴朝陽的厝裡。內庄仔有很多少年人在那個時陣加入您的隊伍。戰敗之後，日本人進入內

庄仔，見人就剷，見厝就燒……」賴貴突然噤聲，他意識到在這群婦女面前說這些事並不適當，她們剛結束一陣傷心哭嚎，說這些事再讓她們想起傷痛遭遇可不好。他回頭看牛車上的婦女們，卻見她們都愣愣的，好像在看路邊景色，視線卻都茫然，沒有專注在某個景物上，也沒把他的話聽進去的樣子。

一行人無話，只有牛車行進發出的聲音「噉拐！噉拐！」響著。進入內庄仔，果見庄子裡一付淒涼景況，人煙稀少，處處有屋子被燒毀的殘跡。

牛車悠悠晃晃往前行，又走了一段路，賴貴說：「這邊叫做崗仔林，再向前走就是大坑口。咱到大坑口那邊……嗯，歇睏。」

到了大坑口，賴貴將牛車停下來，卸下牛，讓牛在路邊吃草。

招呼車上的人：「下車，走走，活動活動，要放尿的，緊去。若無，等一下緊尿就沒法度囉！」說得一群人羞著臉瞪他。倒像是被他的話勾引出尿意似的，一群婦女，由松仔姆領著鑽進路邊樹林裡去。

等她們鑽出樹林，牛也休息夠了，一群人重又坐上牛車。經過一番膀胱解放與筋骨活動，身體輕鬆氣氛轉變，人人臉上有了汗珠與難得的笑容。

賴貴牽著牛站在車旁，一時還沒有要將牛套進牛軛的意思。他說：「從這裡過去，前面是口埤仔，再過去是虎頭埤，

然後就到大目降囉！」賴貴言詞躊躇似有顧忌，他看看眾人，「咱要去大目降的街仔，去那裡……嗯……」

「去那裡，阮要招後生。」松仔姆拉著木連孀仔，指著其他人說：「阿您，您要招尪。」五個年輕婦人羞紅著臉瞪她。

「嗯，所以咱現在……在庄裡有講過齣，要將您，嗯……裝入麻布袋。」賴貴言詞吞吐：「從這裡到大目降，路上的人漸漸多了，裝……在麻布袋裡，免得被人看見。」

「好啊！來將我裝入麻布袋啊！」松仔姆說著，拿起一個原本就放在牛車上的麻布袋。木連孀仔也拿起一個。松仔姆將剩下的麻布袋發給其他年輕婦女。

用麻布袋裝稻子、裝番薯、裝樹薯，這是平常的事，用麻布袋裝人，破天荒第一次。一群婦女手拿麻布袋等著賴貴動作。賴貴先撐開松仔姆的麻布袋，松仔姆雙腳踩進麻布袋中，按照裝填作物的方式，接下來的動作是拉高麻布袋口抖動讓作物滾進袋底。可是現在要裝的是人，人可不會如同作物一般滾入袋底。松仔姆一邊挪移腳步，賴貴一邊拉麻布袋，動作磕磕絆絆，弄得有點兒尷尬。

木連孀仔看出問題所在，她將麻布袋口撐開往下摺，雙腳踩進麻布袋底部，蹲下來，對賴貴說：「幫我把麻布袋拉起來，綁著就好了。」

這個方法果然便利。其他的年輕婦女都跟著她的方法踩進麻布袋，蹲下來。賴貴一一將麻布袋口拉起來，綁住。怕她們在麻布袋中活動太受限制，繩子綁在麻布袋口附近。由

於麻布袋裡的人蹲著，放掉麻布袋後便顯得鬆垮。

「會無爽快麼？」賴貴問。

「袂啦！」松仔姆在麻布袋裡說：「感覺刺刺，習慣了就好。」

「阿恁咧？」賴貴詢問其他人。看麻布袋裡的人動了動，應是覺得不舒服。但是她們沒回應賴貴的話。

用牛車載麻布袋，麻布袋裡面裝的不是貨物，是人，看起來實在怪，賴貴嘆一口氣，說：「忍耐一下，從現在開始，毋通講話。」

牛車繼續悠悠晃晃往大目降行去。路上遇到一些人，對牛車上的「物品」投來好奇的眼光。賴貴也不說明，只對這些好奇的人回以微笑。

被裝在麻布袋裡的張江氏蕊，覺得渾身不自在。麻布袋貼著她的背，壓著她的頭，碰觸她的手和腳。這些跟麻布袋接觸的部位都覺得癢，不只癢，還會刺痛。藏在麻布袋裡的灰塵隨牛車晃動，不時飄散出來，嗆得她的鼻子難受，幾次有想要打噴嚏的衝動，她忍著，終於都忍下來。讓鼻子難受的不只這些灰塵，還有一股酸腐味，張江氏蕊猜不透這是什麼味道，她想：麻布袋曾經裝過什麼東西？稻穀沒有這種味道，番薯沒有這種味道，樹薯也沒有這種味道，那麼會是什麼？

或許是腐敗了的番薯簽吧！

張江氏蕊抽抽鼻子，用心辨識，確實有腐敗的番薯簽的

味道，可是又不全是，是裝了腐敗了的番薯簽之後，又裝了別的東西；或是，事先已經有其他味道，後來又裝了腐敗了的番薯簽？

誰家的番薯簽腐敗了？

賴貴家的吧！

賴貴家的番薯簽為什麼腐敗了？

沒曬乾？淋到雨？放太久？

心思轉到賴貴家，她對他家不熟，不知道他們將番薯簽收放在什麼地方。

屋簷下？牆角？豬圈旁？

難道他家沒有倉庫？

「唉！怎麼盡想這些無聊的代誌？」張江氏蕊罵自己心思遊走到哪兒去了！怎麼忘了今天這一趟出來的目的是什麼？

一想到今天這一趟遠行的目的，張江氏蕊的心情又往下沉。背脊、手臂、脖頸部位的刺痛感又來了。她挪一挪身體，額頭和手臂出了汗，汗水泌泌流出來，浸漫刺痛的部位，刺痛感更明顯了。張江氏蕊幾乎要忍不住了，她有想要大聲呼喊的衝動。

「快到大目降了，忍耐一下。」賴貴回頭看看她們，安慰她們。

她們，跟我一樣難受吧？張江氏蕊透過麻布袋孔隙看其他人，一團團鬆塌的麻布袋，有些靜靜的，不動；有些偶而動一下，看不出她們是否跟自己一樣刺癢難受。

張江氏蕊聽到一些說話聲、叫賣聲、吆喝聲……還有一些嘈嘈切切聽不清楚是甚麼聲音。從麻布袋往外看，看到一整排的房子，還有走動的人影。她知道聲音就是這些人製造出來的。她知道，到達大目降的街上了。

她沒來過大目降，也沒見識過這麼熱鬧的街市。她心中苦笑：想不到是被裝在麻布袋裡出現在這麼熱鬧的地方！

牛車終於停下來。

「到囉！」賴貴對牛車上的人說。將牛退出牛軛。眼下他面臨一個難題：如何將這些人「搬」下車？這些人可不是貨物，摔不得。必須用抱的，一個一個抱下車，麻布袋裡裝的都是女人，他一個大男人如何抱她們？

躊躇間，有人靠過來，好奇的問：

「嘿！麻布袋內底，啥物貨？」

「嗯……哦……」

又有人問：「你，從哪裡來？」

「龜丹。」賴貴回答。

「龜丹？」

「茄拔區龜丹庄。」見對方仍然疑惑，連忙補充：「噍吧咩再過去沒多遠就是龜丹，山區所在啦！」

「噍吧咩！咁是發生抗日事件那裡？」

「對啦！對啦！阮就是從那裡來的。」

「聽說被——」說話的人警覺的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被日本仔劊死真多人。」

「真多，查甫人都剖死了了，連一些無辜的——」賴貴也警覺的看看四周，「也拖去槍殺。」

「查甫人剖死了了，剩查某人，要按怎生活？」

「就是講啊！所以今仔日才帶您來。」

「您？」

已有六、七個人圍在牛車旁邊。賴貴想：該面對的事情還是得面對，也好，趁這個機會把此行的目的說明清楚。

「牛車上的麻布袋，內底裝的，哦，其實就是阮龜丹庄裡的苦命人。您的老爸、尪孀、或者囡仔被日本仔剖死，您無人通好依靠，生活真困苦，所以我帶您來這裡，看有人會凍幫忙嘸？」

「幫忙？」眾人看看牛車上的麻布袋，裡面裝的「東西」會動，果真如眼前這位男人所說的，是人？一個人好奇的靠過去，伸手摸其中一個麻布袋，裡面的「東西」受到驚嚇，身子突然一縮，把摸她的人也嚇了一跳，叫道：「哎喲！真的是人！」

這一幕引起其他人的好奇與興趣，也往牛車邊靠。賴貴連忙向前，他認為他有責任保護車上的婦女，正要伸手攔阻，卻又覺得人家只是好奇過來看看，並無惡意，手便伸得有點兒怯。

「內底裝的，真的都是人？」問的人帶著好奇與驚訝的語氣。

「嗯，七個，都是，查某人。」賴貴見圍過來的人漸多，

擔心人多口雜帶來困擾，忙解釋道：「是我和庄裡的長輩商量決定的，將您裝入麻布袋，帶來這裡予人選。」

「予人選？予啥人選？」

「無某無猴無家庭的獨身仔，羅漢腳仔。」

「羅漢腳仔？」

「阮是按呢打算啦！」賴貴清一清喉嚨，說：「獨身的羅漢腳仔，無某無猴無家庭，生活無穩定；麻布袋裡面的婦人，有死尪的，有死老爸的，有囡仔被刮死的，厝裡無查甫人，檣頭拋荒生活困苦。兩方若來鬥做夥，拄仔好會凍互相幫忙解決彼此的問題。」

賴貴邊說明邊注意眾人的反應，見大家都專注聽他說話，便繼續說：「將您裝入麻布袋，是不得已的，免去乎您歹勢；嘛避免無公平的代誌發生。」

「無公平的代誌？」

「麻布袋內底裝的，有少年的嘛有老的；有嬌的嘛有醜的。請問：您欲選啥物款的？」

「當然嘛是嬌又少年的。」人們發出一陣笑聲。

「按呢就無公平囉！」賴貴跟著笑二聲，「裝入麻布袋，袂凍看袂凍摸，毋管嬌醜，選著就是你的。選著少年的，予你做某——」

「喔——」人們發出驚呼聲，有人問道：「阿若選著老的呢？」

「老的，予你做老母。」賴貴說。

「哈！」人們又發出一陣笑聲，接著嘖嘖喳喳談論著。賴貴正躊躇如何開始這筆「交易」，瞥見斜對面街角那頭走出一個人，那個人穿著體面，步伐平穩，後面三四個人簇擁著他，看來是這個地方的頭面人物。

「雄哥來囉！」人們自動讓出一條路，讓這位人稱「雄哥」的人走到賴貴面前。賴貴細看那人，頭髮斑白，鬚長及胸，應有不少歲數，但他臉色紅潤。賴貴很驚訝這般歲數的人步履還這麼平穩，腰桿還這麼挺。

雄哥向賴貴作揖，問道：「請問佢位來？」

「龜丹！茄拔區龜丹。」賴貴也回以作揖手勢，他不習慣這種打招呼方式，動作有點兒拙。

「在下黃雄，請指教。」

「黃先生，你好！」

「叫我雄哥就好，我在這裡，幫忙處理街市大小項的代誌。」

「黃先生——」

「您有跟我講囉！這些婦人人實在真可憐，攏總七個？」

「嗯，七個。有老的，有少年的。」賴貴趕緊回答。

「你說，選到少年的，做某；選到老的，做老母？」

「是啦！是啦！」

「這是好代誌，算是阮大目降和噍吧啲結親情。哈！哈！哈！哈！歡迎！歡迎！」黃雄笑聲洪亮，對賴貴伸出手。賴貴連忙伸手跟他相握，感覺黃雄的手傳透過來自信與厚實的

力量。

「放在牛車面頂無方便，搬下來放街路裡較好勢。」黃雄對眾人做個手勢，眾人紛紛靠近牛車，兩人一組，一人抓麻布袋口，一人抓麻布袋底，將麻布袋裡的人搬下牛車，放在地上。

賴貴連聲交代：「細膩！細膩！」

七個麻布袋裝著七位婦女，擺在大目降街上。這是從未有過的場景，更多人圍過來觀看。

黃雄提高音量對圍觀的人說：「這是從噍吧哖彼方面，」看賴貴，賴貴連忙說：「龜丹，茄拔區龜丹。」黃雄接下去說：「從龜丹來的，都是苦命的人，需要咱來幫忙。咱這裡有獨身仔——無某無猴無家庭的人麼？」

人們面面相覷。黃雄看看眾人，再問：「有麼？若有，這是好機會，來選。看是選著某還是選著老母。」

賴貴補充道：「歡迎來選，但是袂凍摸，袂凍看。若是選著老的，就予你當老母；選著少年的，就予你做某。」

人群一陣騷動，互相推擠，原來他們在推一個人，要他出來選。那個人抵擋著人們的推擠，抵擋不住，被推出人群。黃雄說：「土龍仔你袂使，你雖然無某，但是你有老母在厝裡，逐工在等你轉去吮老乳脯。」

說得人群發出哈哈笑聲，那位被推出來叫做土龍仔的人滿臉通紅，瞪推他的人，迅速鑽到人群後面。

有人問：「選著，認做老母或者做尪某了後呢？」

賴貴說：「和阮轉來龜丹，阮那裡有田園、山坪等你來幫忙耕作。」

「喔——」人群又發出一陣呼聲。

「所以要無某無猴無家庭的羅漢腳仔才會使啦！」黃雄說。

「我知影佢位有羅漢腳仔，我來叫恁。」一個人說著，離開人群。

「我嘛知影佢位有羅漢腳仔，我找恁來。」另一個人說著，也離開人群。

不一會兒，一些人被半推半拉帶過來。賴貴看這些人，外表跟其他人有些差異，穿著的衣服破爛且髒，頭髮雜亂臉龐有髒汗，幾天沒洗澡的樣子，果然是名符其實的羅漢腳仔。

幾位羅漢腳仔出現，場面更為騷動。人們推擠他們出去挑選麻布袋。他們還搞不清楚狀況，抗拒著人們的推擠。騷動的場面直到黃雄「咳！咳！」咳二聲才平靜下來。黃雄對羅漢腳仔們說：「各位兄弟，恁今仔日要出運囉！今仔日請恁來這裡，是要送恁媯某，或是老母，免費的喔！」

「還有財產，田園和山坪，嘛是要免費送恁。」有人補充。

「恁在阮大目降這裡，無某無猴無家庭，也無固定的頭路，按呢過日子毋是辦法，不如跟這位先生去。龜丹雖然是偏遠的山區，但是馬上有田園有山坪通好耕作，生活會凍穩定下來。再佱一個某，或是老母，世間哪有這呢好玩的代誌？」

「是啦！裝在麻布袋裡面的人，身體都健全，無斷腳無斷手嘛無青暝無臭耳儂。」賴貴說。

「有某通攬，真好！暗時有工藝通變嘛較袂無聊。」黃雄的話激起人群一陣放肆的笑聲。他在笑聲稍歇時補充說：「無選著某，選著老母嘛袂穰，起碼有老乳脯通吮罔過癮。」

剛要平息下來的笑聲又被這些話掀揚起來。

紛擾聒噪了一陣子，羅漢腳們終於弄清楚了狀況。卻還是沒有人行動。黃雄鼓勵他們：「出來選。有選的人，今暗就有厝通好住囉！若是選著老母，今暗就有老乳脯通吮；若是選著媯某，嘿嘿嘿！今暗就有通予你摟某，爽歪歪！」

人群爆出更大的笑聲。紛紛鼓吹羅漢腳們：「去啦！去啦！去選啦！」

一個羅漢腳仔跨出人群，往前方的麻布袋走去。

人群靜下來，接著，爆出一陣轟天呼喊。

※

在張江氏蕊胸腹中翻騰的，盡是羞憤。

羞憤的情緒如源源不絕的泉水，不斷湧現，她無處發洩這些羞憤，也不想發洩，只讓這些羞憤不停的在體內沖撞，沖撞得身體快要爆炸了！

她坐在牛車後面，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縮著身子，頭埋在雙膝間，不說話，不理人，身體隨牛車顛晃撞擊

車桿，撞痛了她也不管。

她知道這趟旅程避免不了難堪，但是她萬萬想不到，她會難堪到這種地步，狼狽得幾乎無法收場。

第一次到大目降這個熱鬧的地方，張江氏蕊難掩好奇，透過麻布袋孔隙看外面景象。一整排的房子、走動的人群、人們發出來的嘈嘈切切的聲音……除了這些之外，張江氏蕊還看到一些生意營生，有擺在地上的貨品：番薯、芋頭、花生、木柴，還有一些張江氏蕊沒看過的東西。張江氏蕊很想看看那是什麼，可惜麻布袋的孔隙太小，看不清楚，她想：要是沒被裝在麻布袋裡面就好了，她可以走過去看個究竟——她敢在街上行走嗎？張江氏蕊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足夠的信心，像她這樣一個長期住在山區沒見過世面的婦女，敢大搖大擺走在這麼繁華熱鬧的街市？

她聞到一股味道，很香。她想應該是食物散發出來的味道吧！是什麼食物？張江氏蕊透過麻布袋孔隙看街上，一些攤位，上頭擺著——張江氏蕊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猜想是食材；她還看到鍋子冒著蒸氣。這種鍋子造型奇特，住在山裡半輩子從沒見過……

正看著、想著，發現有人圍過來，張江氏蕊驚慌的收束視線，收攏思緒，專注麻布袋外面的動靜。她聽到賴貴跟人打招呼，說我們是從龜丹來的；她聽到賴貴跟對方說麻布袋裡面裝的是人，她沒看到人們聽到這些話的反應，想必很

吃驚吧！她還在專心聽他們說話，突然有個東西壓在她的頭頂！那東西接著落在她的肩膀，張江氏蕊嚇一大跳，身體一震，差點兒坐不住。等她回過神來，才知道原來是有人麼摸了她！聽到摸她的人叫：「哎喲！真的是人！」她又羞愧又氣憤，在心裡罵：「當然是人，不然是鬼喔！」回復坐姿，將臉貼在膝蓋上，縮緊身子。

外面持續騷動著。聲音越來越雜，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賴貴試圖跟圍觀的人說明事情原委。人們一定對麻布袋裡的「東西」很好奇吧！張江氏蕊想像有多少雙眼睛正盯視著她們，多少人在對她們品頭論足，她覺得渾身不自在，彷彿有千萬支針從四面八方向她射來。她手抱小腿，將身子縮得更緊。

她聽到一股洪亮的說話聲。這聲音聽起來陌生，卻頗有威嚴。起先她覺得奇怪賴貴的聲音怎麼突然變了，接著她聽出原來不是賴貴的聲音，是另外一個人在說話。她聽到那個人自稱黃雄。黃雄顯然是這個地方有頭有臉的人物，原本吵雜的聲音靜下來，人們都在專心聽他說話。

張江氏蕊聽到黃雄說要將她們搬到地面，她想他們要怎麼搬？念頭一起她就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往她們這裡走來。接著她被提離牛車，她的身體向後傾倒，麻布袋扎得她的頭頸刺痛。她很害怕，她忍不住要叫出聲。正要開口，感覺屁股一陣冰涼又讓她嚇一跳！原來她已落到地面。她一時沒坐穩，身體向右傾，但隨即被扯回來，她的右側臉頰被麻

布袋磨刮，刺痛的感覺讓她以為她的臉皮破了。她坐穩身體，摸臉，還好沒有血跡。從麻布袋飄出來的灰塵與氣味嗆得她忍不住咳了一聲：「咳！」她隨即忍住接著要迸出來的咳嗽聲，她可不想在此刻發出任何聲響引起人們注意。稍轉頭，盱眼往左右看了看，她們七個人，裝在七個麻布袋裡，排在街上。街上人來人往。喝！她們在這裡，任人看，任人選。她想：可真夠丟人現眼！

她聽到黃雄在大聲說話，聽來像是在跟眾人演說。他說什麼「選著少年的通好做炆某。」「暗時攬某，嘿嘿！爽歪歪。」「選著老母通好吮老乳脯。」之類的話，張江氏蕊又羞又氣，人們卻在他說這些話之後爆出笑聲！張江氏蕊在心裡不斷的罵：夭壽骨！膨肚短命！烏白講！

張江氏蕊不聽他們說話了，她將頭埋在膝蓋間，用雙膝夾著耳朵，用點力量，將喧嚷的呼叫聲、爆笑聲隔絕在耳朵外面。如果可以的話，她甚至希望地上有個洞好讓她鑽進去。或是，讓她化做一陣青煙，飄出麻布袋，飄離這群讓人討厭的人們。

吵嚷的聲音突然靜下來，張江氏蕊好奇的鬆開雙膝，抬頭。她看到一雙腳往這裡走來，起先她不知道這個人走過來做什麼，接著她馬上會意過來，他要來選「人」囉！張江氏蕊腦中如敲了鑼一般轟然一響，鑼聲餘音「曠匡！曠匡！」來回震盪。她愣住，身體不動，甚至連呼吸都停止了。看這雙腳越走越接近，她的一顆心往上提，堵住了喉頭。她在心

裡不斷唸著：「不要！不要！不要選我！」

那個人沒有走到她面前。他走到她的右邊，停下來。從她所在的位置，張江氏蕊看不清楚那個人站在哪個麻布袋前面，她估算中間隔著兩個麻布袋吧！她不知道那個麻布袋裡裝著誰。她只知道她的右邊第一個是賴氏時，其他的她都不知道。

人群的呼喊聲響起。呼喊聲直到黃雄說話才停下來。黃雄問：「你要選那個？」她沒聽到那個人回話，他大概有點頭吧！黃雄接著說：「選好了喔！不後悔喔！揸出來。」

張江氏蕊太好奇了，身體前傾往右邊看，她沒看到那個人動手，人們喊：「揸出來啊！鬍鬚的，揸出來啊！」

可能是因為麻布袋太重，那個人並沒有將它提起來。人們又喊：「出力啦！鬍鬚的，出力啦！」「鬍鬚的，要某就毋通惜力喔！出力揸起來啦！」

麻布袋移動了。張江氏蕊仔細看。哈！半提半拖！

人群呼喊聲震天響：「加油！加油！」「用揸的，毋通用拖的。」

張江氏蕊想：裝在麻布袋裡被人拖著走，真是難堪到底了。不知道這個麻布袋裡裝的人是誰，她一方面慶幸幸好不是自己，一方面為麻布袋裡的人覺得難過。

麻布袋被移到眾人面前。人們又喊：「打開！打開！」黃雄說：「等一下！」現在張江氏蕊可以清楚看到前方的狀況，她看到了人稱「鬍鬚的」這個人，果然一臉的鬍鬚。

黃雄問鬍鬚的：「你整個臉嘴鬚胡刺刺，莫怪給人叫做鬍鬚的。阿你本名叫啥？」

鬍鬚的回答：「王泉。」

「你叫作王泉。王泉，請問，你希望今仔日選著的是老母，還是嬌某？」

「嗯……」王泉傻笑不回答。

「講啊！你較愛老母還是較愛嬌某？」

「嗯……」

「嬌某啦！鬍鬚的，嬌某啦！」人們的情緒高昂，半是開玩笑半是起鬨的喊：「有嬌某通好攞，佢爽咧！」

「嗯……嬌某！」王泉紅著臉說，隨即不好意思的將臉別到一邊。

「哈！哈！哈！哈！」人群裡笑聲轟天響起。

「你較愛嬌某！好！來看看你有選著嬌某無？打開。」

「嗯？」

「打開呀！」黃雄一手指麻布袋一手推王泉。

王泉躊躇一下，伸手解麻布袋口的繩子。

人們好奇的圍過來。張江氏蕊也睜大眼睛看。但是圍過來的人太多，擋住了她的視線。

只聽到人們發一聲喊：「嗚喔——」張江氏蕊透過騷動人群的間隙，看出來了，是松仔姆。松仔姆從鬆垮下來的麻布袋裡站起來。可能是因為坐太久了，她的身體搖晃，幸好黃雄扶住了她，才沒跌倒。張江氏蕊看到松仔姆臉色青白，頭

髮散亂。這樣的場面，大概讓她受到不小的驚嚇吧！

人們看著松仔姆，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不時傳出爆笑聲。

黃雄扶著松仔姆，問王泉：「這個，予你做某，好麼？」

王泉愣愣的搖頭。他的臉色也青白，沒有選到年輕的女人好當老婆，覺得失望吧！

「伊的年紀，袂凍予你做某囉！做老母會使啦！」黃雄示意王泉：「叫阿母！」

「……」王泉愣愣的看著松仔姆，慌慌的低下頭。

「叫啊！那是你家已選的，天公伯仔給您註好好囉！恁兩人有緣，從今仔日開始要做母仔团。」黃雄再催王泉：「緊叫阿母！」

「阿……阿……母……」王泉說得很小聲，幾乎聽不到。人群中有人喊：「叫按呢傷小聲啦！叫老母哪會使按呢？叫較大聲咧！」

王泉覺得窘，愣愣的傻笑。

「您今仔日初見面，猶未熟識，咱毋通給伊勉強。」黃雄幫他打圓場。他問松仔姆：「阿妳今仔日認著伊做後生，有歡喜麼？」

松仔姆青白的臉色慌愣。

「有歡喜麼？」黃雄再問她。

松仔姆嘴唇顫動，突然「哇——」哭了出來。

「唉！今仔日得到一個後生，應該歡喜才對，煞咧哭！」

松仔姆繼續哭，張江氏蕊看到她肩膀聳動，臉上布滿淚痕。

「好囉！琴仔，毋通哭囉！」賴貴安慰她：「從今以後，你有後生囉！應該歡喜才對！來，咱來邊仔。」

「對啦！母仔囡帶著，去邊仔開講，互相熟識一下。」黃雄指示王泉扶松仔姆。王泉站在松仔姆身邊，要伸出手也不是，不伸出手也不是，神情頗尷尬。松仔姆也不等他攙扶，用袖子擦一擦眼淚，在賴貴的引導下往人群後面走去。

王泉跟在她後面。

張江氏蕊百感交集，她為松仔姆歡喜，她現在有個兒子了，她雞冠嶺那片樹薯坡和龜丹頂那塊番薯園從此有人幫忙耕作了，今後她將會減少很多勞苦。可是張江氏蕊也為他們覺得愁苦，原本互不相識的人，突然間湊在一起就要成為母子，他的脾氣個性都還不了解呢！他的品性怎樣，是個勤勞的人還是懶惰的人，都還不知道呢！

她嘆一口氣：「唉——半路認老母，就是按呢。」

黃雄對那些羅漢腳仔說：「已經促成一對母仔囡囉！繼落去換啥物人要出來選。」

人群叫嚷著，站在人群前面的羅漢腳仔們一陣推擠，一個羅漢腳仔扭扭捏捏站出來，正要往前走，黃雄叫住他。

「來，這位，過來，咱先來訪問伊一下。」黃雄手搭他的肩膀，問他：「你叫做啥物名？」

人群中有人代替他回答：「伊叫做缺嘴的。」

「缺嘴的。」黃雄看了看他的嘴，說：「你的嘴天生兔唇，缺一角，所以外號叫做『缺嘴的』，阿你的本名咧？」

那人回答：「※ # &」由於嘴唇缺一角，他說話漏風，發音不清，張江氏蕊只聽到發音我啲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黃雄也沒聽懂他說的話，側過一邊耳朵問：「啥？」

那人再說一遍：「※ # &」

「啥？鼓實越？郭是化？」黃雄仍然聽不清楚，他猜測著問：「你叫做郭是化？」

「許新發啦！」人群中有人代替他回答：「伊天生免唇，話講袂清楚，又兼大舌，伊講的話少人聽有。我知影伊叫做許新發。」

「你叫做許新發？」黃雄問他。

「嗯，嗯。」

「許新發，你今仔日是要選老母還是要選媯某？」

「呵呵！」許新發傻傻的笑，不回答。許新發就站在張江氏蕊的前方，透過麻布袋孔隙她看清楚他的臉，他的上嘴唇缺了一角，不用開口就可以看到牙齒，一笑起來，則整排牙齒都露出來。那牙齒，黃濃濃！他的鼻孔朝天，眼睛倒三角，看起來真醜。

「講啊！毋通干焦憨笑。」黃雄催他。

「莫……莫……呵呵！」

「要選媯某！少年人都真巧，知影一個某較好三個天公祖。好，去選！」

看到許新發直直往她面前走來，張江氏蕊在心裡狂叫：「不要！不要！不要過來！」一顆心在胸膛裡猛烈跳撞。她閉

上眼睛，她希望她沒看到，悲慘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她還來不及呼請觀世音菩薩和媽祖婆來幫忙，就聽到黃雄問：「確定要選那個。」

張江氏蕊睜開眼睛，看到眼前一雙腿！她的胸口突地「剎！」一響，如一把刀刺入般一陣猛痛，痛得她差點兒昏死過去。

「喔！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真的顯靈了，神蹟在張江氏蕊的眼前發生。張江氏蕊看到眼前這雙腳往右挪，挪到她右邊那個麻布袋前。

「喔！時仔！」張江氏蕊回過神來，鬆了一口氣的同時，聽到右邊的麻布袋裡面發出一聲哀叫。接著她看到那個麻布袋在呼喊聲中被拖出來，麻布袋被打開，賴氏時屈縮身體沒有站起來。她在哭，她的頭埋在兩膝間，雙手抱著小腿，肩膀不停聳動。

張江氏蕊為賴氏時叫屈叫苦，她想：如果換做是她，她一定也會這樣。而剛才，原本選的是她……

看到這種情景，黃雄也不知道怎麼辦。他看看賴貴。賴貴躊躇一下，走到賴氏時身邊，蹲下來。

「時仔，人雖然生做糶，但是，看起來身體真健康，應該很會做糶……」

賴氏時還是聳著肩膀哭。

「人糶無要緊，要緊的是，人品要好。伊看起來古意，應該是真乖的查甫人。」

「有緣做乜某是天註定啦！」黃雄也勸她：「人生做黠顛倒較可靠，你無聽人講黠黠仔乜食袂空……」見許新發愣愣的站在一旁，斥喝他：「缺嘴的，阿你還呆呆站在那裡！去安慰伊啊！」

許新發看著黃雄，愣愣的、傻傻的笑。

「笑啥？緊去啊！」

許新發抓抓頭、眨眨眼，向賴氏時挪動一步，賴氏時觸電一般，身體往另一邊縮。

「時仔……」賴貴頗感為難，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才好。

許新發突然的舉動讓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他「磕！」一聲跪下來，說：「伊禮！」他發音不準但是他說得很大聲，「伊禮！」拚盡全力從肺腑裡發出來的聲音。張江氏蕊聽他說第二聲才聽出來原來他說的是「失禮！」他一臉懺悔神色彷彿剛剛犯了滔天大罪。接著他站起來，轉身往人群外走。

「耶！耶！耶！」賴貴在他背後喊。

賴氏時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她迅速站起來，跨出麻布袋，走二步，停下。

「耶！等咧！等咧！」賴貴追過去，把許新發拉回來。

賴氏時轉身往後走，邊走邊擦眼淚。賴貴扯許新發的袖子，示意他跟過去。許新發臉色為難，猶豫一下，垂下頭，跟在賴氏時後面。

張江氏蕊整顆心沉落谷底，她在心裡罵：這是在做什麼事！這樣隨便選配是什麼道理？

沒道理！這樣隨便選配一點道理也沒有，她不想再他們做這些沒道理的事！

心念一起張江氏蕊就固執的守著，她覺得庄中的長輩們不應該做這種決定，讓她們來這裡丟人現眼；她覺得她答應來這裡讓人挑選真是個天大的錯誤；她覺得今天跟大家來這裡真是荒謬……她不跟他們玩了，她們要讓人選就讓她們繼續去讓人選吧！他們要選就選她們吧！她張江氏蕊要退出這場無聊的遊戲！張江氏蕊有股衝動，她想掙脫麻布袋，離開這裡。她甚至想將麻布袋一甩，大聲跟他們說：「我不要玩了！」然後頭也不回的走開。

但是張江氏蕊終究沒行動，那麼多人看著，她怎麼能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前做這種事？況且，麻布袋從外綁著，她如何解開麻布袋？她要喊賴貴來幫忙，跟賴貴說：「幫我解開，我不要玩了，我要回家！」不可能！她張江氏蕊不可能做這種事。

那麼，她能做什麼？

她什麼都不能做，她只能將身體縮得更緊，閉上眼睛，摀住耳朵，她不管他們做什麼說什麼，她都不想看不想聽。

她可以不看他們，她可以不聽他們；可是她無法阻擋他們不來選她。她驚慌、憂愁得身體不停顫抖。想到剛才口唸觀世音菩薩讓缺嘴的放棄她改選賴氏時，她將觀世音菩薩請進心裡，放開摀耳朵的手，合十，口唸：「觀世音菩薩，保庇！觀世音菩薩，保庇！……」

觀世音菩薩果然保佑了張江氏蕊，接下來兩位羅漢腳仔都沒選她。這兩位羅漢腳仔，一位叫做江天福，她選中了木連孀仔，成為木連孀仔的乾兒子。另一位叫做賴清旺，他選中了楊李氏真，跟楊李氏真成了夫妻。人群中還有幾位羅漢腳仔，黃雄鼓舞他們：「還有三個，再出來選啊！」人們推他們、拉他們，「去啦！去啦！去選啦！」有一、二位被推拉出人群，但是只跨出一步就退縮回來。退縮回來之後他們就堅定意志，再也不肯出來了。

「真的都不出來選了？」黃雄看看羅漢腳仔們，看看人群，確定了已經沒有人有意願了，轉身對賴貴說：「今仔日的工課就到這裡結束囉！促成四對，二對母仔囡，二對尪仔某。」

賴貴對黃雄連聲道謝。

人們起鬨：「剩下三個麻布袋，內底裝的是少年的還是老的？」

「呵呵！」賴貴對大家笑一笑。

「打開啦！打開予阮看覓。」

張江氏蕊在心裡吶喊：「不要！」

賴貴還是對大家笑一笑，臉色為難。

黃雄說：「我看打開吧！您悶在麻布袋裡面，真久囉！日頭真熱，再悶下去，恐怕會悶出病來。」

張江氏蕊嘴裡直唸：「不要！不要！我不要！……」

賴貴卻對黃雄點點頭，走向前來。張江氏蕊一直搖頭，一直說：「不要打開！不要打開！我不要打開！」

賴貴沒聽到她的聲音，也沒看到她搖頭，他首先打開賴周氏花的麻布袋。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一聲驚呼：「喔——」賴貴接著打開李秀鑾的麻布袋，張江氏蕊聽到人們發出更大的驚呼聲：「哇——」張江氏蕊顧不得去看賴周氏花和李秀鑾在人們的驚呼聲中的反應，她將臉埋在雙腿之間，緊緊抱著頭。她不願意人們看到她的臉、她的頭、她的身體……她甚至希望立刻燒起一把火，將她燒成灰；下起一場雨，把她澆成泥。她唸：「觀世音……」

來不及了！她感覺一陣涼風「刷」地從她的頭頸吹下，陽光照在她的身上，同時聽到人們發出驚呼聲：「喔——」她覺得陽光熾熱，像千萬根針，扎得她全身刺痛難受。她將臉埋得更深，雙手將頭抱得更緊。她真想斥喝他們：「走開！走開！不要看！」

她聽到有人說出她的心裡話。黃雄對眾人說：「各位，毋通再圍在這裡囉！儂您要趕路轉去，閃開，讓出空間予您方便。」她沒有鬆開身體，但她知道人群逐漸散去。她聽到黃雄問四位選了人的羅漢腳仔：「包袱仔都款好了麼？」她聽到有人代替他們回答：「都款好，剛才就拿來囉！」她聽到黃雄說：「恭喜您，毋管是選著老母或者選著婿某，從今仔日開始，您就是有家庭的人囉！這是新的開始，和您轉去內山，要認真打拚，將儂的田園管顧乎好。阿儂欲傳宗接代，您就

好好仔打拚，年頭年尾都給伊生一個。哈哈哈哈哈！」她聽到賴貴跟黃雄說：「多謝！雄哥，若無你幫忙，今仔日的工課無通這呢順利。」她聽到黃雄洪亮的笑聲：「哈哈哈哈哈！毋免客氣，幫人促成婚姻圓滿家庭是好事，真歡喜今仔日會凍幫忙做這層代誌，當，緊把您帶回去，好好仔給您安排，哈哈哈哈哈！」

張江氏蕊知道賴貴將牛車拉過來，他們正在上車。張江氏蕊仍然縮著身子不動。直到賴貴叫她：「蕊仔！」

「蕊仔！」

她抬起頭，覺得頭暈，眼花。她手撐地面等暈眩感消退，眼花消失。她發現他們都已坐上牛車，正在等她。她站起來，垂著頭走到牛車後面，李秀鑾挪一個位置給她，她坐上牛車，面向後面，低著頭，不說話，不理人。

一台牛車原本坐七個人已顯擁擠，現在多了四個羅漢腳仔，更覺侷促。跟羅漢腳仔們還不熟悉，卻無法保持距離不讓身體接觸，場面有些尷尬。尤其牛車顛晃的時候，難免會碰著胳膊撞著肩膀，彼此都有一些難堪。張江氏蕊一手攬住車桿一手抱著腿，身體朝後，屈縮。她寧願將空間讓給他們，她不想跟他們接觸，不想跟車上的人有任何瓜葛。

太陽將升到天空中央，是接近中午時候，陽光熾熱，曬得人人額頭冒汗。一車人無話，隨著牛車顛晃前行。賴貴回頭看看他們，想說些話打破尷尬的場面，卻不知說什麼才

好，只交待：「坐好喔！」見張江氏蕊半個身體懸在車外，喊她：「蕊仔，移進來一點，危險。」說了幾次，張江氏蕊不為所動。見她手將車桿抱得緊，應無摔出車外的危險，也就不再說她。轉回頭，專心駕車。

經過虎頭埤、口埤仔，來到大坑口，路變小了，路兩旁的樹木遮擋陽光，車上的人才感覺清爽一些。也開始覺得饑餓，一行人都從家裡帶了飯盒，賴貴特別多帶了一袋饅頭，預備做為招徠的羅漢腳仔們的午餐。他拿出饅頭分給四個男人，跟他們說別客氣，以後我們就是同一庄子的人，要互相照顧，不用生分。四個男人推辭一番，接過饅頭，婦女們打開飯盒，牛車也沒停下來，大家在搖晃的牛車上吃起午餐。

張江氏蕊沒拿出飯盒，她的沉悶心情掩蓋過她的饑餓。人們邊扒飯邊勸她：「蕊仔，食飯啦！」「蕊仔，莫想那麼多啦！食飯！」「食乎飽飽，煩惱就放袂記囉！」見她還是不吃，也就不再勸她，自顧吃他們自己的。

填飽了肚子，來了一些精神，尷尬的氣氛也減緩了一些，牛車上的人開始有了一些交談。談話的內容主要圍繞在這四位羅漢腳仔的身家來歷上面。問話的是松仔姆和木連孀仔，松仔姆首先問王泉是哪裡人，王泉說是大目降喙口。松仔姆再問為什麼會成為羅漢腳仔，父母呢？王泉回答：「時運歹啦！」

王泉說他原本有父母有產業，他家在喙口有一塊田地種番薯。父母在他 15 歲的時候得了怪病，餓的時候沒事，吃了

東西肚子就痛，痛到在地上打滾。看醫生、吃藥都不見效，為了醫治父母的病只好將番薯田賣了。發病之後半年相繼死亡，為了父母的喪事將房子也賣了，反正只剩他一個人，可以處處為家。

松仔姆聽了，滿眼憐惜看著他，對他說：「以後就將龜丹的厝當作你家。」

江天福說他也不知道他是哪裡人，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她跟隨母親四處乞討。母親死後，他到處流浪，流浪到大目降，見這裡有工作可做，他就不再流浪，留在大目降，幫人挑番薯。

木連孀仔聽了自然也激發母性，給一些憐惜與安慰的話。

松仔姆接著問賴清旺。賴清旺旁邊就坐著楊李氏真。他尷尬無措的不知道如何回話。王泉替他說了。王泉說他原本在關廟竹藝行當學徒做竹子加工：菜籃、畚箕、搖籃、竹椅。學了三年連基本剖竹蔑的工夫都沒有學起來，天天被老闆罵，他逃出竹藝行來到大目降，挑柴挑番薯靠力氣不靠技術，不必看人臉色。

不等松仔姆發問，王泉接著介紹許新發。說他是個孤兒，出生時候因為缺嘴被父母遺棄，好在灣裡一間觀音寺收養了他。他在觀音寺受尼姑照顧。本來他應該跟尼姑一樣剃度出家的，但是他吃厭了齋菜聽煩了唸經聲，偷偷溜出寺廟。他說著說著，問許新發：「是按呢，對麼？」

許新發對他愣愣傻笑。

「伊雖然缺嘴，但是伊嘛知影吃葷吃好料的。哈哈哈哈哈！」

張江氏蕊雖然不跟他們交流，但也掩不住好奇聽他們說話。她發現他們四個人原來是相識的，她也發現四個人當中，鬍鬚的王泉話最多。她被王泉的笑聲吸引，轉頭，發現王泉正看著她，臉上不禁一陣燥熱，連忙轉回頭，覺得背上似有千百支針在刺。

牛車涉過龜丹溪，上了坡進入林仔口，張江氏蕊跳下車，也不跟人打招呼，逕自往前走。

「嘿！蕊仔！嘿！」

她不理賴貴在背後喊她，低著頭，加快步伐，只顧走。

這篇小說架構在不斷被書寫的「噍吧嘸事件」上，原本容易寫來陳腐的題材，小說卻賦與它一個特異的亮點，小說不以大歷史為主軸敘述，而是書寫傷害後的孤獨與失落的尊嚴。殺戮之後，一座村落成了喪夫或喪子村。這些女子被像物品般地運到市集，供羅漢腳挑選。女人或者弱勢者被拍賣的故事自古有之，但這篇小說寫來有意思，藉著一場又一場的交易，最後卻沒被選上的逃脫，自始至終都讓讀者懸念，心想會不會挑到她，心情跟著浮動。小說可惜之處即是一路寫來刻意了些，稍微設計性些，比如傷殘者竟挑到一個可以當母親的老女人，而想要重新擁有好丈夫的女子卻也未必如願。小說結尾，女子回到村落，依然隻身一人，慶幸沒被挑上。小說戛然而止，有點悵然。

除此，小說有個不錯的角度書寫，即是運用裝在籠子裡的女人視角，去看市集裡來來往往的羅漢腳，各自的心思與盤算。原本一個歷史悲劇性的小說，藉由故事而浮顯巨大同理心。孤獨與失落者彼此撫慰，傷懷的、難以填補的尊嚴，使小說的眼界拉到一個絕佳的敘事點，藉由羅漢腳「選妻」的書寫，帶出了歷史傷痕中的重大失去與崩壞。那喫咬內心的「永恆傷口」無疑才是真正的傷口，這歷史大傷口，卻藉著小說的微觀情節，逐步推演浮上了紙面。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0/23（日）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李維菁、陳素芳、彭瑞金、蔡素芬、鍾文音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施雅芳、陳嫻如、

《聯合文學》王聰威

紀錄：姜呈穎、紀竺君

委員們推舉彭瑞金委員擔任主席。

複選結果

本次小說組共徵得一一三件作品，經評審評選後，共二十一件作品進入決選，得兩票四名，一票十七名。如表列：

一票	〈迴轉〉(鍾文音)、〈安娜的旅館之旅〉(鍾文音)、〈阿慶伯與那塊地〉(鍾文音)、〈220BPM〉(鍾文音)、〈陳仲南有信〉(陳素芬)、〈瘋司機與中二病〉(李維菁)、〈高賽這一家〉(蔡素芬)、〈舞廳盃〉(陳素芬)、〈我來自忠義村〉(李維菁)、〈勇士無膽〉(陳素芬)、〈旭富一號事件〉(蔡素芬)、〈下巴的一天〉(彭瑞金)、〈港都男爵〉(彭瑞金)、〈酸臭〉(彭瑞金)、〈試問單兵該如何處置?〉(李維菁)、〈招羅漢腳仔〉(彭瑞金)、〈翻轉的美人魚〉(彭瑞金)
兩票	〈發光的小房間〉(鍾文音、李維菁)、〈怪物〉(蔡素芬、李維菁)、〈成獸之歌〉(蔡素芬、陳素芬)、〈路竹洪小姐〉(蔡素芬、陳素芬)

因入選作品眾多，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提議兩票作品中獲得另一位委員附議的三篇作品，及每位評審推薦一篇一票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安娜的旅館之旅〉

鍾文音(鍾)：這篇對於女性年輕時候游移在每一張床的浪蕩性，無法理解的際遇、捉弄人的命運有所省思，打動我的是安娜竟然逐一去記錄她跟阿溫所經過的種種。作者很周到的描寫這種濃烈的、不知所措的流離與心境，但情色處理不好。因為是在旅館裡，不碰觸到情色主題的旅館之旅是不到位的，但情

色本身就很難寫，若寫得失落就是不好的小說，想寫到高點可能又沒有足夠經驗，這是缺憾。作者用安娜這個角色處理當代女性的感情飄渺性跟旅館的孤寂，不過安娜的形象不夠清楚，有很多敗筆和缺點。三個人物很重要，作者有碰觸到他們的心境，但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長相與其他資訊。

李維菁（李）：這個題材我覺得應該是比較貼近女性的，以旅館之旅回顧旅程、回顧歲月，題目是可愛的，但很多地方處理得比較膚淺及表面，還不夠成熟。

陳素芳（陳）：這篇一開始覺得不錯，但再看覺得很平凡。人物不會打動我，沒有特殊印象。

彭瑞金（彭）：我覺得這篇完全是個人的記憶，幾乎看不到作品所涉及的時代和社會。

蔡素芬（蔡）：只是旅館的性愛回顧之旅，一段段的沒有深刻性，意思很淺。

〈高賽這一家〉

蔡：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徵件將短篇、中篇、長篇全放在一起。我會注意到長篇小說的表現，寫短篇和長篇其實所使

用的策略有所不同。〈高賽這一家〉是這次作品中最長的，有十二萬字多。作者有用一些戲謔的方式，但他也非常認真地透過高賽這一家反映台灣的歷史，尤其是過去對母語的箝制，從那個時代開始談族群的融合與意識形態的不同，用高賽反映忠黨愛國、堅貞擁抱祖國的人物。也許戲謔手法可以打破嚴肅的刻板論述，作者可能是為了尋找輕鬆的感覺而設計了三個精靈，作為三種立場的詮釋者。魚精靈帶有海峽的水，是比較中立的觀點，貓是統一派、中國思想派，猴精靈代表本土派。作者對背後歷史考究是非常嚴肅的。在小說的最後各個立場都擁護了各自的尊嚴，這篇小說我滿願意投它，是因為背後的動機其實滿深刻。

陳：我覺得這個小說主題先行，很用力，也因為這樣的情況讀起來不夠靈活靈動。當然有些人物設計得很好，包括忠黨愛國的這個特務高賽、郵局、還有地方代表。有一些是滿感人的，比如每個區都是家鄉。但這個小說讀起來很用力，作者考據了很多資料，想辦法塞進這裡面。這三個精靈的用意應該是讓本來有點沉的作品輕盈化，但好像沒達到效果。沒有精靈的話也看得懂，不一定有舉重若輕的持平效果，甚至看過之後會忘掉這三個精靈。

李：在讀〈高賽這一家〉的時候很感謝作者的用力與認真、對於資料的找尋，放了很大的議題很用力地做。有幾個地方雖然

立意良善，比如台灣的歷史，但這些角色或把台灣意識分為外省、本省和原住民角色是制式而過度簡化的。當然其中有其趣味與溫馨，但我覺得文學作品應避免陷入制式印象。

鍾：這篇裡的名字刻意套用一些語言的誤用，比如高賽這個詞，用台語解釋是狗屎。這些語言的誤謬在過去的小說中只要處理族群必會處理到，其實沒有多大的新意。比較大的問題是角色刻板化會形成一種公式。如果善用精靈的旁觀角色，作品會顯得比較靈動，但精靈沒有被活用，只變成政治立場先行的角色。我同意素芬說的，這部作品是在高點上看待台灣政治歷史，這是優點。但在文字、口語上沒有做區隔，只是硬把資料套進去的現象。

彭：這篇可讀性很高。不過高賽、賈賽（福佬語狗屎、吃屎之意）是過去福佬語界對外省族群的嘲弄，不是友善的，這樣的用詞毫無創意可言。這篇有創意的是精靈，但不知道用意何在。

〈舞廳盃〉

陳：它有一些敗筆但又有特殊之處。第一是題材特殊，也表現了七〇年代高雄的某種現象，舞廳的庶民化。但是它的敘事觀點會偏離主軸，這是敗筆。這個盲人打棒球還能打那麼

好，當然是有誇張的部分，有一點童話色彩。臉受傷的舞女後來有個滿不錯的結局等等都是看起來比較刻意、童話般的結局。這個小說的重點在於棒球，夜間打棒球、兩個舞廳間的爭鬥、舞女小姐之間的關係、爵士鼓等等都滿有意思的。

李：這個題材實在太精彩了，而且有醒目而討喜的角色，但小說的技術部分沒有處理好，真的很可惜。可能寫作技巧再純熟一點，題材會處理得更好。另外就是作者很細心地把台語加入小說對白裡面，但前後不一致，對白與敘事之間語境的差異也稍微要再調和一點。很可惜，這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題材。

鍾：我覺得題材是很有意思的，但小說中有太多粗糙的語詞和資料沒有轉化，直接放進小說裡很難說服我。我們都認同他的題材，但小說的技巧上要再加強，他如果寫成報導文學應該會好些。

蔡：優缺點前面評審都提到了。主角人物從阿盛到舞女到美軍，故事主角轉移不穩定。小說的中心人物是誰？可能是這個原因讓他拿不準重點放在哪裡。故事主題應該是打棒球但後面又安插那兩個主角是很奇怪的安排。

彭：我替他講一句好話，這是非常典型的高雄故事，舞廳、

舞女和美軍。盲人打棒球是有可能的，但盲人棒球是盲人跟盲人打，我不能接受的是盲人跟明眼人打。另外最後美滿的結局與高雄舞女悲慘的故事不太一樣。

〈試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李：這位作者寫得很有意思，很有氣力，節奏感有種盎然的力量。很多人喜歡寫當兵經驗，或以此發展的題材，但內容不外乎當兵的成長與裡面的陰暗。這篇比較特殊，當然有生猛的地方，猛的地方也很有趣。後面讓大家去試有問題的防毒面具那個過程的描寫很精彩。雖然有些地方有點鬆散，但作品整體有吸引我的力量。

鍾：我覺得注音符號作為人物代號是很大的干擾。另外就是他的當兵生活是可以無止盡地寫下去的，並未重新整理調和。沒有特別喜歡這篇，很像當兵的人物誌，描繪當兵的友伴。

陳：一開始很有意思、很特殊，但閱讀會被注音符號代號弄得亂掉。整體好像沒有節制地敘述下去，有些情節確實生猛，有意思，包括水濂洞、防毒面具等。不過好像再加幾個注音符號代碼人物這篇小說就可以繼續寫下去。讀起來是有被一兩處打動，但沒有閱讀小說的感覺。

蔡：沒有特殊感覺，想知道為什麼使用ㄅㄆㄇㄏ作為人物代號？年輕人可能創作的時候想做一點不同的設計，但在名字上做變化可能轉移了作品重點。

彭：我的看法是這篇小說基本上是比较個人的，讀起來比較像日記。當兵的生活裡會有特殊事件，有高潮，但整體上不覺得是結構上有經營的小說。

〈招羅漢腳仔〉

彭：推薦的原因是在很多描寫歷史事件的小說中，大多會把歷史人物英雄化或悲情化，去強調主角。這篇的重點在描述女人，她們招入的對象都是沒有能力成家的羅漢腳。小說裡描述戰爭遺族的悲慘，這些女人如何靠招羅漢腳的方式活下去？這個角度跟過去歷史小說完全不一樣。這個作者文字上可能不優秀，但絕對有非常敏銳的小說眼。很多人性的點可打動人。

蔡：因為談這個事件的作品過去也有讀過。語言流暢嫻熟，但好像沒有特色，這樣的語言太熟悉了，沒有特別打動我。

陳：這篇其實一開始看這個題材滿好的，寫得也滿自然的，但敘述性太強，不太像小說。有滿多有意思的部分，但會覺得整個小說是平的，沒有發展，只是在講一個事件。

李：在時代的進展中，讓男性或女性遷徙到某個地方，讓這個地方順利發展，會衍伸很多地方性的故事。這個題材是吸引且感動人的。可是有一個地方是我困惑的，這篇可以與〈路竹洪小姐〉使用的台語對照。比如〈路竹洪小姐〉中有一些台語的用法不是一般習慣用的文字，看起來甚至很像文言文或漢字，但選字可以與氣質協調，美感是一致的。這篇故事相當精彩，但使用的台語是一般慣常看到的使用方式，讀起來無礙，卻與敘事過程沒有那麼搭。

鍾：很喜歡這篇小說的部分是寫到從麻布袋中看世界，轉換調度的焦點與視野表現，但表現得不夠好。因為這裡讀者被挑起緊張感是這篇小說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布袋裡的世界如果寫得好應該可以把小說拉到非常不同的觀點。那個麻布袋所造成尊嚴的掃蕩、弱勢、殘敗的世界很吸引我。如果語言魅力夠的話可以寫成很不一樣的小說，但卻呈現是很台式、常見的用法，是可惜之處。

兩票作品討論

〈怪物〉

蔡：短篇小說不一定要塞進很複雜的東西，它可以是個很簡單的概念，但是很有張力。這篇小說裡面透露出很多沒有說出的

部分，比如他只描述小時候爸爸載他出門兜風，但他出門踩過碎掉的盤子，讀者就知道爸媽剛剛經過一場爭吵。「怪物」象徵家庭裡造成家庭破碎、夫妻不和的各種原因。這個怪物是在寫夫妻的關係，而父母沒有解決的方法，所以父親開車輾過去。敘事者看到父親這樣輾過去其實很失望，語氣才有一點轉換，改稱父親「那個男人」。作品的張力存在於作者不直接描述，用旁觀的方式使故事、事件成型。我想作者不是不懂得寫小說的人，他反而是懂得節制，用線索去串連整個家庭裡悲傷的事。我覺得這篇小說寫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精緻。



陳：他是寫得很完整且節制。不管怪物的象徵是什麼，它是整個氛圍一頁一頁讀下來的爆點，是整篇小說最亮的地方，他對他父親因為這件事情而有了不一樣的想法。不需描述劇情，但可看出是看似不成功的父親，雖然兒子貼心，但父子關係有點疏遠。其中有一些關鍵性的對話，如父親說：「我好像每次都把事情弄得不好。」這些對話都表現得相當好。我覺得這篇僅次於〈路竹洪小姐〉，這兩篇是我最喜歡的。

李：這篇雖短，但有神奇的小說魔力、張力。雖然有些瑕疵，可能是生手敘述不夠精確，或刻意營造的曖昧性，但是具有會寫小說的人對於文字、情節上吸引注意的才能。我在讀的時候覺得怪物不一定是家庭的，從父親一開始的失敗者無奈形象，再到後來怪物出現的時候有種很暴力的力量。忽然有陰冷而暴力的張力在文字中，我覺得這個形象出來的地方很迷人。這是件有魅力的作品，寫得很好。他所寫的已經超過父子情感，而是寫到陰暗暴力，和看似溫和的人後面的陰暗，十分喜歡這點。

鍾：這篇的美感流動非常好，但它的氛圍是現代小說常見的、會刻意營造的。在讀的時候常有停頓點，好像家族的關係被罩住，不知道被什麼東西揪在那裡。沒選是心靈上的調焦沒有調對，我有些不清楚它要描繪的意象。小說在抒情感性上很足，但描寫不足，會覺得充滿隱喻、充滿象徵、充滿氛圍。同時是不清楚但又是種模糊的美感。讀完沒有特別感受，知道這是善於經營文字的作者，但無法非常撥動到內在。可能是因為太美了反而拋離了我對它的現實感。

〈成獸之歌〉

蔡：這篇在中篇作品中滿完整，語言也很整齊，維持著很一貫的腔調。作品帶到都更議題以及商業機制、中年未婚，也

有談到族群融合。整篇的感覺很完整也很有現代感。比如那位開咖啡廳的好友，男生和女生之間也可以就是一輩子的好友，在工作上互相幫助，這種友誼是存在的。所以覺得這篇讀起來非常的舒服。

陳：這篇是一看就毫不猶豫地讓它進入決選的。但看題目會以為是講成長。這篇基本上完整且不出格，中規中矩地走下來，讀起來合情合理也很順。包括二手書店的描寫、阿成不講話等等，寫得很生動，幾個人物的出現不突兀，情節合理。但在講族群的地方其實不用講得這麼清楚，處理得有點可惜。這個小說除了作品名與中間提到的書店象徵這兩個敗筆之外，其他都寫得滿好的，不論是在高雄的都更議題或者城市的、文化的議題都寫得很成功。

李：我想成獸是指成年人、中年人，它裡面在講的是成年人的愛情、交往等等。這篇沒有讓我有太大的漣漪，中規中矩地寫完。對我來說比較不感動我，一切表現都是剛剛好。

鍾：我覺得環繞在書店本身就有些意思，因為在收書過程就可表達品味與個性，但只是很平實地講完一個故事。我覺得形容父親的部分有點刻意，父親與書店的連結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他卻只點到身分，有點可惜。

彭：最初圈選我沒選它的原因是我拿它與〈下巴的一天〉比，我比較了解〈下巴的一天〉所呈現的教育界的現象，所以我選了〈下巴的一天〉。〈成獸之歌〉一開始我是把它列入推薦範圍，基本上它把成就比較低但還不算失敗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立意不錯。不過我認為篇幅不必要這麼長。再來，感覺作者沒有很認真負責地在寫，作品中老闆前面姓杜後面姓朱，雖然知道是筆誤，但這樣寫作態度有點過於草率。

〈路竹洪小姐〉

蔡：這篇非常好、非常生動，像在看一部九十分鐘的電影。從前面就有畫面感，郵差叫「洪小姐！洪小姐！」，結果整條街的洪小姐都跑出來，不管是太太還是小姐，真正的洪小姐卻還在家裡看電視，因為她是個聾子、聽不到。故事主軸是洪小姐的故事，說她曾經結婚，跟著男人四處跑，等她結束婚姻再回到老家照顧爸爸，一家大小的事都是她在做，但其實是困在家裡。後來碰到一個推銷員來推銷，這個推銷員好像是對外的聯通管道，這個推銷員也是個聾子，所以她很容易透過筆談，對推銷員建立感情。感情可能只是幻想，是她自己一廂情願的，對方利用這個點來騙錢，給她一個假地址，但洪小姐以為這個感情是可以追求的。已經十幾年沒去火車站了，卻就這樣去買了一張票要去找這個男生，可是 Line 上這個男生已經不回了。小說最後她已經知道這是欺騙，但她還是要去。洪小姐從

小到大都是為家庭付出，沒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在找的是個依靠。其情可憫，我感到非常的悲憫，但作者是用靈活而且很棒、很有特色的語言表現。小說創作很難的是作者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特色，讀小說很容易遇到主題或題材打動人，但文字不夠特別，讀很多篇文字都很像。可是〈路竹洪小姐〉這篇有適度使用台語，有自己的節奏。這篇非常好。

陳：這篇小說我很喜歡，一開始就有畫面，包括小鎮，買車票一路經過的場景，有氣氛、工廠的味道，從這裡帶到過去歷史，以及她在家中的地位，看似重要但無足輕重。作品的節奏跟著洪小姐的主線，一下子在家裡，一下子在車站，但敘事並不會亂。因為推銷員來了，她彷彿打開一扇窗，她會再跨出去。文章中接 Line 的地方太有意思了，已讀不回，接得很自然。幾個場面讀起來雖然悲傷，但處理得有節制。這一篇小說處理得很好，一看就喜歡。

李：這篇要大大覆議。這篇讓我想到了美國南方作家歐康納喜歡處理的題材，鄉下地方的殘疾人士，小地方發生的事情。這篇文章氣質是非常好的，語言的使用、分鏡處理、情節調度看起來不費力，非常準確。有地方性，也有女性視角，寫女性和地方的東西會有點危險，很容易寫得太過度，而變得俗，會有比較造作的腔調，但這篇很精彩的是避免了這些錯誤。

鍾：這篇是我看幾次之後最喜歡的一篇，寫得非常細。當時沒考慮的點是推銷員也是聾子的設計太過剛好。小說裡很好的設計就是 Line，作者藉此帶出了現在這個時代，一般人已不太打電話，其實我們也可能是聾子。小說裡的世界有些複雜性，聾子角色是偏想像的，這是我猶豫的點。但我很喜歡他的技巧與寫作方式，小說的技藝非常完整，以寫小說的深入性而言是很難不投這篇的。最後的結束也非常好，洪小姐知道是假的住址但就是要去看一看。這個小說作者很厲害，他影射我們所有人都是洪小姐，其實現實中郵差都是叫全名，但作者要說小村裡都是洪小姐。所以作者的設計都是合理的，從洪小姐、推銷員、郵差等等，他要鎖定的是對聾子而言時間空間都是膠囊。內文所使用的台語具有美感，但在當今的台語使用是獨特的，是閱讀的語言而不是口語。他挑選的語言是有美感的，是台語文裡少見的不錯表現。

彭：因為鍾委員提到福佬語的使用，我覺得讀起來最不順的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福佬人在講福佬語，還有和文言文混用感覺很奇怪。比如郵差在門口「三讀宣布」，或同一頁的「發草生蚊」，用福佬語念當然知道，但為什麼要這麼用？福佬語用得有點奇怪，讀起來不順。不知道這種寫法是不是刻意製造感覺，但讀起來有點怪。

蔡：這部分我不會太挑剔，如果他用我們一般常使用、道地

的台語去寫，可能不會如我們現在讀到的特殊感受。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八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五、三、一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彭 瑞 金	蔡 素 芬	陳 素 芳	鍾 文 音	李 維 菁	總 得 分	序 位	獎 項
路竹洪小姐		5	5	5	5	20	1	首 獎
怪物			3	3	3	9	2	評 審 獎
招羅漢腳仔	5			1	1	7	3	優 選
成獸之歌	3	3				6		
高賽這一家	1	1	1			3		
安娜的旅館之旅						0		
舞廳盃						0		
試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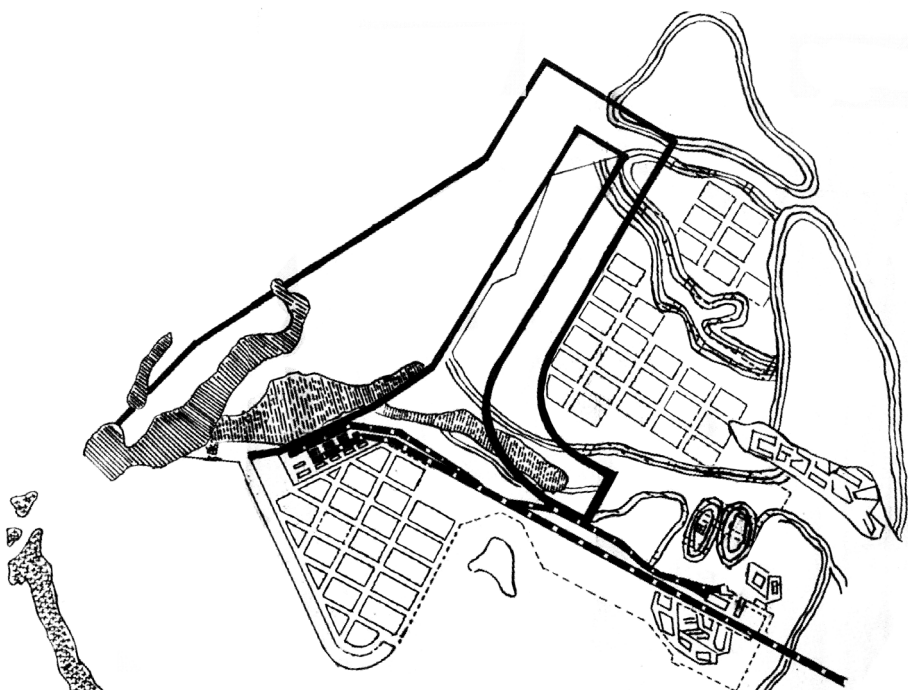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路竹洪小姐〉

評審獎：〈怪物〉

優選：〈招羅漢腳仔〉

散文組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總評

凌性傑

二〇一六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楊佳嫻、楊索、楊翠、廖鴻基、凌性傑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楊佳嫻擔任決審會議主席。在這充滿變動的一年，散文或許最能反映當下，呈現這個時代的諸多細節。我們在評選的過程中，討論當代散文的書寫面貌以及參賽作品的表現，並且從參賽作品裡發現了內容與形式的新變，獲得許多驚喜。

此次散文參賽作品題材多元，關懷層面極廣，表現形式、寫作手法則顯得較為傳統。親情、家族書寫向來是散文書寫的主流，在打狗鳳邑文學獎中亦常見到這類作品。題材老舊無妨，重要的是如何深入挖掘問題，寫出新意、新觀點。另外，敘寫疾病、衰老、死亡的作品似乎越來越多，此一現象值得關注。寫作者用自己的角度回應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件好事。只是，描寫人生的缺憾不完美，往往容易用力過猛，情緒無法節制，舉重若輕或許才能維持文章的美質。我也注意到，近年來參賽作品有小說化、戲劇化的傾向，幽默輕快的文章顯得有點少，談生活品味的作品也不多。

讀散文的時候，我思考的是：舊題如何新寫？經驗與情感如何適切地傳達？形式如何安排？敘述腔調該怎麼掌握？散文體的美感特質如何彰顯？

本屆散文稿件數量頗豐，每篇都有一定的水準。進入決賽會議討論的篇章裡，每一篇都有讓人欣賞的優點。〈最熱的時光〉強而有力，以溫度與氣味召喚時代，用最高明的技術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讓人想像打鐵街的熱與光。這篇作品善於營造雙重性，透過細節交代已然消逝的青春。〈U〉題目甚為妥貼，文章內容也與題旨處處相扣，U型巷弄與人生谷底兩相對照，文字準確而乾淨，張力十足。〈小藥引〉標題好，佳句甚多，真摯又鮮活。此文處理自身的病症與家庭的破碎，想像彌合家族傷痕的可能，運筆不俗。〈趨光性〉的作者細膩體察生活，寫活了夜市人生。〈包裹之城〉的作者用包裹為主要意象，編織親子關係，描述當代親子感情狀態，那麼疏離卻又剪不斷，極具創意。〈正港南方〉有獨特的腔調與魅力，表現強烈的青春感，對海洋的書寫尤為精彩。〈光〉談的是病症與救贖，文字有個性。〈胸膛裡的手〉呈現感官世界，面對情慾流動，創意、想像力俱佳。這些作品豐富了我的視野，深深打動了我。

電影《你的名字》裡，反覆出現編織「結繩」的意象，它象徵不同時空的連結，也象徵人與神、人與人的聯繫。「結繩」是一種纏繞、連接的技術，我想文學也是。文學最動人之處，在於組織材料，綰合，梳理，編結，交織出令人感動的藝術。散文的材料無處不在，只要找到最恰當的編結方式，就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字結繩。

散文組首獎作品

最熱的時光

梁評貴

梁評貴



／作者簡介／

1988年出生於屏東，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南投文學獎、桃城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馬祖文學獎、菊島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而生活的本身就是一場展演，透過文學將事物的本質展示出去，使人更理解「人性」、「人生」、「人情」的意義。

都說是吃米粉要趁燒，打鐵就要趁熱。

熱到盡頭的時候，就是整個夏日。時間還沒過渡到秋季，陽光依然滿山遍野的隨春季延展到此，溫度有如爬階梯一般，向天際的高度伸展開來，漫天金黃色的銳利光線，隨著藍色的底面圖案灑落下來，照得人眼睛發疼。這樣的天，還有依附於此中的溫度，彷彿這就是最好的時代，你對青春的印象，總是與溫度、濕度脫不開關係，現在的你走在街頭一嗅，高雄特有的氣味探入鼻息，使你回憶起更久之前的印象，時間一拉，一扯，重新回到高雄，站在街頭，車流轟轟經過，這座城市，僅憑著溫度與氣味，一把就將你拖入數年以前的回憶膠捲之中，一格格，都像是逆流而上的切面片段。

你記起高中時某個逃課的午後，那時陽光正好，你剛從校園圍牆的內側，拋出書包，接著必須小心翼翼，並且維持著一定的速度，攀上長著尖形利刺的實心鐵欄。然後，伸出一隻腳，身形微略弓起，如一尾蝦，以鞋底邊緣摩擦減低降落速度，沿著藤蔓胡亂衍生的牆面順滑而下，安全抵達。看膩了教室裡白色日光長條吊燈，台上老師反覆教導的內容，你早已忘記，而那時日復一日的規律生活，搭不上身體抽長的速度，只覺得乏。

彼時，趁著學校午餐結束的休息時間，翹掉一整個下

午。將日常運行的軌道，輕輕偏移，偷渡一點歡快與溢出常軌的可能到單調的生活裡。那時你與阿源，一同翻過體制高高築起的柵欄，鎮日漫遊在城市裡，一身卡其色制服，在不該出現的時間裡出現，總是太過顯目，而惹得路人頻頻觀看。遂一路心虛的走，到高雄火車站的隔間廁所裡，將書包裡藏好的便服換上。鎖扣輕啟，喀啦一聲，宛如舞台聚光燈照面打下，一霎那，兩張年輕的面孔，從廁間走出，體會了什麼是法不常在，人我無別。

走出車站大門，你們迅即走入鄰近的撞球間。即便外頭陽光照得令人發亮生疼，一進入撞球間，就彷彿穿越到另一個世界，抽菸的氣味形成霧氣繚繞，只幾盞聚成的吊燈，讓眼前景物都鋪上一層濛濛的毛邊，有點像是你小的時候，故事書中讀到的那種，人間仙境的樣子。

先從三角形的框框開始。首先將不同顏色、號碼的球類聚在一起，這裡與學校最大的不同，是不區分差異，所有的球一視同仁。不同的球，卻有相同的開場，類似的結局，那球桿切面扎實，「喀」的一聲，方向對了，就能直直滾落那得分的窟裡，安放著自己。方向錯了，多是磕磕絆絆，這裡撞，那裡跌，往往還沒入袋，比賽就已結束了，這就是這些球的命運，人的命運。

那時的你，虎口向下，右手三指握住桿柄中間，左手掌微微隆起，如一柄弓，球桿穿過手掌架成的V字凹槽，只待呼吸漸次平勻，此時鋪於撞球檯的左手，宛如佛陀拈花，一個吐氣，右手將球桿向前推出，喀，各色球種四散開來，一個漂亮的開球，迦葉微笑。球身滾動，一派老成的打球技術，阿源在旁叨著菸，瞄了你一眼說：「不錯喔！進步很多了嘛！」就連說話的語氣，也是一樣的老成，在撞球場上，阿源就不像是個初出茅廬的高中生。最早，是阿源帶你來打球的，彼時的你怯生生地，剛從初中畢業，剪個平頭，總不脫三分拙氣。阿源的位置就坐在你身旁，先是他約你，「欸，放學後，帶你去好玩的。」彷彿剛國中畢業的你還站在界線的這一端，而阿源卻早已大步跨到另一端去，伸出手一扯，就把你扯過青春的邊界。

如同電視連續劇裡提及的：「天上一日，人間十年。」你和阿源在撞球間裡打個幾局，時間便往往來到終點，身體裡彷彿裝了個鬧鐘，只要逾過時間的界線，便會左右蹦跳，叮噹響起。阿源也頗有默契的結束球局，一同陪你到火車站，將制服換了回來，原來，連每日的離別，都是制式訂做，被大量複製，以一身卡其色衣裝作結，不同於五顏六色，等待彼此擦撞的球。而你搭上火車，準備回到位於鳳山的家。

車行微微往南，從高雄到鳳山只差一站，很快就到家。家中

是開打鐵店的，通常結束一日的課業，就會回到位在打鐵街上的工廠，四周因打鐵聲響過大而罕有住家。而你一家人則早已習慣，工廠與住家合一，一樓供奉著爐公先師，二、三樓養著一家老小，說是人間如火宅，高溫的爐火確實供養著全家的溫飽，其宅中有火，火中亦有宅。

當時，父親是街上著名的打鐵匠，彼時同業較勁，一條街熱熱鬧鬧，充滿亦敵亦友的競爭關係，而父親自有一套打鐵策略，在地方上足以撐起一家店。從爐火煤料的挑選開始，掂一掂煤炭的重量，檢查其中是否有生煤混入，以避免影響爐火在燃燒升溫的過程產生黑煙，按下開關，爐心開始加熱，通常為一千度，鐵與鋼，通常是熱到最盡頭的時候，才會放軟天生質地的身段，赤閃閃的，宛如一股流動的紅褐色漿糊。

一如青春，只有在最熱，身體與心靈正處於最紅火的階段，才適合塑形打造。若一旦冷了，鋼的鐵的成了形，在現實生活中，只得以無厚入有間，左閃右躲，上順下從，否則，再多的碰觸，如鋼如鐵的意志，最終仍會被時間斷傷。之後，父親再把燒軟的鐵器放到撞槌機上，藉此增加鐵器的硬度，撞槌機打得叮叮作響，那節奏與規律，像極了火車貼伏於地面運行的軌道聲響。那一槌，一音，都像要把你的思緒帶到更遠地方，做更大的夢。現在想起，卻只是步步倒

退，退回記憶中的美好時光。

將鐵器褪下撞槌機，父親再將其置於牛角尖上，親自以人力捶打鍛造兩次，再經過淬火增加硬度，金剛磚磨光，插入砂土，固定冷卻，拋光，上防鏽油。一點一滴，一把堪用的鐵器才儼然成形，如此耗損人力成本的事業，在當時已逐漸隨著引進機械自動化，而有些沒落的端倪，不到門前冷落，車馬唏噓，但也非更早以前的門庭若市，這一條街的每戶都是如此，卻也仍勉力維持住一家的生計。那次，你回到家中，翹課的事情早已被導師以電話揭穿，來到工廠，平日裡叮叮作響的敲擊聲不再，父親坐在廠裡的椅子上，一張臉，布著青灰色，像是鐵器冷卻下來的樣子，那回你終於明白，人與物其實都一樣，心冷了，脾氣就是硬的。那有如鋼一般的意志，在你還來不及開口時，就精準的給予一個耳光。

「給恁爸跪落！」一句話，即說明了當下一切情況。

腦海裡冒出無數個念頭，冷汗在心口盤旋流轉，什麼事都想，卻什麼事也沒個準，全沒主意。微微的頭一低，牙一咬，雙頰赤紅，熱汗從額上滑落，雙腳一軟，就跪了。難怪總是說，最熱的時候，最易於鍛造，燒紅成形，一個辣辣的巴掌印就塑在臉上，怎說人不比鐵，此時此刻，父子靜默的霎那之間，雙方是鐵，也是人。

後來，父親便禁止你再與阿源交遊，並告訴你，隨著生意的下滑，你們極可能要搬遷到另一個地方，透過親戚的介紹，轉業另謀出路，這當然也包含了，你可能要一併轉學。這兩則消息，當下聽得你有點暈，雙膝跪在地上，想再多問些什麼，卻也只瞥見父親轉身時，那張逐漸背光，而被陰影蒙上的臉。此後，你不再翹課，放學後也不願意再前往撞球間，那年輕的自尊又始終不肯透露有關家中的資訊，舊日的朋友們問起，只是隨口應答，說是家人禁止了。

只有那個站到成人世界那端的阿源，對你的說詞釋出狐疑的眼神，這大概，也是他所能理解的範圍吧。果然，阿源在一次的放學後，也選擇不去撞球間，一手扯住你轉身離去的書包背帶。「欸，安怎，是不是厝內有代誌？」聽在耳裡，那時固守一方小小自尊的你，心血一熱，眼前遂融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光景，泛些淚，像童年時期，因貪玩而不慎被家中爐煙嗆到的那一瞬間。所有的話語都卡在喉頭，各自爭相湧出，卻誰也出不來，說不得。老半天只吐出一句：「我家店要收了，我也要轉學了。」

那時，阿源是懂了的吧？

只說：「這禮拜日，再來打一次球，好嗎？」

你回到家中，心裡滋味很是複雜，但你看著即將離開的父親，依然勉力製作鐵器，那一槌槌落定的敲擊聲，代表心中的不甘，三十年來的心血，連高溫淬過的鋼，也能折彎。彼時才高中的你，根本無力能夠作為，只憑命運擺布，陳列在店裡的鐵器，看來都像蒙了一層灰，父親正面臨著人生第一次的轉業，而你亦面對著人生第一次的離別，終於有一次，日子不那麼制式，而你卻懷念起過去制式的生活。

來到周日，你與阿源相約在撞球間，你們依次將球框成三角堆，阿源嘴上仍叼著菸，將球桿拿給你：「來，你開球。」你依舊嫻熟的將桿身推出撞擊，「喀」的一聲，父親也正落下他倒數的幾次捶打，「喀，灌球！」父親將他三十年的怨氣敲下。「喀，解球！」父親順著擺動的手臂低下一滴汗水，「喀，洗袋！」父親在敲擊的瞬間嘆出一口氣，「喀，衝球！」父親終於趴在椅子上哭了起來。

此時，一局已經結束。

黃紅黑綠藍紫，各自散落，局不成局，終於，你和阿源，和熟悉的打鐵街老家，要走向另一個流動的軌跡，而那天依然獨自搭車回家的你，臉上也落下一道細直的軌道，但很快，普快火車，窗外的風一吹，乾了，也就沒人看到，不

會像是前幾個夜晚你下樓，卻意外發現臥伏在案上啜泣的父親那樣。

附近都稱這條街是鐵打造出來的，但鐵打的街，仍是肉做的心。

離別總是不忍，再不忍，終究也像散開來的球身那樣，落入了各自的球洞中，從此天長地遠，明明是狹長的島嶼，卻怎會比長方四正的球檯還廣闊？球，下一局還能聚在一起，人散了，卻怎樣也兜不攏。於是這一切就留在記憶裡，你記得高雄擁有最熱最熱的夏天，時間舞動著手臂，每一槌揮下，都彷彿在定你的型，爐心層層加熱，步步燃燒，反覆淬火，竟鍛成記憶裡最堅實的鋼鐵，伴你往後一路破山開石，勇猛精進。時間回到現在，你站在高雄的街頭，當年的鳳山打鐵街，如今也僅剩一家，老鄰居早已搬離，而阿源更是在你轉學後，就失去了聯絡。原來，我們也只是時間反覆鍛造的鐵，與世界碰撞得叮叮作響，瀝去雜質，幾經淬火，最熱的時光已經過去，定了型，往後的每一刀，每一斲，都在我們心中，最偏薄鋒利的那一面，留下了細細碎碎的缺角。

散文組首獎〈最熱的時光〉評語

楊翠

〈最熱的時光〉以溫度和氣味，收納成長記憶，提煉城市歷史圖景。

本文的美學手法，有三點值得一提。其一，採取回溯法，首尾兩段是現在進行式，中間是過去進行式，以此拉開時間的縱深；其二，使用第二人稱敘事手法，營造兩個自我（現在之我與過去之我）的互相凝視與對話；其三，將父親／打鐵街、你／撞球間，兩條生命軸線，通過打鐵與打球的身體韻律，相互疊合，在敘事上，以及父子的記憶線圖，都形成互涉、對話的效果。

文本有兩種溫度與氣味，喻寫兩種記憶：一種是青春熾盛的成長史，另一種則是城市打鐵街的衰微史。

青春的生命，想要翻越圍牆，跨越邊界，在撞球間尋找大口呼吸的間隙，文本以香菸的氣味，打撞球時身體的熱度與節奏，編織出成長史中一段「最熱的時光」。而與打鐵街一起衰老的父親，則堅持以最精確的身段與節奏，在最後的最熱的溫度中，完成打鐵街最完美的黃昏。

兩種身體，兩種溫度與氣味，兩種不同的曲線，一種青春上揚，一種黃昏衰微，在作者筆下，交疊在一起，共同繪寫出豐美的城市記憶圖景。

散文組評審獎作品

正港南方

郭家瑋

郭家瑋



／作者簡介／

郭家瑋，略高，一直努力在跨出各種邊界，並試著成為更好、更溫柔的人。目前在台北城中打滾，在文字、排戲、補習班的貓以及時間中慢慢確定自己。

／得獎感言／

故事從去年的冬至說起，從台大旁的聯經書房出來手上多了一本作品集，沒有自己的作品卻也還是讀了。記得交給我的女士說：「明年再投投看吧！」，心裡覺得別傻了，有些事情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結果的。於是那個冬天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一年後能在這裡寫下這些文字，好像是對過去的自己投以一個鼓勵的眼神，要他相信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明天。謝謝高雄這個越來越少回去的家，以及台北的一點點冷讓我寫出這些文字。謝謝去年沒有得獎的文章，還是有評審給了幾句稱讚的話。謝謝很多重要的人，希望我稍微變成能讓你們驕傲的男孩。

之一，南方。

來到台北之後，我突然不知道真正的南方在哪裡。

南方，不是太陽落下或升起的地方，連冬天的冷冽的風也是從北方吹來。南方，好像只會在炎炎夏日，吹著軟綿綿的風，吹的人昏昏欲睡，讓時間格外漫長。

南方，一個無關光影，或是情緒的方位。

總是喜歡稱自己來自南方，南方因為沒有集體的故事，所以總是帶有很多想像。例如天氣，初識時，開頭的話題多半就是天氣。每個人都會提起那裡溫暖而乾燥的冬，以及炎熱無邊的夏，每個人都曾有一趟去過南方的旅行，帶了幾處曬傷之後便叨叨絮絮的和別人訴說。南方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逃亡，可以逃開北地荒謬的冷和濕，擁擠與疏離，彷彿到了南方，所有的事物都柔和了起來。

其實南方的陽光不是柔和的，它總是那麼銳利地射入每一片窗玻璃，在不同的表面，清楚分割出明與暗。高中時候的下午，放眼過去整個世界亮晃晃一片，酷熱的走廊除了大面積的陽光，陰影好小，沒有半個人走動。

高中教室一直到高二暑假才裝冷氣，每天上學突然也不是一個討厭的選項，也不用貪著冷氣而到公立圖書館和看早報的老人搶座位。每天到了學校迫切等著九點的來臨，短促的響鈴聲之後整排教室會傳來一波慶賀聲，接著是每間教室門紛紛關上的撞擊聲。教室切換到另外一個時空，總覺得像

便利商店，明亮的色澤一致，永遠涼爽，人人在裡頭甚至無法浮躁，專注之外，就是沉沉的睡。校園甚至因此看起來整齊多了，鮮少再出現將卡其長褲摺短的高中男生，在校園晃著一雙多汗毛的腿。整整齊齊緊閉的門窗，整整齊齊的學生。

每個人都向溫度妥協，溫馴的像是慵懶的貓。

但還是有體育課必須曬太陽，藍天下，藍色的運動服和藍色的磁磚，平時整個校園散發著淡薄的氣息，沒有太沉重的存在感，唯有上體育課時，走到陽光下回頭望，校舍與零散向前的同學，身上的藍和後頭牆上的藍是不同的，相差一段時間的漸層。逆光走向操場，炎熱無邊。南方的夏天總是讓事物格外清晰，所有的差別顯而易見。像是幫世界的一切都安上一個獨特的名字，每件事都可以輕易被指稱。那段時間體育課上了些什麼，沒有太深的印象，老師遷就著需要分數的測驗，讓同學自由在場邊的大榕樹下就著石椅看書，但多數人都是攤著書，便開始和身邊的人談天起來，只會有幾位同學安靜默唸英文單字，眼神偶爾飄向場上被運著的球，像在測量聲音和他之間的距離。

風總是那麼大，不知為什麼整個運動場總是只會有一個班級數量的學生，還有，總是藍的像彈珠汽水的天。身體記憶著每一次在球場上，風從球場上另一端吹來，竄入寬鬆的運動服，汗水被吹涼，後頸被曬得微微發燙。每道呼吸聽起來相當遙遠，只有意義被丟了過來。球傳了過來，籃框逆著光，在視線裡散成一片。

還沒投進幾顆球，日子就繼續倒數下去。那時候覺得手中的球，是時間裡所能掌握最確實的事物了。

泅泳在書堆中的日子隨著夏天而拚命延長，總有許多倒數的日子，多到不真實，開始難以活在當下，因為總是在想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如何在遊戲規則裡面玩出一些成績。這樣比較累人，但是看起來比較成熟。

那時候最常問的是，嘿，要不要上去念書？上去，意味著北上，也不知道多遠，但至少是一個方向。隔年夏天，多數人都成功上去，只有少數人落在南方偏南，一個更加炎熱的地帶。離別的夏天，當我們興奮地以「上去」指稱方向，總會有些聲音半開玩笑地說，上去？你們都忘記我要下去了啊。

小小的一個島，我們也盡了一份心力在劃分它。

我們的眼光往北看，後來很多人也失去聯絡。

現在才發現，原來我們也這麼急欲著離開南方，以為向著北走，就能真正離開困住我們的種種。

現在才發現，困住自己的，從來都不是南方。

因此和人提起自己來自南方，想起的會是溫度和顏色，還有被留在南方十七歲左右，那些瑣碎而油膩的小事。有天大學的社團活動上，彼此之間仍笑得有些尷尬的時刻，帶團康的人問起一位學姊的家鄉是不是在南方。長得漂亮的學姊朗聲地說，我是桃園人，應該算南部吧！接著是一串笑聲，我也笑了，但這幾句話一直飄在腦中。

南方到底在哪裡？我不停問我自己。

之二，正港。

一直到很後來，才知道家附近其實就是海。

家位於眷村的邊陲，緊鄰著市場，我的童年在市場聲中度過，早晨的菜車倒車聲劃破水融融的清晨，接著是整個早上的喧鬧，以及氣味的蓬勃，一切到了下午全被整齊收攏在路旁，只會有幾隻流浪狗閒晃過空無一人的市場。空氣中總是飄著淡淡的泥土味和腐味。

我始終以為我住在一個距離海相當遙遠的城鎮。到了國中時代，做地理作業時搜尋家附近的空照圖，發現海就在家後方三公里左右，小學過兩三條街就是了，但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是一個港，一個戒備森嚴的軍港。聽說裡頭停泊了整座島最多的軍艦，龐大而威武，還有一些亮晶晶、可以殺人或保護自己的飛彈武器。

小學同學的父母的確有多數是軍人，卻鮮少來接他們下課，他們總是整齊齊的步行回家，第一個會拿著小小黃黃的路隊旗，出校門右轉。只有在班級家長會，他們的父母會穿著樸素前來，向老師以簡潔的話語客氣問答。

海邊那一區有相當多鐵絲網，灰色的泥牆常常橫越了整座街，上頭沒有任何塗鴉，只有被洗磨的泛白。空氣中沒有海的鹹味，連風也沒有淡淡的藍。整座港區像是一個祕密，沒有人會談論，可是它卻真實存在。

海，對那附近的任何人，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於是有著荒謬的生活：成為最靠近海，卻看不見海的小鎮。

如果要去真正的港邊，就必須跳上西向的 219。在便利商店前等上數十分鐘的公車，是夏天最漫長的記憶，時間好像前方馬路拚命延長。車子會一路晃過大街，經過林立的店家與車流，繞過圖書館前的圓環，旁邊是擁塞的國宅。沿著鐵道而行，經過幾座小小的山丘，最後停在一片舊鐵道前，每看到那鏽蝕的痕跡，就知道港邊到了。近年來倉庫改建成藝文園區，整個範圍擴大，和舊時的商圈接壤，販賣著時光，吸引許人潮。高二暑假，沒上課的時間，幾位社團同學約一約在老地方集合，一大早圍坐在自行車道旁的大樹下，有人會帶吉他，散漫地撥著和弦，一首歌往往沒唱完就切換到下一首，蟬聲也零零落落。對面顧展的工作人員常常會對我們投以好奇的眼神，隔著陽光，眯著眼留意我們的對話。中間隔著整個夏天的陽光，但還是和那邊的幾個人熟稔起來。有一位身材微胖的大哥總是滿頭汗，問，怎麼，今天不用上課啊？

暑假啊，誰要去上課？同伴裡那個短髮的女孩總會大聲回答，之後我們全部笑成一片。

那時候那裡還沒有太多賣著精緻手作文創小物的店家，也沒有強調天然食材的冰淇淋攤販。那些卡通人物的展覽還沒有進駐，有的只是一些前衛至極的藝術形式，有時是學生的畢業展，種種常常是無法被歸類的，也是無法吸引太多人的。

一切都剛開始的青澀和安靜，坐在樹下，總會有種錯

覺，好像整個夏天都會是我們的。

而海就在前方數公尺。

總是停泊著海洋研究的船隻，整潔的白色外殼會映著水波，有時還會有巡迴的大郵輪，像一尾沉睡的鯨魚，擋住海平面。探頭出去看看海水，不是浪漫的藍色，混濁的像颱風前的天空，將一切都吞沒的灰。空氣中只有淡淡的鹹味，不知道是汗還是海，還有一絲又一絲的汽柴油味，總是讓我想到說再見的口吻。

在這裡的樹下討論過很多事情，有人的失戀或初戀，那幾張沒考好的考卷，還有要不要往北的問題。

還可以沿著海岸一直走，那是特別的時候才會這樣做，有些事情你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或者你無法提問，就只能一直走，被風吹著，一直走。

突然走到距離夏天和港邊很遠的現在了。

來到台北後，我常常想起在港邊的日子。鮮久沒去，每次回南方總有那麼多事情要整理，那麼短時間可以停留。回家變得好貴、好遠、好久。有人失去聯絡，有聯絡的通常都不在身邊，靠著網路問候彼此，其實很想大叫：為什麼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聚在一起？

後來聽說那棵樹下的木棧道被拆除了，文創開始席捲整座港灣，所有東西開始通貨膨脹，創意和商品結合就可以無限喊價，地名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臉書裡，成為他們南方的一個標記，他們有著完全掌握完美的角度和光線。有次回

去，大哥已經不在那邊，剩的是一個眼神疲倦的工讀生，坐在他的位子，說要進場請至右方售票亭購票喔。

只有海還是一樣，不藍，卻還是發出陣陣浪聲。

之三、正港南方

很久沒回家了，和家裡說，時間也近暑假，不如就等學期末一併回去吧。發現過了訂車票的時間，索性遲個兩三天再走，六月底七月初，這一段時間總是模模糊糊，夏天逼近，早一天晚一天也沒多大差別。

高中時期的期末考，就算開了冷氣教室還是浮浮躁躁的，光線溢散。填完最後一張考卷的答案，每個人都相互使著眼神，監考老師多半不會出聲制止，他其實也想快點離開吧。書包裡面塞了一件便服，準備一出校門就換上，在後門臨時決定好要去何處消磨剩下的時間，嘻嘻鬧鬧一整天，晚回家也不會被責備，這是暑假前的小小任性。

有人計畫著今年暑假下來南方玩玩，我一面條列景點，他們一面回：去過了啦……那邊很熱……我覺得還好……還有嗎？

還有嗎？

南方還有什麼？

他們的眼神由熱切轉為嘻笑，我只好尷尬的抓了抓頭。他們往往能補充我所不知道的景點和情報，來自我陌生的網

路和旅遊節目。在我耳中聽來很奇妙，好像一個旅人，竟然比一個異鄉人了解故鄉。

在台北總是很想回南方，但同時覺得自己不夠了解南方。總是自認能代表南方說些什麼，但我所記憶的，是不是他們認知中的那個南方？

於是開始很少和別人談起南方。

南方還有什麼？

他們所記憶的南方，好像是一個完全開闊，願意擁抱或好或壞的寬容地區。或許某部分是這樣吧，但必定還存在著一些自私的東西，私人的、有些不正經、端不上檯面、小小的事情。他們所記憶的南方沒有在球場上投進幾顆擦板球，沒有開冷氣的關門聲，沒有在港邊樹下的歌……。夏天、陽光和港邊，這幾個被用到爛的青春符號，因為在南方而有了意義。無法被複製，無法共享也無法重來的意義。

在我記憶中的南方，永遠是屬於我自己，既私人又正港的南方吧。

散文組評審獎〈正港南方〉評語

楊索

散文作為一種文類，不若小說布局森嚴；不似詩的字詞精雕細刻，散文貴乎文氣飽滿、平淡自然，就像聽一首即興吹奏的薩克斯風，字句化為音符、段落成編曲，讀完有一氣呵成，最好要多一點餘韻。

這篇文章初讀時容易被略過，因為標題並不出色動人，文中三個小標屬冗餘，但，細讀之後，上述缺點如正妹臉龐一二雀斑，小疵而已。〈正港南方〉文字素樸、情感真摯，極可貴的是，文章耐讀，作者往返反復於主題，對「南方」是主體或是邊陲的地理方位，由此思索個人認同兼及成長與青春，光影熱度與惆悵失落排比參差，南方的質地屬性躍乎字裡行間，通篇行氣淋漓。

作者是 19 歲學生，出手不凡，創作力才剛噴發，喜見一顆新星冒出國境之南的天空。

散文組優選獎作品

U

許閔淳

許閔淳



／作者簡介／

1991年生，散步之人，喜歡海和夢。現為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新詩、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打狗文學獎、中區寫作金質獎銅質獎

／得獎感言／

寫東西對我而言一直是件寂寞的事，像潛到深海中走路，有時候在深海中走太久便感覺窒息，上岸晃蕩太久又感覺過於乾燥。這樣反覆的過程久了便會漸漸明白，無論多麼孤單，潛入深海中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或許是耽溺於這種孤單所帶來的巨幅靜謐。很開心有人在深海中捎來光亮，照亮某部分的自己，雖然光總會褪去，但也足以生成一些繽紛閃爍的浮游，謝謝。

有時候四周所有人事都會混黏在一起，不分色塊、不分大小，就那樣所有事物都混在一起，彷彿上空升懸著巨大的攪拌機，將一切攪拌得糊糊的，然後所有的意念與行動都會在這樣黏稠的氛圍中化為其中的一部分，消失在記事本與腦海中，等到這團黏糊終於退去時，好像從遙迢的夢中走回來，四周所有的事物都瀰漫著嶄新的陌生氣味。

這樣的時刻其實令人感到害怕，卻又無法輕易的從這些黏糊中抽身，就算抽身了，身上還是會牽附著那些黏液。黏液將自己與周遭所發生的全然分隔開來，完全被包覆在其中，從黏液中看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被覆上一層斑黃或墨綠色。必須花很多的力氣與時間才能讓這些黏糊馴良地退回它們居住的荒涼穴居。

這種狀態如水，但其實又非水，努力滑動手臂、輕拍雙腳渴望前進，才發現它們的膠稠的力量大得嚇人，完全無法動彈，努力了幾天仍無斬獲，只好任憑自己在這樣的膠著中，如落入一張巨大蜘蛛網，無法往前也無法後退。我感到黏液滲入自己的皮膚，一點一滴地使血液凝固，感到全身的硬骨都快被這可恨的黏液拆毀。

「真的很恐怖。」忍不住打開臉書和朋友分享這樣的感覺。

但黏液不會因為分享而被稀釋或減少，那樣的心情仍然流轉在身上的每個部分，荊棘藤蔓般的布滿全身。

「最近有遇到什麼事嗎？」朋友快速回覆。

「沒有。」

「暫時性低潮？」

我決定停止繼續說話，因為那樣只不過會陷入更多的問句與謎團，或是到最後把對方也攪和得混亂，也許本來就不該放任這些鬱鬱的心情在他人青翠的草皮上漫走。

黏液甚至無聲地在夢境的天花板上緩慢低落，積累到一定的重量時，那條長長的線會啪一聲斷裂，然後夢境中的所有也會變得像現實般黏糊。面對這樣緩慢無聲的侵略，我感到短暫的氣憤，但那樣尖拔的氣憤也很快地就被那些黏糊糊的液體吞食了，然後一切又恢復到黏糊糊的狀態中，無聲無息、無愛無恨。

這是一種殘與癱瘓，我深深地明白，這樣的癱瘓經常在生活過分熱烈激動後產生，在熱烈緊湊的生活中必須精神抖擻地處理每件正事，必須將洶湧而來的各項事情分類切割，大塊的先處理，細碎的便掃到角落。

「前陣子忙到腦袋幾乎迸裂，暴露太久，便只想把自己裝進那如破損後的天空所流出的大量昏黃福馬林罐子，裡頭的生物無論張眼、閉眼都非常的靜謐，想把自己完全浸泡在那甚至達到駭人地步的靜謐中，完全靜止，或是把全世界都泡到福馬林裡，然後孤單就會成為一件自然且莫須有的事。」

在一個擱置許久未回覆的對話框中打下這樣的字句，猶豫著是否該將這段文字送出，沒想到的是，這段話彷彿預言成真，那些黏稠液體絕對與福馬林脫離不了干係。

法國有一個畸形博物館，裡頭擺滿大大小小的罐子，裡頭全都是畸形的各式生物，連生的牛與豬、腐爛的乳頭、雙頭胎兒等等，我出奇冷靜的瀏覽著網頁，昏黃的福馬林，如同一個又一個被人遺忘的黃昏。

黃昏，尤其是那種濃烈泛黃的，並且從遠方傳來垃圾車若無其事、輕快的「少女的祈禱」的那種黃昏，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感到這樣的黃昏使人深深地陷入絕望，世界與人都會忽然變得非常悠遠，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上過，我想也許跟垃圾車那不斷捲入垃圾的黑洞與輕柔音樂有關，因此在瀏覽那個法國畸形博物館的網頁時，我相信他們只是被困在某個這樣的黃昏中。

盯視著那些駭人的畸形胎兒，的確像外星人般，腫脹的大腦、歪斜扭曲的五官、攤敞而出的腸胃，我想這是黃昏的威力，黃昏確實有能力使人、使一切歪斜變形，如狼人在月圓之夜發出狼嚎後會成狼，而有一部分的人在這樣的黃昏中也會變形。

無論是黏液、福馬林、黃昏，那都虛幻而真實的描繪著一種受困的狀態。

我也被困在一個濕黏且暴躁的夏季裡，那個夏季忽而缺水忽而暴雨肆虐，生活也跟著一下子吸水膨脹，一下乾涸萎靡，我非常非常的思念冬日的安靜與冷，以及那幾個能夠理解我對冬日偏執的朋友，然而他們在這個夏日漸漸溶化了，凝固過後也再也不是同一個人，我深深的明白這個道理，分子的排列全都不同了。在這樣悶熱黏潮的夏日，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為何身邊的許多人都溶化般的消失了。只能獨自走進那個隱身在喧鬧夜市的 U 型巷子。

U 型的巷子與外面的世界隔閡，往上看有整片瘀黃的遮雨棚，陽光從上篩落時便黯淡了一分，巷口右邊是一家掛滿衣服、散發著濃厚濕氣的修補衣服店，左邊則是一家柑仔店，賣老牌醬油與吃食，後面一點有百元理髮，全都是一些過時且蒼老的店。一過 U 型彎便會看到一家剉冰店，當然也

是復古風，那個夏日我經常一個人走到這裡吃冰，不為了解皮膚表層的濕黏與生理的燥熱，只為了一個人窩在這裡思念冬日的冰涼。

獨自坐在這 U 型巷弄內，像是坐在水槽下方的 U 型水管，裡頭潮濕晦暗，而且裡頭全是不認識的人，他們就像溝渠中會出現的小黑鼠或浮游生物，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然後繼續低頭吃冰與思念冬季。

吃完那小冰山後，我會一直望著那淤黃的遮雨棚，我喜歡它篩落暗色系的陽光，充滿整個小巷的感覺，像從發霉木抽屜找出的一疊老照片，也像福馬林，整個 U 型小罐裝著整杯的福馬林，我們在裡頭被浸泡，如此安靜，有時會被這個小巷深深感動，這裡頭所有的老舊與昏黃或許意味著受困，但也意味著一種守護。守護著什麼不要被外在喧鬧的文明所侵襲，就像我的內心也一直守著一塊很舊很舊的貓眼石般的東西。有時候我覺得這條巷子和我同樣孤單，它也像我近日的人生縮影，U 型谷。

高中的地理課本上介紹的冰河地形，冰河侵蝕作用形成的谷地。當冰河順著傾斜的山坡向下移動，山谷就會被沖刷、侵蝕。等到冰河融化或解凍，就留下一個山谷，類似字母 U，常常散落著被冰河運來的小石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冰河便那樣無聲息的流進我的生活，緩慢而冰涼地將我的生活磨出一個低低的 U，有些時刻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那個 U 的弧度，低沉地發出聲音：「你有什麼地方被磨掉了喔。」其實並不討厭這個 U，它像一個祕密般的谷地，裡頭流淌著冰河，我經常從那幾乎九十度的懸崖慢慢地吊著鋼索而下，裡頭只容得下自己一個人，所以完全不必在乎他人的聲音，也因此不必變換聲音來成就一首同調的曲子。

但後來我發現原本只有一個 U 的谷地上面磨出了更多更多的 U，有的重疊使那弧度深陷，有些分散錯落在各處，使各處都充斥著如痘疤般的凹槽，我學會在看每件事情時潛入更深的弧度中，在那裡看見一些比冰河更沉重的事物，並且在這個谷地裡發現世界的另一種樣態，其實某一部分是極為荒唐的。

不斷地沖刷與侵蝕，U 型的最底就那樣無聲地被磨得更深，像一口斑駁生鏽的井。

在深井中忽然明白了許多事，好像忽然跋涉到一座未曾到過的高山，從那座山上鳥瞰的世界是極為不同的，許多積累於內心許久的模糊灰色感受，都因為這個新的井口視角而

變得極為具體清澈，然而卻又同時的感覺自己是沉在那個 U、那口井的最底部的，這是一種相當矛盾撕裂的感受。

與一位許久未見、僅存的朋友聚餐後，他用很抱歉的文字告訴我他感到很沮喪，好像忽然聽不懂我說的那些抽象事物了。我呆看了他的留言許久，感覺到他也將在這個夏日溶化，不知如何回應。我想他是跌到了我的 U 裡，其實那冰河是極滑的，也或許他看見了在福馬林中，那個畸形的我。我沒有和他說出我內心真正的感受，因為那又是另一串的隱喻和象徵，但內心是黯然的。因此，我開始嘗試將那不斷侵蝕消磨的冰河掃開，如同掃開大片大片充滿隱喻的文字，或是試圖將那個 U 型溝壑填滿，像是將自己冰涼的體內塞滿一朵又一朵朵滯的棉花，然後相信一切都會充飽、都會好了。有時候多麼強烈地希望這些使人感覺到冰痛凹陷的事物不要再流進生活中了。我不發一語地關閉對話框，然後放聲大哭。

我在暗處捧起那個裝著黏液、福馬林黃昏、與畸形自己的 U，像一個脆弱無蓋的玻璃罐，接著將它們嘩啦嘩啦地傾倒出來，它們被倒出後很快便乾竭皺皺了，我將那個什麼也沒有的 U 倒放在桌上，成為一個小山丘，偶偶地攀爬上去，發現那裡仍然沒有一條好路、仍然沒有一個得以生存的語境。許多的人事早在冰河來時就被磨開了，我無法離開那個 U，那裡只有我自己與零星的幾顆石頭。

披著一身福馬林般的黃昏繼續跌跌撞撞的過著。那個夏季，幾乎放棄尋找那些溶化的人事。然後我遇到了阿輪。

阿輪的本名是什麼其實我從來不知道，他總是用輪椅颯車，又有一張凹凸不平如黑輪般的老臉，因此我私底下稱他阿輪。他總在我值班時來和我攀談一些小事，起初我會耐心的聽著他講許多小事，但後來也漸漸地感到厭煩，他其實有一張，不好看的醜臉，皮膚滿是坑洞、大小瞇眼、大暴牙，還有一頭永遠看起來都油膩的長髮，他會從輪椅上一跛一跛的走到櫃檯來，抬起那張歪斜不勻稱的臉，滔滔續續地和我閒聊，也會在路上看到我時急速地用輪椅颯過來我旁邊，我總是很好奇地問他不怕跌倒嗎？他說還好啦習慣了。然後繼續在我身邊喃喃自語。

雖然感到厭煩，卻因為值班離不開櫃檯，只好繼續聽他用不好聽的含糊聲音講著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事，有時候阿輪也和別人攀談，他走了後，會聽見他們用一種終於解脫的語氣慶賀，並且碎念著他的可笑與煩人。阿輪反覆訴說的主要內容是他的前女友與他的病。或許因為他反覆太多次，或也許我始終以一個世俗的既定觀念不相信他會有女朋友，因此我其實不把他說的那些話當作真實的，有一搭沒一搭地敷衍著他。

「唉，女人就是這樣啦，看到更好的就走了，我之前對她多好啊。」「唉，我的醫生跟我說啊『你就等死吧，沒藥醫了。』人生無望啊，唉這種病就是這樣。」阿輪用他那大暴牙的嘴巴眯著大小不等的眼睛，看起來實在有點，不，應該說是相當，猥瑣，他總在傍晚我值班的時刻說這些話，我始終採取一貫的敷衍話術應對。某一天我心情特別焦慮，當阿輪又抬起臉反覆相同的話語時，我只冷冷地問他：「喔？你那麼確定那女生真的把你們的關係定為情人嗎？」

忘了阿輪是怎麼回答的，忘了他是抬起那張黑輪般凹凸的臉說：「當然是啊！」還是低著頭說：「或許是吧。」但我記得他最後駕著電動輪椅漠入整片潮濕黃昏的模樣，那樣的歪斜那樣的空洞，他在那罐小小的福馬林中加速，然後四周湧起密麻的氣泡。

殘疾者阿輪駛向他永恆的黃昏、永遠的福馬林中，在那裡被醃漬成更畸形的模樣，他在裡頭發出聲音，努力睜大眯眼，所有人還是看了他一眼就匆匆走了。其實他只是想打破這個罐子，我又何須揭穿他呢？我感到極為劇烈的罪惡感鋪天暴雨般降下，暴雨中我忽然明白了對他的惡之巨大，以及，自己其實並不比阿輪更健全。

「很抱歉，我實在不能明白你說的那些抽象事物。」周圍

湧現一片嘩然的嘲笑聲，呵呵呵、呵呵呵，如魔幻電影中那種不斷繁衍增生的、有著恐怖人面的花朵，笑聲尖拔成嘻嘻嘻嘻，我用力摀住耳朵。

瞬間，朋友的留言、阿輪難聽的聲音、我的眼淚、在黃昏中駕著輪椅的阿輪，全都蒙太奇效果般快速閃現我濕潤的眼前。

我猜想阿輪的世界中沒有不斷侵磨下探的 U 型谷與冰河，但也或許有，可能是 W、V，有著生澀未磨的銳角，但他絕對也被困在黏稠的福馬林黃昏中，他拿起他尚未磨整的 W 和 V 試圖敲碎那些黯黃的黏液，不斷加速他的電動輪椅試圖衝破一切抵達清晨的光白，如同我試圖割開牽絆我整個人生的 U，以及將裡頭裝滿的黃昏傾倒乾淨，然後我們都可以起身迎向一個沒有黃昏的亮白國度，在那片雪白中，我們都可以放心地隱喻與說話，我們可以被容許在殘之中虛構健全，沒有人會質疑這些是否真實，沒有人會拿起鏟子將什麼重要的事物連根鏟除。

糾纏

生活磨難，每個生命難免因而產生變異，或變形變態，或縮躲窩藏，或豎起牆垣揚起幡簾來孤立自己。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口無法與人溝通讓人明白的孤獨深井。得獎這篇文章〈U〉，作者反覆用膠稠的黏液、福馬林、黃昏、冰河磨切出的U型谷等荒涼、畸形意象，精準的陳述如此被困住、被癱瘓的心境。

五千字篇幅不算短的散文書寫中，反覆使用這幾種相同意象，確實有點冒險。這手法的好處是造成讀者幾乎喘不過氣來的張力，這綿密壓力是這篇文章的成功之處，自然，也造成這篇文章不容易閱讀、也不容易讀懂的缺點。幸好作者懂得用些對話和事件來沖淡一路繃緊的文意。

世事原本如此，優缺點並不絕對，之間的掌握，恐怕攸關作者生命歷練與生命哲理的透析度。年紀輕輕，就能寫出如此富含生命哲思的文章，委實難能可貴。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0/30（日）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凌性傑、楊佳嫻、楊索、楊翠、廖鴻基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施雅芳、陳娛如、

《聯合文學》周玉卿

紀錄：姜呈穎、方子齊

評審委員推舉楊佳嫻委員擔任主席。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〇三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八件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一篇，兩票的五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一票	〈精障的文字狂想曲〉(楊翠)、〈尋·履〉(廖鴻基)、 〈老鋤頭〉(楊佳嫻)、〈惡靈無所不在〉(楊索)、〈明星 花露水〉(楊索)、〈土風時代〉(楊佳嫻)、〈小殊〉(廖 鴻基)、〈父影〉(楊翠)、〈趨光性〉(楊翠)、〈俄羅斯輪 盤〉(楊佳嫻)、〈無夢時代〉(凌性傑)、〈胸膛裡的手〉 (楊索)
兩票	〈光〉(廖鴻基、楊佳嫻)、〈包裹之城〉(楊翠、凌性 傑)、〈U〉(廖鴻基、凌性傑)、〈小藥引〉(楊索、凌性 傑)、〈正港南方〉(廖鴻基、楊索)
三票	〈最熱的時光〉(楊翠、凌性傑、楊佳嫻)

決審討論

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獲得一票的作品，則由各評審推薦佳作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精障的文字狂想曲〉

楊翠(翠)：這次被選出來的十八篇作品就層次來說都差不多，主題、特色各異，但也各有問題，品質差距不是太大。我選擇〈精障的文字狂想曲〉的第一點是主題的特殊性，第二是敘事結構、脈絡流暢，第三是聯想有趣。作者敘述他跟

世界隔了一道牆相見，有一些想像，有一些錯開，因為錯開反而看見更多幽微、殘酷、荒謬的現實。這是我喜歡這篇文章的部分，看起來是文字的狂想曲，但當狂想與精障、社會觀察的身分結合，從超現實變得非常寫實，很犀利地穿透了現實的一些情況。不過雖然文字犀利，但自然性不強，可以理解為「因為是精障的文字狂想曲，所以會不自然」。就犀利的穿透性而言我滿喜歡的，有刺激現實的效果。

楊佳嫻（佳）：這篇我也很有好感，但題目訂定可以更靈巧、更好，現在這個題目太直接說明文章的基礎。這篇滿幽默的，跟一般散文的寫法不太一樣，有調侃、有幽默、有一些文字和語言上的諧音，故意用諧音和看錯的東西來諷刺事情。其實是不怒反笑，他對這個社會有一些意見，但用很委婉的方式表達。我有問過鯨向海，他說憂鬱症有可能使注意力不集中，導致識字跟文法有問題，但我想如果所有東西都剛巧看到另外一層意義，那已經不是症狀，而是用文學手法調整過了。讀這一篇其實是在不太自然的情況下看到一些趣味，這部分會讓我有些猶豫。

楊索（索）：這篇確實有創意，但在文字經營上文學性不夠，閱讀的美感覺得稍弱了點。

凌性傑（凌）：這一篇剪裁精準，包括精神病的相關知識等材

料彙集在一起時，扣得滿準的。佳嫻說題目的部分我也有同感，他玩的是語言遊戲而非文字遊戲，所以或許題目可以再調整。

廖鴻基（廖）：一開始看有驚豔的感覺，聯想力、趣味性相當驚人，但收放之間稍多了些，放得太多沒有收回來，有些過度了。不過這篇的聯想力是好的。

〈惡蠶無所不在〉

索：這一篇高雄的在地氣味濃厚。作者的特殊處在於語言很好，文字意象講究但不造作，破題跟結尾都充滿流動性，同時整篇的文氣很飽滿，並沒有崩垮。當然也有缺點，他用了不少現成的形容詞和四字成語。不過文章的起承轉合流暢、沒有中斷，文字有文學性的美感。



廖：如楊索所講的，文字很好，但他一直在抱怨，抱怨空氣、年輕人、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篇幅長度裡一直抱怨會讓人看了覺得疲倦。

翠：我覺得他的優點成為他的缺點。文字的意象非常飽滿，也善於經營詩性的語言，但若非通篇如此會好一些。我覺得疲倦的來源不是抱怨，而是審美疲倦。全篇前後貫穿得很好，在文字的掌握上是有成熟的能力，但通篇詩性的文字太多了，現實感弱。稍微調配一下濃度會更精彩。

凌：文字好像用力過度，隱匿有一首詩叫〈括約肌〉：「不用力是不行的／太用力是不行的」。用力控訴或抱怨會太刻意，難以穿透人心。如果題目訂為「霾」，搞不好會比現在好一點。另外，K城可以直接寫成高雄，作品中的地名都是真實地名了，為什麼要用代號指稱高雄？這點有點突兀。

佳：這篇沒選的原因也是因為題名。文字滿好的，結尾也是這批作品裡較好的。但這篇有些段落會覺得純粹是文字描摹，內容並沒有更進一步發揮的感覺，稍微有點可惜。

〈土風時代〉

佳：這篇是我比較困惑的作品。這篇散文其實有一點像小

說，敘述的時間不是當下。作者顯然是嫻熟土風舞，想用這些東西把時光串起來，又要跟愛情和軍隊編織在一起，這是很難做到的，他也沒有表現得很完美。但作品裡有一種厭世、有點犬儒的氣息，感覺像老於世情的人寫出的。不是結構清楚完美或立意清楚的文章，但是有魅力的。這篇因為有神祕的陌生感而吸引我。

廖：這篇應該是我這個年紀才會看得懂，我們那時候土風舞是很平常的活動。這篇作品是將土風舞、女朋友們、當兵等等加在一起，組合成那個緩慢而保守的年代。此篇確實結構鬆散，但有那個時代的味道，不過共鳴應該不會太高，因為用了年輕世代非常生疏的符號。

凌：我覺得他一直在離題，他要講的其實是那個時代又土又瘋，但寫得其實很理性，瘋狂的部分好像沒有寫出來。

翠：我覺得是時間上令人困惑，敘事時間到底在什麼點？感覺是記憶回溯，但是站在什麼點回溯？很多部分無法確認時間，因此記憶的流動、厚度或色澤我無法掌握。

索：可以理解佳嫻為什麼被迷惑或喜愛，這篇確實有某個時代的氣質。我查了一下時序，應該是一九七八年，八二三的二十周年是一九七八年，高速公路也是一九七八年。除了時

序的敘述有問題外，也用了些不是那個時代的用詞，如「海K」、「無厘頭」。另外一點是敘事上非常平淡，還有標點符號用得不好，結尾處也寫得不好。

〈趨光性〉

翠：主題是談家庭、夜市擺攤，有回溯的、淡淡的疏離的溫暖，但結尾處理得不好。作品前段有淡淡的韻味，敘事節奏雖然沒有特別的調度或賣弄，我覺得還是有韻味存在，但結尾太工整、太白、太露。整體來說是平實的。

索：題目非常好，作者講了非常完整的故事，特別是父親的夜市生活，怕下雨、渴望光，對位性的書寫非常強烈。這個故事的生活氣味非常濃厚，作者其實不是文字修養很深的人，但他的文章會吸引我繼續看下去，所以整篇文章很成功地說了一個故事。

廖：這篇是平實、平順的。用夜市講父親跟母親其實講得很不錯。但如要得獎，少了更強而有力的說服力。

凌：我喜歡這篇素樸的寫法，把夜市的生活突顯出來，但趨光性的敘述不夠突出，夜市裡的燈光作者已經試圖寫了，但都只是點到為止，沒有進一步去描寫。這是讓文章比較單調

的地方，作者花了很多篇幅處理枝節的東西，但作品焦點沒有回應題目的光。因為是晚上，因為有光才能讓市集順利運作，這個概念是可以繼續挖掘下去的。

佳：這篇跟〈精障的文字狂想曲〉相比，題目取得很好，但內容沒辦法扣合這個很強的題目。

〈俄羅斯輪盤〉

佳：我對於用日記、周記、筆記的方式表現有點遲疑，這種方式有時是文體上的偷懶，好像可以順理成章地讓文字變得比較鬆散。但作者寫女性身體的膠著，所以用這種文體表現生理的膠著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方式。這篇是不錯的女性自我書寫，而且是透過很多寫作者不願坦白寫出來的東西，主要是這部分打動我。

廖：同意，採用這種文體是偷懶的方式。再來，題目有點誇張，俄羅斯輪盤是一槍一槍打的，有緊張氣氛，跟只是換醫生的狀況不合。另外是矛盾處有點多，比如一開始對為什麼要慶祝生日有疑問，卻又解釋自己是期待慶生的。

翠：我可接受用這樣的形式表達這個主題，確實可以產生一種反覆性，月復一月看醫生、等待經期的迴圈感。但有幾個

缺點，比如文字太纏綿，讀起來非常疲倦，有一些太冗贅或者意義不明的文字，過度用力雕琢的文字也非常多，會使原本很直觀的身體感知被抽象化了，力道就被削弱了。我看到最後才明白俄羅斯輪盤的意思，但不精確。

凌：我同意作者用力過度，作者也沒有設想要與讀者溝通，溝通的能量是在這些作品中較弱的。像〈精障的文字狂想曲〉這樣寫疾病的篇章，會把疾病的特徵寫出來，但這篇作者好像以為讀者理所當然一定要知道這個病況是怎麼回事。但我不理解這篇裡的病狀到底是什麼，因此有點存疑。

索：這一篇作者有寫作潛力，可能還需要再磨練。描述女性對身體變化的焦慮非常絲絲入微，但標題沒有說服力，標題應該是在突顯一〇四年五月這段，作者所舉的左輪手槍的例子，但卻與主題無關。另外的敗筆在沒有說服力的結尾，為什麼再去看了另一個醫生？這個文章作者有寫作的功力，但敘事邏輯不足。

〈胸膛裡的手〉

索：這篇在投稿作品中，算感官書寫，對於情慾流動和身體書寫，算是題材比較突出。感官書寫很不容易拿捏，這篇算是夠細緻，也有說服力。相較其他作品，這個作者經營的意象非常

豐富，比如早晨的公車，情慾流動與公車的停和啟動，有筆觸上的對照性。整篇作品的圖像感很清晰，有創意。

佳：這篇我自己很喜歡。這篇有點魔幻，裡面的身體非常有侵略性，其實是因為他去慾望身體，才會覺得身體黏住他。寫到後面已經脫離寫實，作者專注地陳述慾望是如何使身體和世界變形，著重在一個點上反覆想像摩擦與迎合，寫得非常仔細，是這次看到的作品裡比較特別的，對身體能夠寫到這個地步。這篇我是支持的。

凌：我覺得這一篇可以再寫得更生猛有力一點，在處理慾望時還是太含蓄。有些用詞不太能夠說服我。另外是「胸膛裡的手」想講的是手與乳頭的碰觸，在情慾的描寫上面應該有更多描述式的語言，把感官世界呈現出來。但到了第五頁突然很溫情、很純愛地講起如何相遇，又突然很少女心，整個敘事上搔不到癢處。

翠：認同這篇感官書寫慾望流動的魔幻性，是在這屆作品中很特別的。但沒有打動我的原因是作者非常用力地在旁邊繞，核心的東西沒有看見。以入選的十八篇來說，要不就是平鋪直敘，要不就是用力過度。用力過度使得感官的色澤、感官的溫度被稀釋掉了。

廖：大家都提到了，焦點不夠集中，一直在周邊盤旋的感覺。

兩票作品討論

〈光〉

廖：這篇講母親弱視，使用的文字很簡單，短句形成很有風格的文章，簡單乾淨。對於光的主題扣得很緊。寫的是弱視的母親多麼辛苦養大他們，但這個部分也是唯一的缺點，這個部分更強一點會是很特別的文章。

佳：當初支持也是因為精準而且乾淨，寫弱視母親的主題卻不煽情，非常節制。裡面引用非常多宗教性的文字，恰到好處，為文章加分。有些修辭恰到好處，如最後「春日裡顯出一片淡絳淡綠」，這種寫法很特殊，是壓縮的語言，但又不是通篇都是。這些比喻性的文字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翠：你們說的部分我都認同，特別是文字的乾淨、精準，這些是優點。弱視母親的部分反而是文章中比較隱微的部分。寫光的各式各樣姿態部份是很厲害，但有些地方太過於鋪衍，比如第一頁中「葡萄美酒……」等等，這些舉列是不是必要？是不是應該強化母親的描寫，再更精簡地保留這些片段。鋪衍太多，單段來看是很棒的東西，但放在整篇當中好

像跑得太遠了，感染力被削減。

凌：像楊翠老師說的，作品裡有很多古典文字直接套進來，與「暗嘸嘸」這些閩南語詞彙搭不上，整體元素可以再調整一下。我在揣想作者的企圖，他應該有嘗試要把宗教對於人類心靈的救贖，當成光明的狀態，但沒有完全挖掘出來，這部分有點可惜。如果可以再進一步去寫，視覺上有障礙的人物塑造其實有很多事可說，但這些事作者都不著墨，有點可惜。

索：同意性傑最後的結語。這篇文章是很動人的書寫。我有一些質疑，有些時候作者使用很多「知識」，散文裡如果要放知識必須是確實的東西，而非比喻。舉例來說：「能源部長倡議，我們只有光能，沒有核能。」這句話不是絕對性的真理，這些部分削弱了說服力。另外他除了古典句子也用了很多現成成語，會讓情感扁平化。

佳：我回應剛剛老師質疑的第一頁古典用詞，當初會覺得前後不搭，但我後來想到了解釋：我覺得他是刻意用習以為常到俗爛的語言，表現這對一般人而言多麼普通，但對於無法直接接受光的人是非常稀罕的。我對知識性的那段不會看得那麼嚴重，那可能是文學性的排比。

〈包裹之城〉

凌：這一篇用很素樸的方式切中核心地寫，用包裹寫背後情意。但有很多句子破碎、不完整，如一開頭「我所說的是、我的母親」，其實不需要這樣的頓號。但整體的概念是好的，用第一個包裹、第二個包裹、第三個包裹，這樣的方式串起家人之間的緣分、互相關心的狀態，樸素的寫法在這些作品裡是比較優秀的。

翠：我先說優點，母女關係的疏離與疏離中的溫暖連結，是非常當代的情感連帶關係，整篇讀下來既疏離又有剪不斷的東西，通過包裹的概念和實質連結。這種當代的語境是這篇文章最好的部分，沒有過度刻畫或一些周邊鋪衍去呈現，用非常平實的方式描寫，這是我喜歡的部分。第二個是包裹的層次，到第三個包裹變成一個生存狀態了，已經不完全是母親寄給他食物的包裹，這種包裹的層次在結構當中被推演。當然也有些缺點，其實我覺得第一句刪掉會更有韻味。有些文字太過參差，有些部分不大合理。整體來說，這篇打動我的部分大於缺點。

廖：第一個包裹是母親寄給他食物，第二個是超商的包裹，第三個是生命的包裹，我要讚美第三個部分。文章有很多不合理處，比如便當的雞腿，要寄的話直接去買需要的分量就

好了，為什麼母親要吃便當的配菜而把主菜的雞腿收集起來寄給他？因為不合理所以覺得不是事實。很大的矛盾是第一段開始，作者想要離開原生家庭，卻又依賴母親寄的食物，吃肉卻又覺得殺害動物很殘忍。所以第一、第二部分不好，第三個部分寫得不錯。

佳：寄包裹這件事很打動我。我自己喜歡第三個部分，也不喜歡第一段，會覺得多餘。還有第二段說人與人的緣分，這種老生常談的說明，也會削弱文章的力量。不太合理處除了雞腿排和豬排外，母親留的紙條的寫法也不太自然。有一些生活化的細節沒有處理好，也許作者為了加強某些東西，而有虛構。但包裹的層次、整體想法是好的。

索：書寫者是有創意的，用日常寫情，生活味很濃。有的文章寫到中間會垮掉，這篇寫到後面反而好。結尾之前兩三段寫宅急便來的時候，整座老公寓震動，寫建築物與包裹紙箱彼此好像共振，很動人。比較可惜處是文字不夠好，不夠有美感，但很有創意。

凌：我喜歡這篇的生活感。我想補充，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事都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我們覺得不合理可能不是事件不合理，而是文字不夠有穿透力。因為其實在現實中很多媽媽會做許多不合理的事情。我喜歡第一段，媽媽寄粽子，但醬料

是搭配碗粿的，現實中媽媽常會亂配其他的醬料。我覺得作者想呈現真實生活，可惜的是文字力道不夠。

〈U〉

廖：喜歡這篇的文字，文字的藝術性、文學性都非常好。好的文學作品哲思夠的話就非常好。整篇都是自我探索，對生命的孤獨、隔離，對過去的日子，老舊、隔離、生命的孤獨感表達相當精準，加上文字的文學性夠，這篇我給了滿高的分數。

凌：這篇也是我很喜歡的篇章。題目設計非常好，用「U」來進行多重指涉，是人生的縮影，是U型湖的狀態，將地理常識融入生命。還有現實的部分，如居住於U型巷弄裡面，文章的寫法沒有具體的描述，但他有設計另外一個對照組：殘疾者阿輪，殘疾的生命狀態與自己的狀態互相對話。最後說得比較白，他說自己不比阿輪更健全，來表示內心的孤獨和殘缺。每句話都可讀出其他意思，這部分做得滿好的。

翠：在這麼多篇當中，這篇的文字精準乾淨。在詩意的掌握上夠，整體文字非常流暢。第二個優點是U的意象的彰顯，第三個是阿輪。我很喜歡最後阿輪的對照組，阿輪想衝撞U、打破U的嘗試，跟他是對照。結尾他說如果試圖割開U，試圖把裡面的黏液倒乾淨，能夠看見光等等，這種說法

是不錯，但這個結論是不是來得太快了？要如何得來這個結論的節奏感可再多一點韻味，會比較成功。

索：這篇確實文字掌握非常精煉，意象豐富，描寫細膩。但敘事太纏繞，意象太纏繞。阿輪出現之前，有很大的部分以虛寫虛，反覆用黃昏、福馬林、黏液，以虛寫虛的時候需要把文字的渲染和觸鬚伸展開來。阿輪那段，以實要反襯虛的時候反而弱掉。作者寫虛很強，寫實情感沒有著落了。後面突然冒出W跟V，是前面沒有出現的符號，要代表什麼樣的生命經驗也不清楚。結尾的敘述削弱了張力，但以文字而言非常的特殊。

佳：這篇很有哲思性，自我探索的部分很吸引我。我猶豫的點就像楊索說的，黏稠的黃色出現非常多次。不過出現這麼多次可能是故意的，作者為了帶給我們黏膩的感覺，刻意用這種方式來達成，但這個表現法到最後沒有非常說服我。結尾的兩三行很動人，但同意楊翠所說，前面如何突然過渡到這麼動人的人生體悟，好像說服力不太夠。整體而言不錯，但就是有這些小小的缺點。

〈小藥引〉

凌：很喜歡篇名，作品講的是家族裡的傷痛與疾病。破碎的家庭因為自己住院換回一次團聚的機會。在這裡病有種翻轉

的概念，並不只是病，而是治療家庭破碎的藥。結尾處理得滿好的，因為自己的病所以家人間和解了，病好像是值得的，這樣的寫法很真誠動人。但最後那幾句話可以刪掉，藥引寫完可以畫下句點了。

索：標題吸引我，有加分。破題很清楚，文章的主題有呈現出來。文章中諸多佳句，比如「凡吃什麼都燒成焰火。那灰燼是苦……」苦是講自己的生命經驗、父母的婚姻。整個故事描述很有說服力，很真摯，無怨不傷，不過度控訴。但也有很多缺點，一是標點的使用有點氾濫，也有俗常的形容詞。比較大的缺點是麻醉過程作夢，因為我有手術麻醉的經驗，那時並沒有作夢。有一些段落作者的說服力要再加強，結尾最後一兩段弱掉了，但基本上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廖：以一篇文章而言幾乎很難挑出缺點。以作者病了幾次、手術幾次，還能這麼冷靜，並且帶著些許幽默和樂觀，但在描述裡頭提到想自殺，當一個人病到想自殺，應該不大容易寫出這樣有點幽默帶點樂觀的文字。這部分有些不合理。

翠：這篇滿喜歡的。喜歡的部分是真摯性，對於現場的描寫的鮮活性和生活感。第二是藥引的意象跟實指都不錯。缺點是有些地方太露了，像「父親愛我，我如此深信」，這句話是可以不用的。還有時間的轉折，到第三頁突然過了十年，這

個部分不是那麼成功，也太白話、太多餘了。自殺那部分在前後是比較扞格的地方。最後結尾太露、太勵志，全篇的韻味不見了。但還是很喜歡這篇。

佳：這篇的文字比較詩意，但恰到好處。前面我們有討論到很多文字很好但用力過度，這篇不太有的毛病，但稍微會覺得有點為文造情。倒數第二段提到十字形的疤痕，假想「我」跟醫師會以文藝腔的方式講話，這個就太多了。有一些補充說明，比如跳樓的氣墊或某一任情人以自殺要脅，可能是想加強力道，但顯得多餘。整體來說文字功力是強的。

〈正港南方〉

索：基本上是好的散文，我心中認為好的散文讀起來有音樂性。這篇文章平淡自然，不刻意雕琢文字，文氣貫連，像竹子一節一節，到最後沒有鬆掉。這篇文章非常高雄，非常在地，寫方向、寫溫度、寫對城市的自我認同，參差對照下也從這樣的文章裡把青春期的迷茫或者尋找表現出來。沒有找到太大的缺點。

廖：如楊索說的，平實、自然、不誇大。用南方、正港、正港南方，三個段落鋪陳，相當扎實飽滿地呈現台灣的南方味道。不是理論性或資料性的，是真正在南方長大的人才寫得

出來這樣的文章。雖然作者舉的一直是非常小，幾乎沒有味道的例子，但因此會覺得更自然。表達好、文字美，很多句子忍不住想圈起來讚嘆。如楊索講的，是非常完美的文章。

凌：青春感掌握非常好，應該是很年輕的生命所寫。最厲害的是有自己的腔調，自己的語氣調節得非常好，把高雄生活的狀態描寫得非常好。但某一些自問自答的部分可以省略，直接用眼前的景象來代替問答更佳。關於「正港」的部分，現在很多軍區是可以開放參觀的。還有「海，對那附近的人，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於是有著荒謬的生活：成為最靠近海卻看不見海的小鎮。」這可能用力過頭了，這是比較刻意的部分。文章的整體感一直維持得滿好的，一直在自說自話的腔調裡面。期待他可以更好的是把問題挖掘得更深一點，用更精確的高雄形象來替代浮掠的部分。

翠：優點是文字乾淨平實，特別是在前面兩段談中學時記憶中的南方生活細節，或者第二段關於海的記憶，這個部分是有溫度的、有質感的。但我看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這篇文章的核心處理，會營造一種跟別人論辯南方是什麼的姿態，這個論辯的姿態恰恰是這篇文章比較有問題的地方，如果要營設論辯的姿態，對象應該要設得更清楚，會挖得更深。其實自然寫他的南方記憶就很正港了。第二個是從南方，到正港，到正港南方，結構設計得太工整了。這是我覺得的缺

點，優點則認同其他評審所說的。

佳：我覺得沒有一個正港的高雄，我也尊重在這邊住很久的人感受未必是相通的。文章裡寫到的高雄對我而言是熟悉但不會有太驚喜的感覺。我讀了反而是沒有驚喜感的，當時比較快會略過，沒有停下來。

索：這很有意思，你讀六〇年代會有感覺，我們不是高雄人反而有感覺。

凌：我再補充，如果到國中才知道家附近是海，可能國小鄉土教育沒做好。所以他說「一直到後來才知道家附近就是海。」我不知道是真實還是刻意的。

廖：在左營的人是不能進去軍港的，要看海就必須搭公車。這個部分非常平實，因為我們缺乏海洋教育，我們對海的感覺有落差。雖然距離很近，但隔著一面牆，在視野裡、生活上是不見到的。幾年前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有個台大學來上我的課，說他現在才知道台灣是海島。也許他想表達的是海跟我們心理上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

三票作品討論

〈最熱的時光〉

翠：這篇是以平實見長的散文，標題有雙重性。以父、子兩個軸線的故事，相互交織，最熱的時光的「熱」也是交織的。敘事者通過第二人稱的策略，把自己高中時候想尋找出口，跟父親當時將要被停止的打鐵生活節奏，兩者做反向的串織。一百七十頁把兩者扣在一起，最後一場撞球間的球賽，打過去喀的一聲，轉到父親也在捶打，可能是最後的打鐵，串連得還不錯。整體而言，文章把青春的熱，尋找出口的躁動，和父親的工作走向下坡串聯在一起很自然。感受得到現實的味道和溫度。我唯一在想的是不用第二人稱敘述感覺是不是會更強些？

佳：這篇非常有動感，父親打鐵，他去撞球，動作很細膩。不是用花俏或濃烈的文字帶動文章，是透過動作帶動，這種寫法相對而言是高明的。優點楊翠有提到，青春的某種結束與開展，與父親的打鐵工作結束之間的交錯。但設計感很強，尤其第七頁像電影鏡頭切換，我無法決定這種寫法是好或不好，設計感有點太強、太刻意了。但精密的動作帶動文章是很欣賞的。

凌：設計感很強，但採用的是平實的敘事策略，把故事完整地交代出來。用第二人稱應該是故意的，變成中年的自己回望自己的青春時光，用你作為敘事主軸。好像想抽離現在狀

態，回看青春時光，有自我對話的意識。最厲害的是他用很鮮明的標題，把高雄的熱跟打鐵街的熱串起。打鐵街沒落了，青春的熱度也消逝了。看起來有點不順的是第一句：「吃米粉要趁燒，打鐵要趁熱」，太過平常應該不要用這句破題。

廖：沒有選的原因是跟〈正港南方〉很像，地方性非常強。這兩篇比較，這一篇設計感太強。撞球跟打鐵搭配著完成這篇文章，球在奔滾，打鐵行業也一直都在動，最後行業消失和撞球落袋，這個意象都很好。但第七頁太刻意了，反而不自然。這是篇佳作，是非常好的文章。

索：破題弱掉了，很仔細看才發現是很強的文章。題目取得不好，侯孝賢電影《最好的時光》大家都知道，已經是太經典的標題了。但這個作者是企圖心很強的書寫者，用小說的筆法寫散文，所以才引起一百七十頁的切換。那段可以說服我，但確實失去自然性，設計太精巧。結尾寫得好，寫高雄的熱、打鐵的熱、青春的熱，把幾種生命質地、經驗碰撞的熱跟冷連在一起，是篇很強的散文，但作者的企圖有點意在筆先。

決審投票

評審討論後決議最後評選僅評選〈精障的文字狂想曲〉、〈光〉、〈最熱的時光〉、〈包裹之城〉、〈U〉、〈土風時代〉、〈趨

光性〉、〈小藥引〉、〈胸膛裡的手〉、〈正港南方〉共十篇，以第一名 10 分，第二名 9 分，以此類推評選。

評審結果

作品名稱	楊翠	廖鴻基	楊索	凌性傑	楊佳嫻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最熱的時光	10	9	9	10	10	48	1	首獎
正港南方	6	10	10	5	7	38	2	評審獎
U	5	8	4	9	8	34	3	優選
小藥引	8	6	5	8	6	33		
光	4	7	3	4	9	27		
包裹之城	9	2	7	6	3	27		
趨光性	7	4	6	7	1	25		
胸膛裡的手	2	1	8	3	4	18		
精障的文字 狂想曲	3	5	1	2	2	13		
土風時代	1	3	2	1	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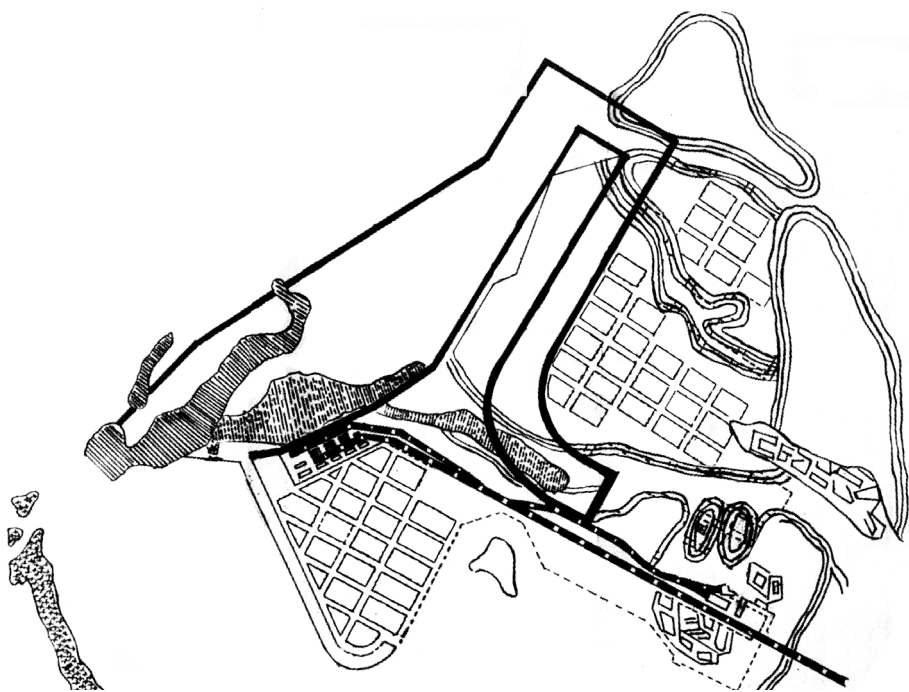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最熱的時光〉

評審獎：〈正港南方〉

優選：〈U〉

新詩組



詩比歷史更真實

從 2003 年高雄市打狗文學獎到 2011 年，高雄縣、市合併，納入鳳邑文學獎，盛大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誠如首屆得獎作品集書名《曝光》，確實引起各界熱烈反應，更受到全國矚目，逐年累積豐碩成果，隱然形成南台灣文學新氣象。

2016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共收到 207 件應徵作品，五位評審，在地醫師詩人曾貴海、鄭炯明，高雄旅外遊子焦桐、騷夏，和高雄女婿吳晟，都和高雄有很深淵源、很深情感，又兼顧老、中、青世代。

初審作業各自圈選心目中佳作五篇篇名交給主辦單位，10 月 23 日複審會議中，公布統計結果，獲得三票有一篇、獲得兩票有六篇、獲得一票有九篇；評審決議兩票以上七篇進入決賽，但只獲得一票作品，若某位評審特別推薦，有其他評審支持，也進入決賽，又增加四篇，總計十一篇，五位評審逐篇各抒己見、充分討論、相互激盪，最後評定名次，脫穎而出得獎作品，首獎〈瓦窯的剪影〉、評審獎〈留白〉、優選獎〈光之穹頂〉，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未得獎的作品其實多有很可取的表現。

本屆入圍作品，題材十分多元、詩風多采多姿，各有所長，評審過程深受感動，特別是連結在地人文歷史、生活記憶、風俗人情的描述、探索，更有深刻體會。

無論任何題材，評定詩作高下的標準，固然是取決於藝術表現恰切與否，但題材必定是先決要素。

文學創作根源於生命活動，總有其在地性，如樹木之有根，才有枝葉之開展；根，當然必須深深扎入立足的寬厚土壤，唯有在地獨特性，而有源源不絕的活力，進而才有世界的開闊性。在地，正是邁向國際的基礎。

不可諱言，長久以來，在偏差的教育體制下，台灣子弟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賴以安身立命的家鄉，往往疏於認識、欠缺了解，因陌生而疏離，因疏離而不知珍惜，甚至輕賤以對。

南台灣高雄，無論是人文歷史、生活記憶、地理環境、文化淵源、乃至自然生態，自有無比豐饒的特性，尤其縣市合併後，更是蓬勃發展、欣欣向榮、充滿新興氣息，緬懷或展望、省思或前瞻，詩，比歷史更真實，太多動人的故事，等待發掘，值得記載。

新詩組首獎作品

瓦窯的剪影

丁威仁

丁威仁



／作者簡介／

詩神。

／得獎感言／

也無風雨也無晴。

（一）花窗的風景

我們無法重啟青春的原貌
只得塑形，讓喜怒鑲嵌於哀樂的
中年，跟記憶借一面雕花
的風景，懸空的雲朵像自轉的
火焰，對稱的弧線把牆面
寫成隔夜的夢境

卍字、雅字、回字、井字
或冰裂的圖騰，都是家族的刺青
他們說這是胎記，我卻將透窗的光影
視為沙漏，關在牆內的女子
一睜眼，就在鏡中望見
前世，恍如剛出窯
的紅瓦……



(二) 瓦當的哀樂

筒瓦前方，我們以家徽勾勒先人的傳奇
弧形的板瓦，把流水作為光陰，沿著
家族的盛衰滴出一箇箇半圓的哀樂
一眨眼，就過了好幾次春秋
瓦脊上的悲歡依舊
繼續離合

雲頭紋、饕餮紋、動物紋、植物紋
都是史書的頓挫與標點，煉瓦場
的血色，成為時代滾動的註腳
失去光澤的拙樸，於國境
南方，變成廟宇屋檐
的角質，等待文創……



(三) 土角的背脊

我們是埋在磚底的一株植物
彎腰卻未失風骨，像是土角磚質樸
的面目，擁有堅固的臂膀
被日子灼傷的痕跡布滿紅色的
軀體，就算是苦悶的季節
依然堅持擋風避雨

稻穀、石灰、虹霓以及那些被人
遺棄的稻草，都是我們的國
我們戀家的領土，土角磚的孤獨
來自於風霜的吻痕，時間並非
刑場，而是一次測試，一種
苦其心志的發音。



(四) 燕尾的隱喻

煙燻的暴雨，斜斜打在素燒的
背脊，一種純粹的語法
或者修飾，有人說它是尊貴
的紋路，最接近神的象徵

「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黑色的意象裡，我看見動態的舞姿
燕尾磚像是牆面的暗礁，把返家
的旋律鋪出一片療癒的長堤
漂泊的年代裡，我們
把鄉愁燒了進去

練習讓思念成為隱喻。



新詩組首獎〈瓦窯的剪影〉評語

曾貴海

傳統建築或古蹟，其建築結構上有一些不可或缺的構件。這輯詩選取其中具有象徵意義的四種構件，解讀其中的建築符碼、意象和身分階級，以及人與祖先及神的關係。花窗是傳統建築中最富有變化的構件，又稱漏窗，除造型變化多端外，多蘊含裝飾性藝術，除借景外，可從屋內近看遠眺屋外的景象。瓦當是屋頂筒瓦隆起排列的末端部分，而排瓦當中的最下緣稱為「滴水」，它可防水護檐，兼具裝飾功能，瓦當和滴水隨時空的變動承擔起風風雨雨的家族興衰史。燕尾是屋頂正脊兩側上翹的構件，形如燕尾。象徵人需得天地恩澤才能生存，燕尾能通天敬神，並以表徵高貴的身分。

這輯詩的語言優雅含蓄，文字凝鍊，節奏明朗活潑，詩句的隱喻充滿懷舊的鄉愁和情思，使古建築連結了上下世代之間的感情與血脈，也連結了當下時空的心境，引人幽思。

新詩組評審獎作品

留白

汪子翔

汪子翔



／ 作者簡介 ／

西元1993年生。台灣新竹人，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經濟學系畢業。雖然過著平凡的生活，但所得到的愛卻不平凡；因此努力雕琢自己的普通文字，去紀錄這份獨一無二的幸運。

／ 得獎感言 ／

感謝一和光，替我遮雨的朋友們，陪伴我走過探索自我旅程中的暴風雨，耐心等待晴天的到來，我會永遠記得和你們討論作品的時光；感謝勻，因你學到前所未有的堅持，堅持寫作的夢想。期許自己能繼續寫下去，也期許自己有一天也成為夠堅強完整的傘，能為他人擋住風雨。

如今我已遠離，多雨的
學徒時代，能夠耐煩
為百把千把紙傘繞線，扎實沉穩
我終於學會留白
學會，在有限的傘面
繪上無垠的等待

當時不解製傘竅領，學徒時代太年輕——
師傅說：「等待孟宗竹
泡水堅實可用，如靜候
果實成熟之時。」
青春燠熱難耐
島國之南的夏季，潮濕西南風
急於撐開人字形傘骨
裁出大小不合的宣紙
只因我的分心有個遠方：
想在清朗日子約你
踩過溪澗賞淡黃蝶
更期待微雨時分
傘下只有我和你
去聆聽雨滴詩句般落下
聆聽那誤以為永不止息的蟬鳴

繪傘祕訣，學徒時代太會忘記——
師傅說：「彩繪時下筆要輕
如梳理戀人髮際。」
先淺色、而後上深色
適當留白勾勒無窮餘韻
只是當時下筆太急，沒留意
一點豔紅染到鬱藍
成為紫，淡瘀色的紫
想繪隻喜鵲佇傘面，送你
等待下雨，開傘看她撲翅展翼
而當你無語逃離
才知道需要天空的，是你

如今我已遠離，喜愛雨季的
學徒時代，蝶停止飛舞後
終於領悟：時間的孕育
蛹與蝶、花蕊與果實的距離
不是強力所能致之
總算完成自己，製為
能替他人遮雨的傘
只是誤踏水窪
過往的錯誤無法晾乾

雨季也漸漸遠離
現在香瓜溢出蜜香
島國之南收成時日
無雨，將一傘的故事收攏
將過往的斑斕絢麗
輕輕倚在靜謐的角落

留白但不留白

用一種充滿張力的安靜，寫青春戀情，很難不被注意。倒敘訴說曾為美濃繪傘學徒，寫學徒時期對情人的愛戀情懷。從繪傘細節，巧妙安裝譬喻與對比：「在有限的傘面／繪上無限的等待」到「下筆要輕／如梳理戀人髮際」；從期待落雨與情人共撐傘，到發現原來戀人「需要天空」呼吸，領悟「蛹與蝶、花蕊與果實的距離」不能強求，乃至到結局「無雨，將一傘的故事收攏」。

貫串全詩的「雨」除了是戀人絮「語」，在結尾雨也能孕育「香瓜溢出蜜香」，戀情雖然告吹，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結果」，作者在手法上很會平衡各種元素，亮點也均勻安排到各段落。

情詩容易落於吶喊，但本詩用字節制，卻能經營出情感的飽滿，真誠口白也不見壓抑矯情，詩題為留白，讀完卻給人深刻印象，完全沒有留白。

新詩組優選獎作品

光之穹頂

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陳胤

陳胤



／ 作者簡介 ／

本名陳利成，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國、高中教師，現職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台語詩集《戀歌》；華語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等書。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教育部台灣閩客語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數十獎項。台語詩集《月光》，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獎助，出版中。2014／2015年曾舉辦《愛的進行曲》台語詩畫個展。目前關注台灣母語與生態議題。

／ 得獎感言 ／

初見高捷美麗島站色彩繽紛的鑲嵌藝術，正如在台灣漆黑歷史裡初見美麗島事件一樣震撼。在高雄生活三個寒暑，也有個要好的大學老朋友，這幾年，一直想以此為起點，用台語為這城市寫一本詩集，但都未能如願。還好，這首人生未完成的詩，因某種因緣，似乎也一直打狗鳳邑下去……果然，詩是可以自我療傷——感謝高雄，以及她的美麗與哀愁。

〈水〉

頃刻，將靈魂拆解
四隻透明手臂撐著頹唐的天
混沌初開的禱告
我就以這樣掙扎的姿態
標記一道無言的傷痕
你看不見，或視而不見
那永遠無法消融的痛於焉誕生
歷史，擱淺在南方繁華的港
一種完美的弧度，與凝眸
撫慰都城熱血湧動的悲愁
夜來了，星光亮起
船帆閃爍的心事，只有
偶然經過時間隙縫的風 知道

〈土〉

那夜，港都一記莫名的棒喝
所有的愛與公理，潰散奔逃
眾人點起自由的火炬，哀悼
連一隻螞蟻都憐惜的母土
死去的魂魄，部分在血泊中清醒
天要亮不亮，世界仍昏昧
你棒打的不是狗，是人的尊嚴

至痛無聲，我卻聽見
歲月闌暗的轉角，在淚的澆灌下
一株不受命名的小花，悄悄
張開雙翼，懷念圓環那夜
行蹤成謎的腥羶 與吶喊

〈光〉

生命的艱難，恍如草露凝重
承載夜所有的黑，才勉力
擠出一些淒迷微光

海洋般的傷口，婆娑起舞
裙襬溫柔包覆，島嶼巨大的痛
這是我寫給世界的情書

朝陽升起
你惡意的訕笑，與構陷
都成一種絢麗燦爛的榮耀
晶瑩剔透的音符，輕輕歌唱
於是那些竄逃的顏色，轉瞬間
牽著彩虹的手，全部歸還天空

〈火〉

倘若繁星繼續閃爍
生命就不必再陳腔濫調
美，平鋪直敘就好
你過度的修飾或隱喻都是多餘
手指匆忙的手機，呆滯的唇與眼神
也無須指涉，上帝與魔鬼

這城榮辱、悲喜以及開花的了悟與痛楚
終究要被時間列車輾碎，寂滅
就像逸出的浪漫輕軌，注定滑過
一條叫做愛的小河，夢，讓我放心
這時代，將在墮落中崩裂、焚毀
然後重生……

註：

高捷美麗島站的〈光之穹頂〉，是義大利藝術家水仙大師（Maestro Narcissus Quagliata）利用玻璃、彩繪與燈光鑲嵌而成的公共藝術作品，藉由人體的交相應，傳達出「包容」的精神意涵，鋪陳水、土、光、火四大區塊，呈現人從誕生、成長、榮耀到毀滅，然後重生的輪迴過程——他想找回在仇恨中失去的人心，讓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得以救贖。

新詩組優選獎〈光之穹頂〉評語

鄭炯明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於高雄市大圓環附近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影響八〇年代之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甚鉅。作者根據高雄捷運美麗島站裝置藝術「光之穹頂」的感想，寫成此詩。

全詩分水、土、光、火四部分，並不以描寫事件的過程、暴力作為詩的主軸，而是間接地以含蓄的語言與意象，企圖營造一個從「誕生、成長、榮耀到毀滅，然後重生的輪迴過程」（作者語）。

「連一隻螞蟻都憐惜的母土／死去的魂魄，部分在血泊中清醒／天要亮不亮，世界仍昏昧／你棒打的不是狗，是人的尊嚴」，「你惡意的訕笑，與構陷／都成一種絢麗燦爛的榮耀」，「這城榮辱、悲喜以及開花的了悟與痛楚／終究要被時間列車輾碎，寂滅」，這些令人回味的詩句，也許可以讓哀痛的歷史傷痕得到撫慰與救贖。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0/23（日） 15:00

地點：高雄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吳晟、曾貴海、焦桐、鄭炯明、騷夏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劉百苓、張文聰

紀錄：許雅筑、紀竺君

評審委員推舉鄭炯明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曾貴海（曾）：今年比以前有很多好的作品可以選。

騷夏（騷）：雖然主辦單位說地方特色不是投稿的必要條件，但高雄有空間上的優勢，寫山與寫海一定不同，時間上也有殖民歷史、抗爭歷史、城鄉差距、原住民、社會事件、風災、土

石流、工業化城市等等，這幾點都是在這次作品裡看到的。題材兼具外也有現代的議題，包含生態、網路現象，方向多元。但這些題材很常見，參賽者也容易因此有所侷限。我在評選的時候會希望作品有更多新意，這是我評選的標準。

吳晟（吳）：每一屆參加新詩評審都有很多感動，主要是可以讀到很多在地情感深厚的作品，因為在這裡生活、觀察、醞釀而創作，特別難得。很多和高雄歷史、人文甚至事件連結，感到特別感動。在此提出一個意見作參考，我和很多高雄人接觸，高雄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型態和語言，但我們的語言幾乎比較少與內容呼應，語言跟題材沒有有機的表現，語言的形式很類似現代詩的語言，沒有開創出在地的、比較生猛、比較特殊的描寫。我所指的語言不必然是台語。思考的語言跟生活的語言應該有很自然的呼應，是高雄地區、高雄人的口氣，是微妙的語氣、語詞差異，是生活中的語氣。好像在這次的作品裡感覺不到語言的地方性，在此提出希望作為創作者的參考。

焦桐（焦）：一首好詩應當把最準確的字放在恰當的位置，我重視詩的藝術性，如何把情感、思想有效地結構在一定的形式裡，且是優美的音樂，詩是藝術層面。

吳：雖然有些作品只得到一票，但其實這些作品都有許多可取之處，這是評審所為難的。這些作品再重看一遍，當初選

擇時不是沒有發現或者不喜愛，只是衡量角度不同。這是委員們各自的藝術偏好取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偏好。

鄭炯明（鄭）：我覺得今年作品跟往屆差不多，但比較好選，這些作品不外乎從高雄的地理環境、歷史人文去挖掘、思考而創作的作品。

複審結果

本屆新詩共徵得二〇七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一篇，兩票的六篇，一票的九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一票	〈大師〉（曾貴海）、〈阿弟死了嗎？〉（焦桐）、〈消失的羽翼——為台西村村民而作〉（吳晟）、〈有影無形千古傳——觀大社東華皮影戲有感〉（曾貴海）、〈墓誌銘〉（鄭炯明）、〈高捷指南〉（焦桐）、〈模仿遊戲〉（焦桐）、〈網路陣亡名單乙字第貳兩六號〉（焦桐）、〈出美麗島站〉（騷夏）
兩票	〈Lah Lah〉（曾貴海、鄭炯明）、〈瓦窯的剪影〉（曾貴海、焦桐）、〈拆船年代〉（吳晟、騷夏）、〈回來看你〉（鄭炯明、騷夏）、〈白犀〉（吳晟、騷夏）、〈留白〉（吳晟、騷夏）
三票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曾貴海、鄭炯明、吳晟）

經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一票作品只討論有一位以上評審覆議者。

一票作品討論

〈模仿遊戲〉

焦：所有文學作品我都喜歡沉重的作品。〈模仿遊戲〉寫得相當好，閱讀文學作品最討厭呼天搶地沉重的語言、悲情，越悲傷越是要輕描淡寫，越是悲傷越是要雲淡風輕。這篇語氣幽默，腔調細膩，相當可貴。前面講各種模仿，最後一段文字準確，相當飽滿，情意相當節制。「甦醒的／鞦韆／追隨不老的鐘擺／病床寫下了遺言：不知道／來世，是不是今生的／翻版？」文字的飽滿、豐富、情境的深邃，值得吟詠再三。是讓人動容的作品，讀這首詩的樂趣無窮。

曾：我非常同意焦桐老師的心境，偶戲的操作靠的是重心，木偶手腳都有不同的線，擺動的形象、影子因此會不同。如何抓準重心，表演文字的型態是重要的。這篇作品談到人生的衝突、方向，這個偶戲是有生命的，實實在在的存在性。該篇對於高雄傳統的偶戲書寫是充足的，也有呈現傳統之用意。

〈阿弟死了嗎？〉

焦：〈阿弟死了嗎？〉中說話者是個媽媽，對他孩子討論死亡、討論聆聽者的弟弟死了嗎、悼念死掉的孩子，這首詩表

現文學可貴的一面，好的文學作品都有非常好的細節。這首詩的細節相當精彩，例如最後一段第三行敘述生命的沉重「像一個飛不起來的氣球／燠熱的陽台上，你們小小的衣服正在滴水／落在枝葉低垂的盆栽上頭——明天，或許後天／他們便會輕輕地打嗝，趁你們沉睡之時偷偷甦醒／你們的鼾聲穿透蚊帳，抵達窗外的山櫻花樹幹／很快地，被一片巨大的蟬鳴覆蓋／許多蟬蛻紛紛掉了下來」。任何文學，尤其是詩，含蓄是必要的，意在言外，隱藏在後面的東西才值得琢磨，我高度看好這個作者。

〈高捷指南〉

焦：我還沒讀看到形式就笑了。別出心裁的形式是樂趣之處，現代詩形式決定高度，我指的特別是前衛的、實驗性很強的詩，羅列下來乍看無趣，其實是精心設計，有作者匠心經營的藝術性在其中。我希望作者好好努力，希望他們聽得到我的讚美。

吳：〈高捷指南〉如果去掉偶像的名稱，還有意涵嗎？感覺好像連結性沒有那麼強。

鄭：這是遊戲之作，有驚喜，有小聰明。

〈出美麗島站〉

騷：作品裡的視角是上班族、一個過客。作品以虛擬角色青蛙，在捷運轉乘的美麗島站詢問方向是否正確。作者最後做了一件讓我眼睛一亮的事情：讓青蛙「國國」叫，反映美麗島事件後台灣的歷史定位，用巧妙的手法談沉重的議題。我看完以後決定犧牲文字比較美好的〈光之穹頂〉，投給這篇。

曾：我非常贊同騷夏。

鄭：覺得語言的準確和新鮮感不夠。

兩票作品討論

〈Lah Lah〉

騷：我很能進入他的世界，帶讀者進入原住民和漢人的語感生活。結構語言沒問題，但這和我印象中的二〇一三林榮三首獎相近，有類似手法，同樣以原住民語為題，也討論原住民在城市求生的困難、想回到部落。豐年祭的譬喻也非常嘲諷，但沒有給我太多新的感受。

曾：這個題材這幾年一直被重覆書寫，該篇有談到部落裡的

狀況，感性充足，文字運用中規中矩。也沒什麼缺點，但就只是一般的生活性感受，這篇作品是比較少見的類型，說它不好也不見得。

吳：我一開始有很大的期待，雖然題材不錯，尤其是有些新的看法。但有很多太直白的敘述，太淺陋，這篇我放棄。

焦：我覺得和二〇一三林榮三首獎是有趣的對照，這首缺乏趣味性，「Lah Lah」是布農族的樂器，可以營造的意象應該是非常豐富的。但它缺少了趣味性，唯一有趣的那一句沒有好好發展，如果是熟練的高手所寫或許會更好：「先有豐年祭才有三民主義」這句太棒了！好好發展會是很棒的詩。其他都太過度了，我不支持。

鄭：近十年來常看到原住民的題材，這首比較生活性，對社會、當權者有一點反應，不那麼深，在語言上有原住民口氣。

〈瓦窯的剪影〉

焦：我認為是所有作品中藝術高度最高的一首，它的意象相當具體、活潑，情感節制，但這樣的節制使情感更飽滿。抒情性很好，幾乎每一句都能讀出歧異，文字操控能力超乎我的期待。作者可以拆解成語，賦予新意。我不喜歡在詩中看

見俗語、成語、套語，他卻可以讓它產生新的意義。風格成熟，每一段都相當精彩：「雲頭紋、饕餮紋、動物紋、植物紋／都是史書的頓挫與標點」。語言操控如此準確，意義之深，我對作者非常佩服，鼓勵他給的藝術境界。

鄭：語言的簡練度非常夠，語意表現也不錯。

曾：瓦當是指屋頂上隆起來的東西，有排水、防水以及裝飾、修飾之用。燕尾是古蹟背脊翹起來那段，在屋脊上的鳥有如天使，為通天靈物，能通天敬神，因此有燕尾的廟宇和宗祠代表擁有社會地位的象徵。作者對古蹟的了解非常深入，文字的操控也非常厲害。他用現代語言詮釋古代的物件，並不被其所侷限，文字用得非常巧妙，非常收斂而懷舊，充滿感情和溫暖。這首詩很難寫，卻寫得非常好。

吳：我很佩服這一首詩，我現在住三合院，兩位講的我都有同感。但我有種偏見，他的斷句，比如「跟記憶借一面雕花／的風景」，「的」放在上一句或下一句，這是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的。整體都沒問題，但這樣的語氣結構我不太喜歡。這是個人偏見，無關乎好壞。另外有些地方要多讀幾遍才能體會。

騷：我考慮了非常久，如果我有六張票會投給它的。語言成熟、優美，語言節制而飽滿，雖然講古的東西，卻等待文

創，這是台灣的現象，古老的東西要等到文創才能被拯救，這篇有和現代呼應。

〈拆船年代〉

吳：時常見到寫拆船、寫高雄港，這是振興高雄港的行業，有種緬懷：「別忘記那年代的每一塊金屬／都曾見過遼闊的海」。這篇我猶豫很久，和主辦單位求證過，去年這篇也有入圍決選，但沒有得獎。但它還是有特殊性，對高雄歷史的記憶，我還是選進來。

驪：我家很多人從事拆船，所以非常有感覺。第二段廢鐵重生的過程，從廢鐵變成新生的過程，描述船的歷險，文字鏗鏘有力，非常切題。但缺點是情感太用力，讀起來有點沒有自由呼吸的空間。

〈回來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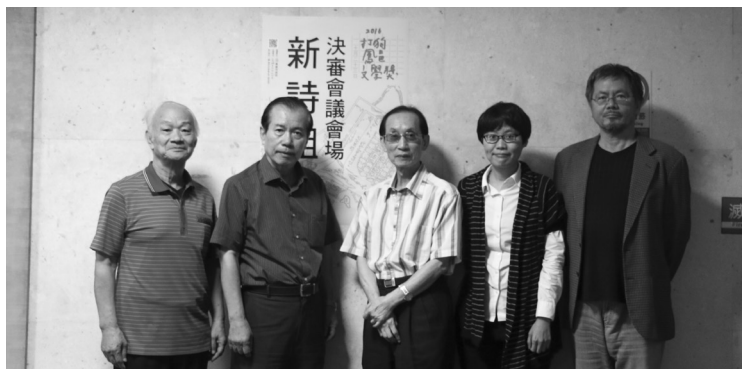
驪：感情濃烈，可能會有點壓力。但在讀的時候有暢快的感覺，像招魂的歌曲，將八八風災失去家人的感傷誠實地述說，非常喜歡。

鄭：感情真摯，用自然的方式敘述失去親人的感觸，雖然是

用現代詩簡練的語言，但表現相當完整。

吳：這篇當初好像有選，最後再抉擇的時候又放棄掉了。雖然這樣的題材常看到，最近看了陳文彬導演的紀錄片《此後》，重新閱讀這篇感受特別深。雖然題材很多人寫過了，但它還是有特別的情感，可以打動人。

曾：抒情性非常真摯真切。不過看一首詩大概看題目和第一段就知道內容，不喜歡一開頭便是文言文，文白夾雜的方式不夠成熟。講小林村事件，每個人感受不一樣。確實寫得不錯，但應該可以更好。



〈白犀〉

騷：這一篇是環保議題，不只看到環保，也在討論人性，「你的死不只是死／而是單一物種的滅亡」，一隻動物的死亡如果

代表一個物種的滅絕是很可怕的，牽扯的是整個生態系。他也談論拯救方法，討論動物園圈養的動物，動物園並不會防止生態系被毀滅，其實也是某一種貪婪。大家只能想像、等待，最後一段寫得非常嘲諷，印象深刻。

吳：我同意騷夏，特別喜歡意象處理，別出心裁，「如今人們穿上皮毛大衣／以牛角，扣住文明的衣角」。還有剛剛講的嘲諷性，並非很明顯，是無意中流露出來的。「一頭白犀從電視螢幕裡走來／倒臥牛皮沙發上／等待主人／買新的玩具回家」，這是有特殊意涵的，這樣的處理相較於一般想像的生態處理，是比較詩意的手法。

曾：我思考這部作品跟 Discovery 生態紀錄片比較，好像紀錄片比較感動我。文字是否可以表達出壯烈的行動？書寫的當下與動態的行動的差別性是否可以融合？這是我的盲點，也會影響對作品的判斷。作者的文字使用、節奏佳，只不過太常看到這類型議題，沒有陌生感，因此並未支持該篇。

〈留白〉

騷：浪漫情詩，描述年輕的美濃製傘師期待下雨，才能跟情人共撐一把傘。用很輕的筆，敘述難過、難解的感情。題目〈留白〉，但詩不留白，讀完有綿延的感覺。

吳：真的很喜歡這首詩。很多詩裡的語言都比較重，但這首詩語言清淡，意涵很深，感覺輕快，卻有很多體會。這首詩非常喜歡。

焦：我支持這首詩，是寫得很好的情詩，含蓄、清淡、高度節制、相當飽滿，喜歡作者意在言外、欲言又止的手段。

三票作品討論

〈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騷：整體結構和文字確實較〈出美麗島站〉成熟，但我選擇〈出美麗島站〉。

曾：再看過一次後，我更喜歡〈出美麗島站〉。

吳：〈光之穹頂〉、〈出美麗島站〉和〈高捷指南〉都和捷運有關，我選這篇是因為設計、包含的意涵多元、多樣，觸及的面向較為豐富。

焦：我認為這是政治詩，指控的事人盡皆知，這樣的類型我有不一樣的期待，我希望作者能給出更多省思、更清淡一些。

鄭：這不只是政治事件的題材，以詩的藝術而言有其優越處。詩的完整性、音樂性、節奏比較飽滿。我個人寫不少有關台灣歷史、社會事件的詩，但我一直強調要跳脫現實的表相，要以詩的基本要素來考量。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十一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五至一分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曾貴海	鄭炯明	吳晟	焦桐	騷夏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瓦窯的剪影	5	4	3	5	3	20	1	首獎
留白	3		5	3	4	15	2	評審獎
光之穹頂—— 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2	5	4			11	3	優選
阿弟死了嗎？			2	2	2	6		
白犀					5	5		
模仿遊戲		1		4		5		
出美麗島站	4					4		
回來看你		2	1		1	4		
Lah Lah		3				3		
拆船年代	1					1		
高捷指南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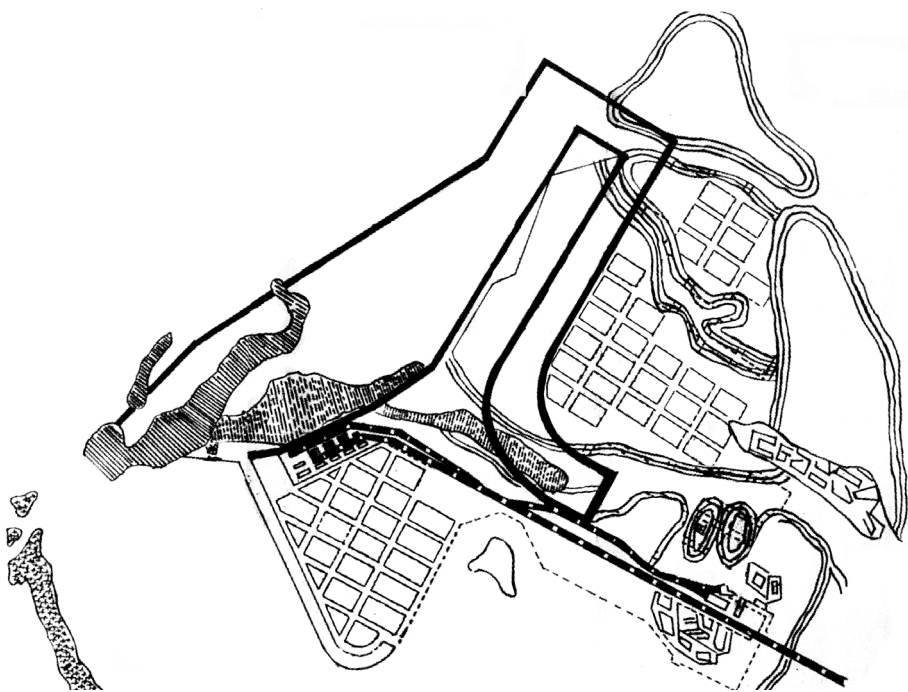
主席宣布二〇一六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名次如下：

首獎：〈瓦窯的剪影〉

評審獎：〈留白〉

優選：〈光之穹頂——美麗島站的美麗與哀愁〉

臺語新詩組



志氣換天年

今年 ê 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組 lóng 總有 42 篇投稿作品。這 piàn 投稿作品 ê 品質好 bái 差真 chē。簡單講，若平時就有 teh 創作 ê 人，in ê 稿件 lóng 有一定 ê 品質。M-koh，nā 初次寫作 ê，in ê 品質就無一定 ah。這 mā 是為啥物這 piàn 入選 ê 三篇作品 tú-hó lóng 是台文界 ê 老鳥。這 mā 顯示，beh tī 文學獎 theh tloh 好成績，kiám-chhái 平時 tloh khah chiap 寫 leh。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這首詩，無論是詩 ê 文學表現 iah-sī 主題 ê 呈現，lóng 是一等一，所以得 tloh 這 piàn ê 頭獎。蕭泰然 tī 高雄鳳山出世，是國際級 ê 音樂家。真 chē 人傳唱 ê 「台灣翠青」就是伊譜 ê 曲。〈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這首詩結合文學意象 kap 音樂，hō 人讀 tloh 詩詞就 ká-ná 聽 tloh 蕭泰然 ê 音樂全款。這首詩 m-nā teh 演奏音樂，koh 是用音樂來描寫台灣人追求出頭天 ê 近代史。莫怪得 tloh 所有評審 ê o-ló hām 肯定！

得 tloh 評審獎 ê 〈白紙〉是一首真有哲學氣味 ê 詩。讀

者若 tùi 台語白話字（教會羅馬字）hām 台灣語文書寫 ê 歷史無了解，恐驚會看無作者 beh 表現 ê 深層意涵。台灣白話文運動比中國五四運動（1919 年）ke 真早。像講，台灣 tī 1885 年就用台語白話字來發行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Koh 用白話字來翻譯聖經、出版 kap 從事文化啟蒙 ê khang-khòe。M-koh，真 chē 人 lóng 無了解 chia ê 歷史，甚至 kiò-sī 台語無法度書寫。〈白紙〉利用一个青暝 ê 基督徒作家來隱喻台灣。Tāi 起先，lóng 有人會 kā chit-ê 青暝作家騙講伊 ê 筆無水，寫好 --ê 是白紙。其實，thài 有影是白紙？這 m-nā 是哲學 ê 詩，koh 是諷刺 ê 詩！台灣人若無 kā 目睷 peh hō 金，就會像這首詩講 ê 白紙 án-ne。

〈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ùi 性別 hām 勞苦大眾 ê 角度來記錄 228 ê 民族苦難，得 tloh 優選獎。造成 228 民族苦難 ê 原因真 chē。簡單講，是因為中國國民黨 ê 政治壓迫、經濟剝削 koh 文化 ê 差異 chiah 造成 228。除了 án-ne，koh 有一點是咱台灣人 tloh-ài 反省 --ê tloh 是「對中國無了解 mā 無戒心」。認真講，根據 MacArthur tī 1945 年 9 月初 2 發布 ê 第一號命令，蔣介石代表聯軍來台灣

hām 北越接受日本軍 ê 投降。Hit chūn 蔣介石 mā 派 20 萬大軍入去越南。中國兵入去越南了 mā sī 夭壽代做盡 pōng。隔轉年就 hō 胡志明聯合法國 ê 力量 kā 中國兵趕轉去中國。可惜，咱戰後無看清局勢，目矙花花，匏仔當做菜瓜。Chit-má chiah tloh tī chia 拖屎連。

雖罔台語新詩 ê 投稿量比華語組 khah 少，m-koh 入選 ê 作品絕對無輸華語詩。若論政府投入華語 kap 台語 ê 資源來比評，華語 ē-sái 講是食滿漢大餐，台語算是食 ám-moâ-á。用 chiah 少 ê 資源 koh ē-sái 寫出這款成績，chīn 靠 --ê 就是台灣人 ê 志氣這項。Tī chia 恭喜得獎者，mā 感謝所有 ê 投稿者！若 lú 來 lú chē 人願意用台灣母語寫作，咱 ê 天年就 beh 到 ah ！

臺語新詩組首獎作品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

聽蕭泰然演奏曲

陳正雄

陳正雄



／作者簡介／

曾任台南一中專任教師、台南縣市高雄縣市母語師資培訓班講師、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總幹事、台文戰線社務委員、台江台語文學季刊總編輯。現任台南一中兼任教師、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理事、台文筆會常務理事、台南巢窟寫作會成員、台江台語文學季刊編輯總監。得獎：鹽分地帶文學獎、南瀛文學新人獎、南瀛文學創作獎、府城文學獎、海翁台語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育部母語文學獎、李江卻台文獎、台南市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台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著作：台語詩集《故鄉的歌》（台南縣文化局）、台語詩集《風中的營芒》（台南市圖書館）、台語詩集《失眠集》（南一書局）、台語詩集《戀愛府城》（府城舊冊店）、台語詩集《白髮記》（台南市文化局）。

／得獎感言／

舊年年底，原本想欲寫一篇有關蕭泰然先生ê生平簡介。彼暗，一pīng看伊ê傳記，一pīng聽伊ê演奏。半暝，冊看了，歌嘛聽suah。感覺伊ê人生恰音樂，就親像一首「深情浪漫」ê詩，這首詩就按呢完成矣。感謝主辦單位恰評審先生予我這個機會，會當向這位用性命疼惜台灣、傑出ê音樂家，表達我ê敬意。

將規个台灣园坦橫
成做一台鋼琴

用堅定 ê 雙手出力
掀開烏暗沉重歷史 ê 炭蓋
對一九四七年二月開始演奏
連繼彈到
一九七九年年底做一个坎站
原本是春天起頭歡喜輕鬆 ê 快板
哪會 hiông-hiông 轉音 透濫悲哀傷心 ê 牽亡調
應該是寒天時仔冷清沉重 ê 慢板
按怎一時變調 成做激情衝動 ê 進行曲

用溫柔 ê 指頭來回
走揣烏白單調世界 ê 背後
深埋佇土地內底五彩自然 ê 原音
釋放長期關禁 ê 靈魂毋免閣再含冤
啟開久年網縛 ê 良知毋免繼續吞忍

佇太平洋曠闊 ê 舞台
天星攏金金看風湧也恬恬咧聽
日頭佻月娘換班 早暗輪流拍燈照光
海鳥佻飛魚連線 暝日無歇轉播放送
一句一句一陣一陣向全世界發聲

將四百冬來斷裂 ê 短音節
編寫做一篇偉大久長 ê 史詩
用台灣家己 ê 聲調
做伙合奏

共規个島國倚乎直
就是一支提琴

用一世人 ê 堅持做弓
挨動
中央山脈強硬 ê 琴弦
對高屏海岸深沉平靜 ê 極低音
一路 **peh** 到
玉山頂頭尖利冷淡 ê 上懸音
用北緯二十二度半 ê 熱情攬抱
海拔三千九百外公尺 ê 孤單

用數十冬 ê 深情作曲
吸引蔗葉青翠 ê 喉韻稻穗金黃 ê 鼻聲相招來回
起落合音
打動姿勢倔強 ê 鐵杉立場固執 ê 圓柏牽手前後
搖幌伴奏

連長年冰凍 ê 霜雪嘛溶做絞滾 ê 溪水
流落山崁流過平洋流入海口
親像枯焦久時 ê 氣血恢復燒燙 ê 活力
流出心臟流向身軀流到四肢
予強欲無脈 ê 尊嚴重重新跳動
予將近斷氣 ê 驕傲閣再喘氣

共二千萬人分散 ê 單音符
譜曲出一首優美感心 ê 樂章
用島國特殊 ê 音韻
同齊交響

附記：

蕭泰然（1938 — 2015），出世佇今高雄市鳳山區，國際出名音樂家。
主要作品包含「C 調大提琴協奏曲」、「C 小調鋼琴協奏曲」、「一九四七序
曲」、「福爾摩沙交響曲」等。有「台灣拉赫曼尼諾夫」、「台灣當代最傑出
的音樂家」的稱呼。

臺語新詩組首獎〈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評語 李敏勇

以鋼琴園坦橫，提琴倚直交織台灣島國é水平恰垂直形象，蕭泰然演奏曲音樂意象呈顯出來。有溫柔，亦有深情；有力擱有堅持。

台灣有記載歷史數百冬，是斷裂é音節；兩千萬人是分散é單音符。蕭泰然的音樂佇這首詩，有形有音有意。詩恰音樂互相滲透、交融。

島嶼恰海洋（太平洋）恰演奏者é關係，亦是地理形色。寫作者用琴鍵é烏白恰琴弦é強硬呼應，天星恰海湧呼應冷淡恰熱情，予咱土地恰歷史é容忍，含冤釋放，歛開，擱再跳動恰喘氣。

詩é行句，分寸é把握合宜，意義飽滿。語言恰樂音é對映，嘛真適當。蕭泰然é音樂予這一首詩豐富，這首詩嘛予蕭泰然é音樂更加光彩。

評選委員一致é肯定，這首詩佇參選作品中脫穎而出，實至名歸。

臺語新詩組評審獎作品

白紙

施俊州

施俊州



／作者簡介／

東華大學創作所藝術碩士；成大台文系文學博士。現任《台灣文藝》主編、《台江台語文學》編輯。得獎記錄：1993-1995鳳凰樹文學獎；1995-1996、1998-1999、2008-2009府城文學獎；1998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2000年優秀青年詩人獎；2002磺溪文學獎；2011國藝會詩集創作案獎助；2011-2014打狗鳳邑文學獎；2011-2013台南文學獎；2005李江却台語文學論文獎；2007台灣文學館、2010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助。著作：詩集《寫在台南的書信體》（台南文化中心，1999）；長篇《愛情部品》（2003.06, MFA）；《語言、體制、象徵暴力》（2010.06, Ph.D.）；《台語文學導論》（NMTL，2012.12）；編著，《台語文學發展年表》、《台語作家著作目錄》（NMTL，2015.12）；kap詹閱旭合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洪範，2015.11）。

／得獎感言／

Hē一下á 普遍的ê感想，ùì chit首詩講起。〈白紙〉ê主導手路，有影「舊」。To beh kah 20冬前，我tō用--過-ah。Hit-chūn我leh寫華語詩，主觀chiān chhūn讀者；詩leh寫，寧可tāk句有「來歷」，有意識的--ê！M-koh，文友éng-éng十分二、三讀有niá！Kàu kah 台語文學界，閱讀環境kāng款「不惠」。有影我m-tiòh，我ài懺悔。是講，死性bē改！1989年我leh讀蘇州大學哲學系，抄hit-chūn寫ê日記來準chit-chūn ê-chiān tō好：「跟蘇聊。然後相偕廖董去了一趟松山，回來口袋多了四百元。三個人又坐在溪邊的台階上聊。女人。一種印度哲學守貧的思索。」溪，是士林ê外雙溪，bat 1 kái tū死一二十ê人！

我看無。Tàuh-tàuh 看無光 kap 烏暗。Koh 神。

上帝拍算 khiā tī 原子筆 ê 筆尖頂頭

世界看 - 起 - 來是 hiah-nī 曠闊 iah-sī 狹 tuèh

心肝頭 bē 輸 ná 寫 ná jiók ê 稿紙 hiah-nī uè-suè

頭 á 日，講光有光，烏暗 bih tī 聖潔鏡面

光 té tī 瓷 á 碗。我 tàuh-tàuh 無看 --eh

Kā 紙 koh 鋪好勢，用愈來愈猛醒 ê 手感

Kōke-biang ê 目矚花望天。He 是第二日

狹 tuèh :
中文 HG 「狹窄」

雞 biang :
雞 á 目、夜盲

Hām 故鄉台東 to iáu-buē tī--teh，無父無母

天地創造 ê 第三日，我 huê 目屎做海

Thap-kháp、滾 tsūn、慘感聚集 ná tī-- 起 - 來 ê 杯

我摸 tióh 故鄉 ê 溪水、田園 kap 你 ê 怨嘆

臭蘇、赤尾欖順趁你 ê 意願 leh huat-siⁿ

菜蔬各照其類 puh 芽、發欖、開花 ná 婚禮

我摸 tióh 你 ê 額頭曠闊，1 欖 1 欖果子樹

摸 tióh 原子筆 1 字 1 字寫出 tsit ê 世界 ê 創世

存在

Thap-kháp :
挫折

滾 tsūn :
HG 心理掙扎

huat-siⁿ :
發「生」è 白話音，
用 tī 具體 ê 物件

1 張白紙，1 ê 故事 leh 發 kàⁿ。我摸 --tióh

我 tàuh-tàuh-á 無看 eh 光 kap 烏暗

我摸 tioh 鄉社 hit 條無尾巷 kap 麵擔 á

hiuⁿ 社

Hit lō 觀星望斗 ê 好時年，我寫做 1 篇散文：
太陰是頭 á 工。我 tō 知 ka-tī leh 算日子
戰神火星 1 月日久 lóng 吊 tī 海面線 hit pîng
水曜早 tō tī lán gín-á 人 ê 智識外陪 tuè
1 條長 lo-lo ê 台九號是無押韻 ê 情節主線

我摸 tiòh lán 人 siōng bē 堪 -- 得 ê 苦難主題
木曜日，你早 tō leh 算我 ê siàu 條 kap 恩典
雙目是我一世人 hîng bē 起 ê 負債
我跪落去摸死失、四散 ê 聲母 kap 韻母
你 khiā kuân-kuân 創造放浪 ê 海魚 kap 鳥隻
創造生 thuàⁿ ná tsē ê 走獸 tsing-siⁿ kap 蟲豸
金星第五日，我 kā 字母 khioh hō' uá：
失明 kám 是我一世人 siōng 大 ê 恩典？

siàu 條：
數條，HG 「帳單」、債務

蟲 豸

Tsit 雙手是我 tsit 世人 siōng 大 ê 恩典
我摸 tiòh 火 hun tshing ùi 光生一字平 ê 紙面
Ùi 千言萬語 ê 紙面摸 tiòh 你 ê 形像——
土曜日，字面有風。話意拋荒 ná 愛情
詩 tsuā iáu-buē tshé-pái，歷史 tit-beh 開始
歷史 iáu-buē 開始，時間已經 tshé-pái

火 hun：
HG 炊煙

光生、一字平：
kng-seⁿ、it-jī-pēⁿ，
「平坦」ê 意思

tshé-pái：
歌 tsit 類 --ê 唱 suah，
「結束」ê 意思

Kan-na 我知影，你 ê 意思 té tī 瓷 á 碗：
有 e-hng 有 tsái-khí saⁿ-ûn，是第七日。

saⁿ-ûn：
「ûn」漢字寫「輪」，
sio 交替

——寫 1 ê 中年失明 ê 基督徒作家。
Tài 起先，不時有人 kā 講，伊
ê 筆無水，寫好 --ê 是白紙。

作者施俊州，讀過東華大學創作所，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畢業，對創作 kap 台灣學各領域 lóng 有 kut 力研究 kap 成就，有文學史、白話字、台語作家等 ê 重要著作面世。

「白紙」是發想台東基督徒「施義勝」一九四三出世，傳教者 soah「雞 biang」〈民間講雞仔目〉ka-tī 毋知寫字無墨水，寫出來的是白紙的「無字天書」，這個虔誠的信徒，hōo 作者感動。

作者想像台東地方 kap 信仰的聯結，用創世記來 kap 上帝的恩典 iah 是造就，著磨，恩賜做稽考。

這篇特別揀毋是 hiah 時行 ê 台語詞，有珍惜語言的意願在內。本人認為「千言萬語」這款老詞若 mai 用，kiam 采氣口無 kâng。

台語新詩組優選獎作品

柴山 ê 血

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鄭雅怡

鄭雅怡



／作者簡介／

Takao人。一再hō'台語界排除、看輕、設計、創空、打壓ê人。

／得獎感言／

Ták擺théh-tiòh台語文學獎，就koh再顯明過去hō'台語界損斷ê記tī，嘛hō我對台語界更加痛恨。枉屈若無得著伸冤，公義若無修補，仇恨kap傷痛tiòh無可能toè時間消逝來消無，反轉ná深重。語言觀點以外，台語界參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差不多，攏是絞群結黨、互相phō'-tháⁿ（扶挺），仁愛kap公義失落ê地界。另外1項共同特色，就是in ê mainstream攏是malestream。所致台語界ê權力中心對tī有女性意識ê人無友善，大概kā我當做麻煩製造者。總是，我bē因為beh phō'（諂媚）台語文ê malestream，就寫一寡「優美」、「安全」ê物件來hō'in爽。我ê職責是寫hō'in不爽螻螻chhoah，一直到in改變。就算這世人攏hō'台語界打壓，嘛beh kā怨恨轉做公義終歸尾得chiân ê深信及筆尖ê批判。百年後，後世代會去探究，現今ê malestream刁意故排除啥，容允啥。

In 3 個查某囡仔行做前，guán 10 外個厝邊 tuè 後
看 in tènn 愛嬌 ê 笑容，kik 苦憐聲
N̄g 顧樹林 ê 支那兵 tàuh-tàuh tàmm 頭姑 tsiánn
「無柴 thang hiánn，洗身軀 beh 按怎？
無 thang 煮飯，腹肚 iau beh 按怎——？」
He 5、6 個兵敢聽有？
In 展橫肉面，kā 長銃 khuè tiám 肩胛
銃尾溜 ê 刺刀 òng 天反射寒光（kng）
無疑誤 1 個兵 hiông-hiông 笑 bún-bún
Sái 目尾 iát 手，叫查某囡仔緊過
In 3 個彎腰 sueh 謝，sī-suā 走入林仔 -- 裡
Guán mā 緊 tuè，掠準支那兵 tsit-táu 改性變好心
兩個兵 suah kā guán tsáh，òo-òo 嚷 m̄ 知 teh 「戾」啥……
Hiông-hiông 樹林內 teh 做風颱
Guán 聽 tiòh 樹仔枝大力 hàinn，hông phut 斷 at-tsih ê 聲
樹葉仔 tshuah 斷，規 phiánn 掃落塗跤底
鳥仔 ki-kah-hiu，青狂飛 -- 出來
草 pū hông ián 倒，滾 ká ná 海湧 tsinn 風……
查某囡仔哀叫，尖 koh 長「救人 ôo——」1 聲續 1 聲
支那兵 kak-kak 笑無 suah，ná 機關銃起 hiông 掃射……
Guán tsit-tīn 1 個查某人走進前
雙手合 uá kā 兩個兵 khok-khok 拜
「M̄-thang lah！拜託！In iáu 查某囡仔嬰 neh！

Lín nā 愛，guá---hōo--lín---kāng--lah !」
伊喉管 tīnn，話尾牽絲 khít-khit 顫（tsùn）
兩個兵 huáh 進前 giáh 銃對 -- 伊，guán 倒退 m̄ 敢出聲
Hín guá 10-thóng 歲，拳頭母 tēnn 規丸
苦 bē 得手 -- 裡 giáh 1 枝銃 kap in 拚
苦 bē 得 10 kang 前去台北失蹤 ê 阿兄緊倒轉……
3 個查某囡仔 koh khiā tī 樹林仔口
規面白 sih-sak kô 塗，跛步 khok-khok-hián
頭髮 sàm kah ná lòng 破 ê 烏 siū
衫拆裂糊糊，血 tùi in ê 跛腿 phāng 流 kah 跛後 tiⁿ
厝邊阿伯阿嬭緊 thng 衫 kā in mua，kā in 插 --teh 行……
到山跛紅毛塗會社宿舍厝
一直 m̄ 敢 kā 親人講起，tsit 工 guá 親目看見……

70 歲，「白頭 khiat-á」阿伯 iáu ē 記 --tsit
57 冬前柴山 tsit 層史實
無列入官方檔案，無男性精英 ê 光環（kng-khuân）
講 bē 出喙，3 個查某囡仔嬰驚 koh 疼
228 早起伊照原赴市政府辦 ê 記念式（sik）
為 tiòh 紀念碑頂頭 tshuē ē-tiòh 名
身屍 kàu-tann tshuē 無 tiòh ê 阿兄
Hit 下晡伊 peh 柴山，tsiah 講 tiòh 囡仔時隔壁 tse 3 個阿姊
順續 kuānn 泉水，ak 新 puh-inn ê 樹仔栽草仔花……

早春，山素英順 lóo-kóo 石路大開
白 tòo-tiòh 紅 gê ê 細花蕊含清 phang ná 準 beh 開聲：
M̄ 知滴 tī toh-1-tsuā 山路，he 血，強 beh hông hú 無 -- 去
口傳草根記 tī，Takao 查某人 --ê
Subaltern 228

* 詩中所寫 --ê，228 過了無幾工，打狗 ê 查某团仔為 tiòh beh khioh 柴，suah hōo 壽山 ê 支那部隊集體性侵害 ê 代誌，是 2004 年 228 hit 日，1 位柴山 ê 山友 ká guá 講 --ê，tse 是伊囡仔時親身 ê 經驗。Tsit 位山友阿伯 ê 頭毛 tsiâu 白，外號號做「白頭 khiat-á」（白頭翁），細漢 tuà tī 日治時期柴山跤紅毛土會社 ê 宿舍。In 大兄 228 hit 當陣 tú 好去台北，自按呢失蹤數十年。

到 tann，tiō 算是本土民間團體發起 ê 228 歷史再建構，mā 攏是用男性精英做中心。因為 tsit 款父權 ê 性別意識 kap 階級觀念所致，足濟人講，228 是蔣介石政權 thiau 意故 beh 消滅台灣「精英」。其實銃子無 teh 管 thài 社經地位 ê koân 低。228 受難者有真濟是社會底層 ê 百姓，總是 in 無錢無勢，甚至無親人無後代，in ê 枉屈相對就 khah 罕得有人替 in 出聲申訴，mā oh 得 hông 知，更加免講列入歷史。

Siàng 時，女性 mā tī 用男性做主體 ê 歷史敘事中一再 hông 邊緣化，尤其 tī 「貞操」情結超強 ê 漢人主流社會中，性侵害 ê 苦難往往 hông 淡化、消音。窮實女性 ê 身體記錄、見證歷史事實。Tsit 首詩用弱勢 ê 未成年婦女 hōo 國家暴力 ê 查埔軍人性侵害 ê 經過來 thián 現 Takao ê 228 經驗，ng 望重建在地、民間、底層 (subaltern)、女性 ê 歷史觀 kap 歷史轉型正義。

Chhâ-soaⁿ ê hueh*

---228 kháu-sùt-sú--nih ê Takao hū-lú

7/18~21/2016

In 3 ê cha-bó' gín-á kiâⁿ-choè-chêng, goán 10-goā-ê chhù-piⁿ
toè āu

Khoàⁿ in tèⁿ ài-kiau ê chhio-iông, kek khó-liân siaⁿ

Ńg kò' chhiū-nâ ê Chi-nah-peng táuh-táuh tàh-thâu ko-chiâⁿ

“Bô chhâ thang hiâⁿ, sé-seng-khu beh án-choáⁿ ?

Bô thang chú-png, pak-tó' iau beh án-choáⁿ —— ?”

He 5, 6 ê peng kám thiaⁿ-ū?

In tián hoàiⁿ-bah-bīn, kā tng-chhèng khoè tiàm keng-kah

Chhèng boé-liu ê chhi-to òng thiⁿ hoán-siā hân kng

Bô-gī-gō' l ê peng hiông-hiông chhiò-bún-bún

Sái bák-boé iát chhiú, kiò cha-bó' gín-á kín koè

In 3-ê oan-io soeh-siā, sī-soā cháu-jí p nâ-á--nih

Goán mā kín toè, liáh-chún Chi-nah peng chit-táu kái-sèng

piàn hó-sim

Nng ê peng suah kā goán chah, ò-ò'-jióng m̄ chai teh “pi”

siáⁿ……

Hiông-hiông chhiū-nâ-lāi teh chò-hong-thai

Goán thiaⁿ-tiòh chhiū-á-ki toā-lát hàiⁿ, hông phut-tng at-chih

ê siaⁿ

Chhiū-hiòh-á chhoah-t̄ng, kui phiáⁿ sàu-lòh thô-kha-té

Chiáu-á ki-kah-hiu, chheⁿ-kông poe--chhut-lâi

Chháu-pû hông ián-tó, kún-ká ná hái-éng chiⁿ-hong……

Cha-bó' gín-á ai-kiò, chiam koh t̄ng “kiù-lâng ô' ——” 1 siaⁿ

soà 1 siaⁿ

Chi-nah peng kak-kak chhiò bô soah, ná ki-koan-chhèng khí-

hiông sàu-siā……

Goán chit-t̄n 1 ê cha-bó' l̄ng cháu-chìn-chèng

Siang-chhiú hap-oá kã 2 ê peng khok-khok pài

“M̄-thang lah! Pài-thok lah! In iáu cha-bó' gín-á-iⁿ neh !

Lín nã ài, goá---hō--lín----kāng--lah !”

I âu-kng t̄nn, oē-boé khan-si khít-khít-chùn

N̄ng ê peng hoah chín-chèng giáh chhèng tui--i, goán tò-thè m̄

káⁿ chhut-siaⁿ

Hín goá 10-thóng-hoè, kún-thâu-bó tēⁿ kui-oân

Khó-bē-tit chhiú--nih giáh 1 ki chhèng kap in piàⁿ

Khó-bē-tit 10 kang chèng khi Tâi-pak sit-chong ê a-hiaⁿ kín

tò-tng……

3 ê cha-bó' gín-á koh khiā tī chhiū-nâ-á-kháu

Kui-bīn pèh-sih-sak kô' thô', kha-pō' khok-khok-hián

Thâu-chang sàm kah ná lòng-phoà ê chiáu-siū

Saⁿ thiah lih-kô-kô', hoeh tui in ê kha-thúi-phāng lâu kah kha-

āu-tiⁿ

Chhù-piⁿ a-peh a-chím kín thng saⁿ kā in moa, kā in chhah--
teh kiāⁿ……

Kàu soaⁿ-kha âng-mng-thô`Hoē-siā sok-sià-chhù

It-tit m̄-káⁿ kā chhin-lâng kóng-khí, chit-kang goá chhin-bak
khoàⁿ-kìⁿ……

70 hoè, “Pèh-thâu khiat-á” a-peh iáu ē-kì--chit

57 tang chêng Chhâ-soaⁿ chit chân sú-sit

Bô liát-jip koaⁿ-hong tóng-àn, bô lâm-sèng cheng-eng ê
kng-khoân

Kóng bē chhut chhùi, 3 ê cha-bó`gín-á-iⁿ kiaⁿ koh thiàⁿ

228 chá-khí i chiàu-goân hù chhī-chèng-hú pān ê kì-
liām-sek

Ūi-tiòh kì-liām-pi téng-thâu chhoē ē-tiòh miâ

Sin-si kàu-taⁿ chhoē bô-tiòh ê a-hiaⁿ

Hit ē-po`i peh Chhâ-soaⁿ, chiah kóng-tiòh gín-á-sī keh-
piah che 3-ê a-ché

Sūn-soà koāⁿ choāⁿ-chúi, ak sin puh-íⁿ ê chhiū-á-chai
chháu-á-hoe……

Chá-chhun, soaⁿ-sò-eng sūn ló-kó-chiòh-lō`toā-khui

Peh tò-tiòh âng-gê ê sè hoe-lúi hām chheng-phang ná-

chún beh khui-siaⁿ :

M̄ chai tih tī toh-1-choā soaⁿ-lō; he hoeh, kiông-beh hông

hú bô--khi

Kháu-thoân chháu-kin kì-tí, Takao cha-bó-lâng--ê

Subaltern 228

〈柴山 ê 血〉是女性 228 的書寫，嘛是珍貴的史料，反應高雄社會底層草根民間的歷史面向。是敘事詩，語言通順，有袂少真好的形象描寫。比如形容士兵出現的場面，寫「In 展橫肉面，kā 長銃 khuè tiàm 肩胛頭／銃尾溜 ê 刺刀 òng 天反射寒光」。寫士兵樹林內的作為：「Hiông-hiông 樹林內 teh 做風颱／Goán 聽 tiòh 樹仔枝大力 hàinn，hông phut 斷 at-tsih ê 聲／樹葉仔 tshuah 斷，規 phiánn 掃落塗跤底／鳥仔 ki-kah-hiu，青狂飛 -- 出來／草 pû hông ián 倒，滾 ká ná 海湧 tsinn 風……」台灣人對 228 的了解永遠無夠，尤其是對女性佇歷史中的受難認知無夠，這就是本詩值得咱讀的所在，閣尤其這首詩所寫的，是有根據的人物描寫，恰一向注重的感情面、精神面的 228 書寫比起來，這種有實情的 228 書寫猶少，是更加需要鼓舞的。作者的書寫，對佇男性主流社會禁聲的女性受性侵害的苦難歷史來講，是重要的突破的行動。

打狗鳳邑文學獎 臺語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10/30（日） 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敏勇、李魁賢、胡長松、陳明仁、蔣為文
（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劉百苓、張文聰

紀錄：蔡惠名、方子齊

委員推舉李魁賢為主席，主席請各位委員發表整體閱讀評價與評選標準。

本屆臺語新詩共徵得四十二件作品，經評審評選共十三件作品進入決選，得票五票一名，四票二名，三票一名，一票九名。如表列：

一票	〈榕仔節〉（李魁賢）、〈彼年的剪報 予 228 受難者——林界〉（胡長松）、〈故鄉多樣 e 風景佮海岸線〉（李敏勇）、〈打狗情歌〉（陳明仁）、〈社會〉（李敏勇）、〈借來的時間〉（陳明仁）、〈永遠的靠岸〉（李敏勇）、〈拜地〉（胡長松）、〈Tann-káu-suann Ting〉（蔣為文）
三票	〈白紙〉（李魁賢、陳明仁、蔣為文）
四票	〈鹹酸甜〉（李魁賢、李敏勇、蔣為文、胡長松）、〈柴山 e 血——228 口述史 -- 裡 e Takao 婦女〉（李魁賢、陳明仁、蔣為文、胡長松）
五票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全員）



各委員發表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明仁（陳）：台語詩 ê 文學創作比賽已經足久矣！其實台語詩寫作 ê 人口 kap 其他 ê 文字比起來有較濟，毋過我感覺真濟寫作 ê 主題猶毋是 hiah 多樣化，所以我選 ê 物件，攏是 leh 鼓勵較無全款 ê 書寫。第二是重視台語文 ê 文法，因為這是文化局辦 ê，對在地 ê 書寫我嘛真重視，我重視 ê 面向就是在地書寫、語言 kap 主題 ê 豐富性。

李敏勇（敏）：這擺參加台語詩 ê 評審，感覺 kap 明仁拄才 leh 講 ê 全款：創作台語詩 ê 人今抑是袂少，書面語開始使用 ê 歷史嘛無講真長，看會出來迭迭會予某物台語 ê 語境限制牢 leh，所以專門 ê 詩 ê 範圍相對無法度變闊。第二是迭迭發見台語書面語歌謠體化 ê 習慣。毋是講歌謠無好，

親像這擺著獎 ê 諾貝爾文學獎，是佇歌內底揣著詩 ê 議題 kap 特質，毋是詩內底走轉去歌 ê 個性，拄仔好顛倒反。因為安爾，我感覺台語新詩可能是有一寡仔語境 ê 習慣被限制。我盡量揣彼款書寫較清氣 ê，就是講莫寫 kah 囉哩囉嗦，會使反映詩 ê 文體 kap 散文文體 ê 差別就好，毋免遐爾複雜，囉囉嗦嗦去表現無遐爾豐富 ê 意思。第三是伊 ê 主題會當 kap 當代一寡仔較新鮮、較活潑 ê 部分接觸。但是我感覺因為今矣 ê 文學獎雖然參加比賽 ê 人加真濟，相對閱讀台灣詩 ê 文學條件並無 kap 寫作伙成長。是安怎詩，這包括中文詩嘛全款，佇台灣無一定會當得到閱讀者 ê 欣賞 kap 合意？可能是咱寫詩 ê 朋友，包括資深 kap 新進 ê 人愛來共同考慮 ê 課題。

蔣為文（蔣）：我先講這 kái 評審 ê 一寡仔標準。我咧揀文章的時陣，注意規个規點：去揀，代先是文學性寫作 ê 技巧表現上是毋是有一定的程度，會當有氣口出來。閣來就是主題是毋是 kap 咱高雄文學獎有較相關，因為有 ê 伊雖然寫了會使，但是 kap 咱主題高雄較無遐邇仔接近，所以我就無 ka 拍較懸 ê 分數。閣來第三點是台語的氣口 kap 伊的表現嘛是愛考慮，有 ê 是可能成有文學 ê 手路，但是台語的表現上可能無若心適，可能就袂有較懸 ê 分數。所以針對這三大點綜合起來做我揀作品 ê 標準。另外看了 40 規篇 ê 作品了感覺是這擺作品 ê 品質，好 bái 差誠濟，就是講無蓋齊勻（tsiâu-

ûn)，所以對遮會當看出來五位評審 ê 分數咱看起來成明顯，就是講好的彼規篇就浮出來矣！逐家攏成有共識，所以等咧範勢仔會當來討論彼規篇。是講是按怎會按呢？因為除了咱文學獎以外，咱高雄另外閣有一個青年文學獎，彼是針對學生 ê 部分，這規年嘛是浮出這個現象，稿件來一方面無講遐邇濟，品質嘛感覺無講遐齊全，我感覺遮當然是大環境啦。一方面就是講咱閣愛來辦一寡仔相關 ê 文學活動來推廣，但是台語詩按怎寫、按怎創作這方面相關 ê 課程、研習、研討抑是活動，可能愛加寡。阿無咱若逐冬辦文學獎可能嘛無夠，袂曉就是袂曉，所以就變成咱這擺，看起來誠濟但是其實攏足生疏的影，上基本 ê 語言文字掌握就無啥會好勢，所以我建議以後 kái 改高雄文學獎可能會當加辦寡仔推廣相關的活動。

胡長松（胡）：拄仔好頂一擺我嘛有參加評審，所以我拄仔好會當予逐家一寡仔意見。我想，這回雖然稿件較少，毋過我感覺以平均來講，今年比較起來無較差，甚至部分比舊年較好。所以我是講以平均質來講，無較差啦。咱會使講，辦一個文學獎，對文學 ê 推廣，攏是有幫助。整體看起來，語言頂懸較熟，寫起來嘛較完整，有這個方向的進步。毋過，頂回有講，希望咱的台語獎的獎金會使提高，佗其他獎金比起來，因為台語干焦這項，所以你是毋是獎金會當提較懸的，抑是提高獎額、得獎人的數目按呢 kap 華語的部分會使較平

均，尤其是咱高雄在地 ê 母語，所以當然佇高雄根猶擱釘真深，所以這個獎的本身是足好的。毋閣華語閣加散文、小說，按呢台語是毋是會當閣加一寡仔獎。

我是一直強調閣愛有其他小說、散文 ê 獎。這是我 ê 看法，既然有這個制度，我一直強調講，咱有投入資源，當然嘛愛考量伊 ê 作用。這回咧選稿，其實共識我看是不止仔懸。毋過我家己咧看，文字 ê 使用，台語 ê 氣口有繼 -phah 無，佇咧閱讀有詩 ê 感覺無，就是講伊這個詞咧用，基本 ê 修辭，意念 ê 經營敢會傷分散、閣有精神敢有集中、這是我看一首詩足重要 ê。有 ê 詩伊 ê 意念無法度經集中，意念無法度維持，這攏是應該拍拼 ê。當然台語詩既然就是在地母語 ê 表達，若會使有族群歷史 ê 精神，我感覺這是優勢。這屆我特別看著較濟敘事 ê 表現，親像敘事田園詩這方面 ê 詩，我有特別 kā 這款 ê 詩揀出來。

李魁賢（魁）：這幾年我迭迭 leh 想一個問題，台語書寫運動講起來嘛有 30 冬 ê 歷史，為啥物猶無有真大規模綴會著水準？我發見上大 ê 問題是咱今矣台語 ê 書寫，為啥物寫無好，袂輸 leh 寫外國語？佇一般 ê 大眾生活內底，包括家己 ê 生活，台語無普遍，漸漸變作毋是咱 ê 母語，若是用華語 leh 教育，用華語 leh 講話，欲提台語寫作，就會假若 leh 用外國語創作，設使咱若提倡用英語來創作，全款寫袂好勢。台語 ê 教育毋是去教台語，是用台語去教。這幾年來坦白講有進

步，大部分 ê 作品攏有進步，拄仔蔣委員講著程度差真大，有 ê 真好有 ê 真標，較好 ê 可能是因為上熟，大部分寫袂好勢 ê 可能是開始 leh 學 leh 寫，所以問題出現真大 ê 現象，m-koh 用文學推講來揀台語書寫確實有伊 ê 功能 kap 作用。但是基本上語言是先愛解決 ê 問題，政府愛實際落去揀。拄才有講著干焦詩有台語佻華語 ê 分別。我想應該全款愛有台語散文、台語小說 ê 獎項，其實現此時用台語文寫散文小說嘛有，毋是講無啊。今矣問題是台語 ê 寫作文字誠無統一，猶擱是一人寫一種，包括教育部推廣嘛無效，伊 ê 標準本身就袂真標準，所以問題真大。這遍選出來 ê 詩作，並無真差，所以我想等下討論應該是真緊就會當出現共識。

經主席議決，一票作品僅討論特別推薦者，餘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社會〉

敏：佻遮 ê 作品比起來，伊 ê 文字加足簡單，意思嘛袂標，清氣。我必須愛表示我 ê 意見，咱台語詩普遍 leh 看，第一是文字 ê 陷阱，就是講書寫者 ê 文字無標準化，所以攏 leh 文字 ê 陷阱；第二我感覺以台灣來講，普遍台灣社會內底對詩 ê 情境

生活過度市場主義，無詩 ê 情境。咱台灣攏是用彼个文字 ê 陷阱，無熟 ê 文字，華語有熟，咱這台語無熟就 koh 較困難，掠一寡仔簡單 ê 意思去表示，我感覺這個問題較嚴重。我是感覺這首詩雖罔毋是外扭掠，伊 ê 一寡仔物件不止仔心適！

〈故鄉多樣 ê 風景佻海岸線〉

敏：這首 kap 其他單首作品比起來，伊摸較長攏會較散。我感覺像這首內底用彼款个足短句這個部分，比如講「高屏溪」，伊講：「闊闊 ê 高屏溪，手伸長長；無暝無日咧試台灣海峽 ê 鹹。」這個物件我感覺攏算真利；比論講「多納吊橋」，伊講「阿伯仔停佇吊橋趺咧釣伊 ê 青春，退色 ê 天真予歲月衝去出海口，有人建議伊去坐竹排仔去外海，用網仔拋。」我感覺伊遮足短 ê，足短 ê 相對彼長 ê 來講 tō 較清楚。

〈拜地〉

胡：這首我感覺伊 ê 名號了毋是蓋好，猶毋過算是袂耨 ê 詩。伊 ê 詩 ê 題目是咧講弓蕉受災後倒佇塗趺 ê 姿勢，我會選伊主要因為伊算是成優秀 ê 一个田園敘述寫實詩，咧寫農民 ê 生活，內底伊有用一寡仔高雄旗山地區種弓蕉 ê 農民 ê 一種語言，伊嘛有寫農民 ê 人情 kap 心聲，閣有一寡仔田園現場 ê 描寫。當然 tsin 內底嘛有一寡仔歷史地理，我想整體

來看意念 ê 連接嘛是成繼 -phah，所以我是成推薦逐家看欲考慮看覓無，看這首敢有機會。這首予我想著較早期 ê 彼種田園詩。咱這馬逐家看伊是看較無重視，其實一个民族 ê 詩有當時仔需要這種田園寫實詩，因為彼是會使予咱本土 ê 實質精神，所以我是想欲爭取看各位委員敢是會使參考看覓。

兩票以上作品討論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胡：伊這首詩分兩段，主要是藉音樂 kap 音樂 ê 演奏（是對聽蕭泰然 ê 音樂 ê 感受），來書寫台灣精神。第一大段是用鋼琴 ê 演奏。譬如講第二節 kap 第一節 ê 開始遮「用堅定 ê 雙手出力，掀開烏暗沉重歷史 ê 崁蓋」，伊對彼種鋼琴演奏 ê 動作開始來連接台灣歷史 ê 崁蓋，一直寫到台灣意識 ê 覺醒，到第二段伊就用提琴演奏來比喻，就是第七節「用一世人 ê 堅持做弓，挨動」連接台灣地理，形容山脈「強硬 ê 琴弦」來連接台灣地理 ê 闊度，自按呢 kā 樂曲 ê 描寫伸長，伸長到會使 kap 咱人民普遍 ê 人情連作伙，所以伊後一節就寫「用數十冬 ê 深情作曲，吸引蔗葉清脆 ê 喉韻」將島嶼 ê 氣脈轉化作人 ê 身體、形影 kap 精神。佇咧第九節「連長年冰凍 ê 霜雪嘛溶做絞滾 ê 溪水」對遮開始 ê 規節，最後閣一遍佇彼咧音樂 ê 書寫來寄望團結 ê 台灣人，台灣精神，也就是佇上

尾仔「共二千萬人分散 ê 單音符，譜曲出一首優美感心 ê 樂章，用島國特殊 ê 音韻，同齊交響」ê 結束。我是不止仔佻意這首詩啦，伊是成有意義，面向嘛成完整，嘛有足懸 ê 語言創作，精神 ê 朔造，當然意念攏無走閃，所以形式 ê 結構嘛整齊，攏袂糲，所以整體來看這首我感覺真好。

蔣：這首就文學性的角度，就語言的氣口來講攏真心適嘛真好，主題 m̄-nā 毋若符合高雄文學嘛符合用台灣角度來看嘛真符合，所以是非常好，我是建議應該予伊做首獎。

敏：這首遮寫 ê 情境我真了解，因為蕭泰然先生我有 kap 伊作過 9 首歌樂，主要看伊頭仔遐有講過，伊 ê 結構真好，發想嘛真矯氣，鋼琴 kap 提琴用台灣島嶼 ê 情境，利用音樂 ê 文學性去串聯，拄好嘛有一寡仔高雄 ê 特質，這首我嘛是真合意。

陳：我是感覺較奇怪，哪有才調 kā 蕭泰然 ê 作品寫 kah 按呢！對我來講較無法度理解，一个音樂家，會當按呢超出我 ê 意料之外，你叫我寫，我無才調寫按呢。我有一个就是感覺無好 ê 所在，佇「將四百冬來斷裂 ê 短音節，編寫做一篇偉大久長 ê 史詩。」我是感覺這個形容詞較無遐適合。偉大這款 ê 詞較無適合，其他 ê 我嘛是真肯定。

魁：其實毋是干單藝術俗文學互相相通，這當然是作者本身對音樂 ê 發想，tsiah 看出伊本身對台灣意識 ê 描寫，本身來講是真好 ê 發想，當然硬論講描寫嘛是有較 hām；第二頁內底，嘛是真大 ê 誇張，m-koh 有當時仔詩 ê 描寫用 kōo 較誇張嘛無要緊。一首詩內底，加減有一寡仔缺點咱會當接受，而且 kap 其他 ê 詩比較，我嘛感覺真好。基本上我嘛承認這是一首真好 ê 詩。

〈鹹酸甜〉

胡：〈鹹酸甜〉佇這規首內底我排 ê 名次無遐呢懸，雖然講相對 ê 來講我嘛是有 kā 揀，猶毋過較無像拄仔這即呢好，當然伊書寫旗後 kap 港口這足在地，足有情有義 ê 地景詩，結構是成好，伊這首詩分做三段。第一段旗後，旗後這段寫風景，佇討海這段寫人情，佇打狗港這段寫歲月 kap 歷史。所以構成高雄三个有代表性 ê 力量，這是我感覺伊 ê 結構是按呢經營，阿語言嘛是成繼 -phah，密度嘛有夠，所以我感覺伊 ê 語詞轉化嘛是成熟手，譬論講第二段講「挈鏢仔換釣鉤，鋤頭變漁網，掘出一个浮浮沉沉青春戀情」。伊這種我感覺伊有一種轉化，成有意思。音樂性嘛袂稞，可惜就是講我想我感覺詩 ê 題目傷過虛，傷過頭虛，傷空虛，伊較講寫是成實 ê 物件，是按呢用 kah 會即呢虛，代表伊內底 ê 意象無夠集中，這是一個缺點，伊若是較集中，伊詩 ê 題目絕對

袂按呢走閃，所以伊就是顯出這首詩欠缺 ê 統整 kap 意念，所以我想對詩來講，這干焦 50 進 ê 詩，這種缺點我感覺較可惜，猶毋過整體來看，會使算是袂糶 ê 詩。

敏：〈鹹酸甜〉，我認為是三首詩，伊 kā 鹹酸甜用一個假若隨意 ê 題目安爾。就是伊符合這三首，有鹹有酸有甜，這嘛是一款高雄海岸 ê 情境。

陳：頭一個，題目我無啥合意，〈鹹酸甜〉這個題目我是感覺無啥物心適。這各人 ê 偏見。這內底我是有一寡仔較無滿意 ê 就是「就」來「就」去，華語 ê 「就」就是講「就」甚濟，有一寡仔物件伊無啥了解。像伊咧解釋「pá-lâu」，討海人無 leh 講「pá-lâu」，伊是講「lak-lâu」抑是「khó-lâu」。pá-lâu 是咱毋知 ê 人 leh 講 ê。伊 ê 註解嘛無，我有去訪問過，pá-lâu 無毋著，但是毋是討海話。是咱一般 leh 講 pá-lâu。另外「tshing-peh-á」伊注音毋著，是第五聲「tshîng」，毋是「tshing」，「tshîng-peh-á」，有一寡仔字。我感覺伊第一毋通作討海人，第二彼款物件提入去詩，甚過俗 sông。伊對這個像哈瑪星，就是講教會 kap 廟，其實教會咱嘛知影，旗後教會第一間，151 冬，咱就對遐創始 ê。隔壁彼間媽祖間三百幾冬，加兩倍以上，這款物件，我感覺伊干單帶到，你若 beh 書寫愛有一個歷史 ê 探討，毋是干單寫過就好。koh 來伊講「挈鏢仔換釣鉤」，咱一般講「鏢仔」差不多攏是 leh 收成用

ê、抑是剉菜 leh 用 ê。按呢意思我就聽無矣，因為鏢仔是 leh 收成、是剉菜 leh 用，「換釣鉤」我毋知影是啥物意思，所以這首我無收，伊較專業 ê 物件嘛無去考證，連伊 ê 註解我攏無滿意。

魁：我感覺這首是經過設計，〈鹹酸甜〉是人生 ê 三个階段，每一段上尾彼行 juā 是少年時 ê 鹹味、中年時代是酸味、老年時代變甜味。其實伊 ê 設計是對人生三个階段復，分在三个無仝款所在，無定著是作者本身 ê 經驗，所以人生三个階段 kap 這三个地點，用歷史 kap 地理聯合起來。拄仔陳委員講出一個問題，漸漸 leh 發生 ê 現象，就是台語華語化。華語化了後，beh 復寫台語轉來，變作亂操操，所以上尾仔到底是接受遮是華語變作台語，抑是台語變作華語，這就是語言本身 ê 作怪。基本上來講，這首有伊 ê 特色，用歷史、地理、伊本身人生 ê 過程，用三个階段無仝款落去處理。當然無定著較貪心，因為伊 beh 處理三个階段，所以真濟愛處理 ê 物件處理真深刻，m-koh 整個比較起來，這首猶是有寫出特殊 ê 一寡仔物件。

〈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胡：〈柴山 ê 血〉這首是女性二二八 ê 書寫，其實二二八 ê 史料漸漸有出來史料 ê 書寫，我感覺這是咱愛鼓勵，雖然講咱

感覺講已經成濟矣，毋過我想一直攏無夠。伊較特殊 ê 所在是伊反映一寡仔較低層、草根 ê 歷史 ê 面向，所以伊嘛是敘事詩，我拄仔講个就是伊是正港 ê 敘事詩，所以我上起頭鼓勵一寡仔敘事詩，這是我鼓勵 ê 其中一首，因為我想詩有足濟種面向 ê 詩，伊 ê 語言我嘛感覺袂穩，嘛有一寡仔真好 ê 面向 ê 描寫，講一寡仔人，一寡仔情境 ê 面向書寫。咱台灣人對二二八 ê 認捌永遠攏無夠，尤其是對這個女性佇咧歷史中角色 ê 認知更加無夠，所以這就是講，咱這首詩值得咱讀 ê 所在，譬如講這首詩所寫 ê 是有根據 ê，另外比較注重 ê 是感情面、精神面 ê 二二八書寫，對待這種有實證 ê 二二八書寫，因為咱了解 ê 算少，所以更加需要鼓勵。伊這首詩我感覺有一個問題缺點就是有當時仔彼个情緒 ê 力頭傷懸，就是講彼个情緒傷飽，規个飽 kah 溢出來 ê 時陣，伊 ê 詩 ê 語言結構本身若像會掠伊袂牢，所以有一種藝術面 ê 失衡現象。

蔣：〈柴山 ê 血〉這篇我嘛有揀。m-koh 來到遮比較 ê 時陣，變作是〈柴山 ê 血〉kap 〈白紙〉若愛揀 ê 時陣，我是感覺彼 ê 〈白紙〉可能會比〈柴山 ê 血〉，故起來伊 ê 書寫較滑溜；koh 來伊 ê 深度較懸小寡仔，所以若這兩篇敢是愛比，我個人來講，會投〈白紙〉！了後才是〈柴山 ê 血〉。

敏：這首主要是寫二二八內底一寡仔無名者，特別是女性、原住民，所以意思是真好。拄仔 leh 講二二八彼款文學 beh

去對這個物件 ê 再現，永遠攏無夠，所以佇遮會當得著一寡仔感動。

陳：這首詩予我感動 ê 是內底 ê 劇情。詩劇情予我感動 ê 真少，我是感覺會當考慮安怎去作藝術化 ê 處理，毋免直接用口述、敘述有無。你看著這個人，無人心肝袂掣，嘛予我驚著。我感覺伊佇 leh 手路上應該會當復重來過，伊這無啥物章法。

魁：戰爭抑是衝突帶予人類 ê 傷害，其實受害上蓋大 ê 是婦女、女性。二二八 ê 事件台灣書面到 tann 處理誠濟矣，小說、詩攏有 leh 寫，但是這點假若猶閣真少人 khap 著這個物件，雖然伊這馬講國民黨 leh 譴責日本時代慰安婦，其實國民黨設軍中樂園對台灣婦女 ê 傷害是復較大。我看著這首了後，感覺有人寫出這個物件，是一個真突破性 ê 勇氣。我拄仔 ui 科索沃轉來，咱知影科索沃 1991 年 kah 塞爾維亞佇衝突、戰爭 ê 時，死差不多一萬外人，婦女有兩萬人去予人創治，這是足大 ê 傷害。以前我翻譯過索仁尼津一首長詩〈普魯士夜〉，有一千四百幾行，共款處理戰爭中婦女人去予人創治，這是上蓋上蓋悲慘 ê 事誌。在文學上來講，這題材 ê 處理無真濟。佇台灣 ê 台語詩華語詩內底嘛真少看著，我毋知影是為啥物原因，可能是傷害甚大，逐家無愛講，一種原因是無了解情形。我真細漢嘛聽過二二八，經過二二八時代 ê 人，統會記得彼瞬風聲就真濟，但是尾仔一直攏無看著這方

面文學上有處理，所以雖然這首寫當然毛病真濟，但是 beh 去訴求 ê 時瞬會較直接去講，讀落來彼个悲情有衝出來。所以我感覺這首詩 ê 表現上特殊，有突破性 ê 表現。

〈白紙〉

胡：我想是〈白紙〉我咧看其實伊 ê 詩 ê 技術攏成好，語言 ê 轉化語言本身滑溜 kap 繼 -phah，語言本身用 ê 轉化猶閣有伊用聖經段落去透爛，詩 ê 技術本身是成好，m-koh 我感覺真可惜 ê 就是講，我毋知影伊咧寫啥物人。因為我家己 ê 認捌無夠，變作講這較使講伊是公開 ê 作家 ê 時陣，咱咧看就算伊無寫出來伊欲寫啥，咱有可能根據這作家伊 ê 背景種種，咱會使去臆伊到底咧講啥。毋過伊遮是一個匿名 ê 比賽，就是講伊欲寫一个基督徒 ê 作家，中年 ê 青暝，猶毋過我毋知影伊咧寫啥人，所以我就毋知影講伊按呢寫究竟是好抑是無好，這作家伊 ê 思想意念行為種種是按怎，按呢寫敢有適當！所以這个時陣咱若揀伊 ê 時陣，感覺是一種風險，對我來講較遺憾 ê 所在。

蔣：伊 ê 重點是上尾仔 ê 註解，「寫 1ê 中年失明 ê 基督徒作家。Tāi 起先，不時有人 kā 講，伊 ê 筆無水，寫好一ê 是白紙。」其實伊這个就是咧描寫台灣語言 kap 歷史、文學，規个情形。就是講伊用基督徒作家，伊用白話字寫作來做例（，

早前台灣上早的報紙 就是用白話字出版，台灣上早的文學嘛是用白話字落去寫作个)。但是遮个物件佇外來政權的教育之下，完全攏 kā 伊當作無發生過，就親像講咱 ká-ná 干若青暝仝款，明明寫出來有物件，伊嘛講你 tse 寫个攏白紙無字。所以描寫台灣的歷史文化，予外來政權 kā 咱硬拗。所以我感覺伊這篇這個文學亦好語言亦好，歷史的深度嘛真好，所以我拄才講若是〈柴山 ê 血〉 kap 〈白紙〉這兩篇來揀，可能〈白紙〉我會優先！

陳：伊頭前用〈創世紀〉來結合這個伊家己毋知影已經失明去，刁工用一寡仔 tsín 較無人 leh 用 ê 台語。這攏是有 té 查 lah，像「ke-biang」、「ē-tsuè」，這是攏揣有，雖然較少人用，這應該是刁工 ê。「huat-sinn」 kap 「huat-sing」無仝，聖經有 leh 用，我是讀了感覺伊將故鄉 kap 對上帝永遠不離个，對創世紀第一工到 tann，這是伊毋知影青暝伊閣 leh 寫，應該是較宗教信仰，應該是基督徒寫 ê，所以我感覺毋是講好聽啦，但是應該愛鼓勵。

魁：這幾年迭迭發現有類似 ê 文字語言 ê 寫作，可能是全一个人寫 ê，若是我臆了無毋著，我發見這個作者，試圖對基督教佇台灣傳教 ê 歷史去做一寡仔肯定，對內底有一寡仔較典型 ê 人物去書寫，雖然開始無去寫出這個典型人物，但是蔣委員拄仔講 ê 上尾仔註記佇內底伊有 beh 表達這個物件，

當然伊 ê 人名無寫出來，前幾年有得獎 ê 伊攏有特別寫出來，像修女等等，可能有 leh 試 beh 自台灣史對基督教傳教史 kap 台灣史落去結合，用詩落去表達，我有感受著伊有這個企圖，除非講我推測 ê 錯誤。如果前幾年若是全一個人，伊有一個較有系統性 ê、規模性 ê，用詩去表達對台灣歷史人物較無人注意著 ê 教會內底，對台灣文化有貢獻 ê 人物去做肯定。對這方面來講，伊為著 beh kap 歷史人物用詩落去處理，伊 ê 手腕就不止仔高明，包括伊會當運用著為文 leh 講起，上尾仔變白紙這個感覺突現出來。所以基本上來講，這個作者不止仔有企圖性。

確認獎項得獎名單，公佈得獎者 ê 名

投票 ê 方式 kap 歷年全款，就是拍分數。咱就三分兩分一分 kap 零分來投。上懸三分，照順序拍落來。

作品名稱	李魁賢	李敏勇	陳明仁	蔣為文	胡長松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3	3	2	3	3	14	1	首獎
白紙	1	1	3	2	0	7	2	評審獎
柴山 ê 血 —— 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2	0	1	1	2	6	3	優選
鹹酸甜	0	2	0	0	1	3	4	

主席宣布本屆臺語新詩組得獎作品

首獎：〈台灣合奏島國交響——聽蕭泰然演奏曲〉

評審獎：〈白紙〉

優選：〈柴山 ê 血——228 口述史 -- 裡 ê Takao 婦女〉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 徵文簡章

活動宗旨 | 鼓勵文學創作風氣，發掘優秀作品，創造豐沛文學寫作環境。

指導單位 | 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徵文對象 |

不限國籍，惟小說、散文、新詩組需以正體中文（繁體）書寫，臺語新詩組以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書寫均可。

徵選類別及獎項 |

一、小說組 至少 6000 字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20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10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4 萬元及獎座。

二、散文組 5000 字以下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三、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四、臺語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臺語，同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獎之台語、臺南文學獎之福系臺語、臺灣閩客語文學獎之臺灣閩南語用語)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五、高雄獎

為呈現多元高雄樣貌，將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臺語新詩四組獲獎的 12 件作品中，選出 1 件最具代表性作品為高雄獎，頒發獎金 30 萬元及獎座。

收件方式 |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1 日（一）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 802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信封上請註明投稿「打狗鳳邑文學獎」及參賽文類。

評審方式 |

一、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初審由主辦單位作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二、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三、得獎名單預定於 2016 年 11 月間公布，12 月舉行頒獎典禮，確切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投稿須知 |

一、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二、參賽應繳資料：

(一) 報名表 1 份。

(二) 投稿作品 1 式 6 份。請以電腦繕打，內文新細明體 14 號，固定行高 25pt，直式橫書，以 A4 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左邊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並分別封裝掛號郵寄。信件封面上請註明參賽文類。

四、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五、參賽作品限未曾出版、未曾獲獎、未曾獲補助、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部落格、facebook、BBS 等網路媒體）發表或公開展示者；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情事；本次投稿後至得獎名單公布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已頒授之獎項，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作品集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六、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時，主辦單位得請求賠償。

七、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

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八、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徵文。

九、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khcc.gov.tw/>

洽詢電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07)222-5136 分機 8817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布。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 者 洪明道 甲島內人 楊寶山 梁評貴 郭家瑋 許閔淳
丁威仁 汪子翔 陳胤 陳正雄、施俊州 鄭雅怡
發行人 尹立
企劃督導 王文翠 林尚瑛 簡美玲 陳美英
行政企劃 林美秀 劉百苓 施雅芳 張文聰 陳娛如
出 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電 話 07-2225136
傳 真 07-2288814
網 址 www.khcc.gov.tw

編輯製作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總經理 羅國俊
總編輯 王聰威
執行企劃 周玉卿
編輯企畫 周玉卿 姜呈穎
文字校對 張晶惠 黃紹寧 Khó Pōe-bin
美術編輯 陳怡黎 郭苓玉
地 址 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80 號 4 樓
電 話 02-87876242
網 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印刷廠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12 月
定 價 300 元

Print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聯經出版

2016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2016 / 洪明道等著

初版 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北市：聯經·2016.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5-1381-3 (平裝)

830.86 105024114

GPN 1010502937









